

道源長老
講述

金剛經講記

——二〇一八年增訂版——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金剛經講記——志蓮精舍版 目次

金剛經科會	七
懸談	三五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四一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五〇
【法會因由分第一】	五二
【善現啟請分第二】	七六
【大乘正宗分第三】	九五
【妙行無住分第四】	一一五
【如理實見分第五】	一三二
【正信希有分第六】	一四三

【無得無說分第七】	一五七
【依法出生分第八】	一六六
【一相無相分第九】	一七五
【莊嚴淨土分第十】	一八七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二〇九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二一五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二二七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二四一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二七〇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二八一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二九六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三二二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三三三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三三六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三四〇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三四七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三四九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三五七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三六二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三六六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三七二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三七八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三八四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三九二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三九七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四〇一
金剛經參考資料	四〇七

金剛經科會

【法會因由分第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啟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

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

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

諸恆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

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

有住，即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即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

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即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

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

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

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庚二、見相無住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

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能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

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志蓮精舍版）

—道源長老民國七十年講於台北志蓮精舍—

施旺坤敬記

懸談

今天要講的這部經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稱《金剛經》，在還沒開講之前，先給諸位介紹兩部註解，一部是《金剛經心印疏》，以下簡稱《心印疏》；一部是《金剛新眼疏經偈合釋》，以下簡稱《佛經很多》，但是《金剛經》和我們中國人特別有緣，念經的人，歡喜念《金剛經》；研究經的人，歡喜研究《金剛經》；註解經的人，歡喜註解《金剛經》，久學的人有抉擇智慧，會抉擇哪一部註解正說，哪一部註解不正

說。初學的人不懂經文，要依靠註解，看這一部註解講這個道理，那一部註解講那個道理，越看越不懂。研究《金剛經》，有兩個重要的問題，不容易解決：

一、《金剛經》三十二分經本，第一分到第十六分是上卷，第十七分到第三十二分是下卷，上卷跟下卷須菩提尊者問的問題一樣，釋迦世尊答覆的也一樣。既然問答都一樣，為什麼分成上卷跟下卷呢？有的註解認為下卷是重說，這種說法恐怕不對。釋迦世尊講一部經，前面說過這番道理，又來一些聽法的人，佛會再說一遍，但是一定會變化文體，前面用長行，後面用偈頌。《金剛經》都是長行文，怎麼是重說呢？

二、應該用二諦或三諦解釋？二諦是真諦、俗諦，三諦是空諦、假諦、中諦。很多註解主張用二諦，認為般若經屬於空宗，講到二諦就夠了。但是這種主張與《金剛經》的經文不合，因為《金剛經》上有兩句明文：「如

來為發大乘心者說，為發最上乘心者說。」

道源最初學佛法時，親近慈舟老法師，慈舟老法師每逢講一部經，都會指定一部註解，講《金剛經》時，指定我們看《心印疏》。《心印疏》上卷是講降伏妄想心，安住真心，下卷是解釋發菩提心。當時我看見科文就懷疑，大乘佛法是先發菩提心，後修菩薩行，怎麼會先修菩薩行，後發菩提心，不是顛倒嗎？但是在慈舟老法師面前，我不敢問，在大陸講《金剛經》，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來臺灣，都是依著《心印疏》講，《心印疏》怎麼分科，我就怎麼講。雖然心中存著疑惑，但是道源智慧不夠，無法另外解釋一番道理，後來無意中在《卍字續藏》發現《新眼疏》，是通理大師著的。他把全經分作信、解、修、證四大科，上卷講要生信心，要解悟經理，下卷講要修行，要證果。我看了這部註解，幾十年的疑惑解決了。再詳細研究《金剛經》的經文，都有信解修證的明文，不過在通理大師之

前，沒有人發現而已。在大陸老法師講《金剛經》，為什麼沒有依著《新眼疏》講呢？可能《新眼疏》在大陸沒有刻板流通，當時出版註解，要刻在木板上印刷，我推想當時通理大師著了註解，學人就抄錄下來，後來抄錄本流通到日本，日本人編入《卍字續藏》。我發現《新眼疏》後，就發願印成單行本流通，疑難的問題就解決了。

《新眼疏》分科分得好，何必再用《心印疏》呢？因為從達摩祖師進了中國，二祖、三祖都用《楞伽經》印心，到了四祖、五祖、六祖都用《金剛經》印心。著《心印疏》的溥畹大師，不但是教下的大師，還是禪宗的宗師，《心印疏》的釋義顯理，深合頓禪的道理，初學的人看了《心印疏》，才懂得處處跟中國頓教禪宗的道理相合。

釋迦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天台智者大師曾作一首偈頌：「華嚴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八載。」釋迦佛最

初講《華嚴經》，講了二十一天；說《四阿含經》，說了十二年；說方等的經典，如《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維摩經》等說了八年；說《大般若經》，說了二十二年；《法華三經》、《涅槃經》共說了八年，實際《涅槃經》，只講一天一夜，前後算起來共有五十年。因為最初講《華嚴經》，只講了二十一天，所以實際佛說法四十九年。

計算釋迦世尊說《金剛經》的年代，《金剛經》在六百卷《大般若經》中，屬於五百七十七卷。《大般若經》講二十二年，所以大概推論，每一年講二十七點二卷，講到第二十二年，《大般若經》快講完了，才講《金剛經》。按中國賢首宗，把釋迦世尊四十九年說的法，由淺至深，分成五教：小、始、終、頓、圓（下面四個都是大乘教）。一、小乘教，二、始教，三者開始，大乘的初門。三、終教，大乘的道理講到最終了。四、頓教，超出終教之上，就是中國的禪宗。五、圓教，《華嚴經》、《法華經》屬於

圓教，講圓融無礙的大乘道理。《大般若經》屬於大乘始教，按二諦解釋到空的道理就可以。可是終教、頓教要講三諦，圓教更是要講三諦。剛才我們算佛講經的年代，講到第二十二年才講《金剛經》，講完了就要講《法華經》，《法華經》屬於大乘圓教，是最高的大乘道理，不講三諦的道理，怎麼跟圓教接得上？

《心印疏》《新眼疏》這兩部註解，按三諦的道理解釋，深合《金剛經》的經文。「為發大乘者說」，大乘是大乘始教，按二諦的道理解釋就夠。「為發最上乘者說」，最上乘是終教、頓教、圓教，一定要按三諦的道理解釋才夠。為什麼介紹這兩部註解呢？一、可以解決上卷跟下卷問題相同，所含的義理不同。二、這兩部註解都是按三諦的道理解釋，都判定《金剛經》屬於大乘始教，但是通於終教、頓教、圓教，你們依著這兩部註解研究，不會錯誤。

現在開始講《金剛經》的經目。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本經的題目。「經」字是通題，通者通於一切經，只要佛說的都叫經。「金剛般若波羅蜜」是此經的別題，別者別在此經，這一部經，不叫華嚴，不叫法華，別名叫「金剛般若波羅蜜」，「金剛」二字是比喻，「般若」二字是佛說的法，「波羅蜜」三字是《金剛經》的功用，還是比喻，所以這部經是法喻立題。

先講「金剛」二字，「金剛」是金剛寶，是一切寶中最尊貴的，每一法都有體相用三種義理，用金剛作比喻，金剛寶其體最堅，其用最利，其相最明。金剛寶體質最堅固，一切物不能壞它，所以「其體最堅」。金剛寶的功用最利，黃金不能刻動金剛寶，金剛寶能刻動黃金。現在人戴的戒

指，有黃金戒指、鑽石戒指，把兩顆戒指互相摩擦，黃金會掉金粉下來，因為鑽石能刻動黃金。我們劃玻璃，普通的刀劃不動，用鑽石刀一劃，玻璃就分開了，所以「其用最利」。金剛寶，方寸之寶，光照數十里。在漢武帝的時候，外國進貢一顆金剛寶，有一寸見方，光明可以照幾十里那麼遠，所以「其相最明」。

再講「般若（ハカシメ）」二字，翻成中國話叫智慧，但是為什麼古人不能翻成智慧呢？因為《金剛經》講「般若」含有三種義理：

一、實相般若：《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那是生滅法。實相是真理之體，人人本具的理體。真實之相，不是虛妄之相，實相屬於理體，具有智慧，所以叫實相般若。

二、觀照般若：觀照，是智用，智慧之妙用是從實相理體啟發出來的。所以我們中國人說的智慧，是世間的學問，不是佛經的智慧。佛經的智慧，

叫真智妙慧，是依著實相理體啟發出來的，所以叫觀照般若。

三、文字般若：經上的文字，不是世間書本上的文字，經典上的文字都是說實相理體、觀照妙用。你能瞭解實相般若的理體，觀照般若的妙用，是依著經典上的文字瞭解的，所以叫文字般若。

懂得文字般若的道理，你再研究《金剛經》，就懂得不可以著文字相。你著了文字相，那只是文字，不是般若，文字般若要即相而離相。離開文字不能研究道理，但是你一著相，佛經研究了一輩子，結果被文字障礙到，沒有起觀照般若，沒有證得實相理體。

有的人聽到這個道理，認為研究經典會起文字障，好好修行用功就好，不要研究經典了。但是修行用功要起觀照般若，你連經典上的文字都不懂，怎麼起觀照呢？這叫盲修瞎練，你閉著眼睛走路，墮坑落塹還不知道。研究經典上的文字能開智慧眼，才能瞭解什麼叫觀照般若？什麼叫實

相般若？依著世尊指導我們的再去修行。就是要不即文字，不離文字。研究經典上的文字，不要即，不要著文字相。可是要不離文字，離開文字，你怎麼會瞭解佛理呢？把般若的法講好，再用金剛的比喻，來合般若的法。

金剛寶其體最堅，比喻實相般若其體最堅。我們凡夫眾生，自從無始劫來，就在六道裡流轉生死，此道來，彼道去，一時天上，一時人間，一時畜生，一時餓鬼，一時地獄，但是實相理體不動。要是實相理體動了，或是壞了，都不是真實之法。虛妄之法才會壞，它是真實之理，怎麼會壞呢？實相理體要是壞了，我們成佛沒有希望；實相理體不會壞，所以成佛才有希望。

金剛寶其用最利，這是譬喻觀照般若其用最利。觀照般若屬於智慧，智慧妙用，其用最利。無始劫來的煩惱，就怕你不起觀照智慧，智慧一啟發出來，一下子就把它照空。觀照般若用最利的妙用，等於金剛寶能壞一

切物。

金剛寶其相最明，這是比喻文字般若其相最明。文字般若是文字啟發的智慧，它能放光明，破除一切無明煩惱，等於電燈的光明，能把黑暗照破。我們凡夫在夜晚感覺黑暗，開電燈才感覺光明，按佛經上講，白天雖然光亮，還是屬於黑暗，因為都在無明裡面過生活，所以一定要依著佛經的文字，才能照破無明煩惱，因此文字般若其相最明，等於金剛寶其相最明一樣。

「金剛」屬於比喻，「般若」屬於法，喻跟法合起來是因，「波羅蜜」是果，由「金剛般若」的因，能得到「波羅蜜」的果。梵語波羅蜜，翻譯成中國話是到彼岸。我們眾生流轉生死，等於在大海的此岸。煩惱等於大海的水，廣大甚深。眾生要從生死此岸，渡過煩惱的大海，到達彼岸成佛，這叫「波羅蜜」。

生死有二種，有三界以內的分段生死，三界以外的變易生死。三界以內，六道凡夫的壽命都有分限，身形都有段落，叫分段生死。三界以外，三乘聖人——聲聞、緣覺、菩薩，他們沒有六道輪迴的分段生死，但是還有變易生死。要二種生死都了脫，才成佛到達彼岸。怎樣能了脫這二種生死呢？得破除二種執著，一種叫我執，二種叫法執。六道凡夫有我執，二乘聖人有法執，大乘菩薩法執沒有破完，還是有法執。能把我執、法執破到究竟處，就成佛到彼岸了。怎樣能到達彼岸呢？一定要用「金剛般若」智慧的因，才能得到「波羅蜜」的果，所以合起來叫「金剛般若波羅蜜」。

以上把別題講好，接著講通題「經」字。梵語修多羅，翻成中國話叫契經，契者合也，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凡是佛經，往上面說，與諸佛之理相契合；往下面說，與眾生的根機相契合。佛經都是說明佛理，義理有淺有深，但是淺的合乎佛理，深的也合乎佛理，要是與佛理不相合，

就不是佛經。佛說法都是說給眾生聽的，要是與眾生的根機不相合，佛何必說法呢？有人說佛經很難懂，怎麼研究都不懂！那是因為他沒有用功，用功沒有不懂的，要是佛經研究還不懂，流通在世間作什麼呢？所以佛的經，都叫「契經」，翻譯經典的大祖師，知道中國人愛簡單的根性，就譯為經。經字有貫、攝、常、法四種義理。

一、貫：貫是貫穿所說的義理。一部經是由一句、一句合起來，就像線把一粒一粒念珠，串成一串念珠。

二、攝：攝是攝化應度的根機。佛說那麼多經，是因為眾生的根機不一，所以不能只說一種。看你的根機，與哪一部經相合，你就研究哪一部經，依著哪一部經修行，能夠了生死、成佛道。每一部經都有信解修證，你相信這一部經，瞭解其義理，就依著瞭解的義理修行，一定能夠證聖果。自己修行，依著一部經就可以；要是發大菩提心，要弘法利生，因為你要

講給別人聽，有的愛聽《金剛經》，有的愛聽《阿彌陀經》，你要多研究幾部經，才能應眾生的根機。

三、常：常是三世不易其理。時間是變化的，有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佛經上的義理，過去、現在、未來，都是這個樣子，佛經上說的真理不會變易。學佛法，信心不要動搖，有的佛弟子，認為現在科學日新月異，根本不相信佛經。你要是科學家，不相信還可以；你是佛弟子，怎麼不信佛經呢？這是自己善根太淺薄。你認為佛經落伍，以為現在是科學時代，人都登陸月球，還講佛經作什麼呢？要知道，將來有朝一日登上太陽，還是需要講佛經。因為登陸太陽，還是有為法，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非講佛法不可。你的信心會動搖，是你沒有瞭解佛法的道理。還有人迷信哲學，說佛教徒相信釋迦牟尼佛有大智慧、大神通、大辯才，那是宗教的崇拜。實際你看西洋第一個哲學家出世，起初大家都崇拜他；等到第二

個哲學家出世，把第一個哲學家的理論推翻了；等到第三個哲學家出世，又把第二個哲學家的理論推翻了。你聽說過誰把釋迦牟尼佛的哲學推翻了嗎？為什麼哲學家的理論可以被推翻？因為哲學家研究的理論，不是長遠不變的真理。佛經是三世不易其理，長遠不變，所以你一定要堅固信心，才能瞭解佛經的道理。

四、法：法是法則、規矩，十界皆同遵其規矩。佛經上的法則，十方世界都以它為遵。有人說：佛經流傳到中國還可以，傳到歐美，人家怎麼會相信呢？請問你沒有到過歐美弘法，怎麼知道歐美的人不相信呢？這幾年有美國人出家，到臺灣來受出家戒，見了我們中國的法師照樣頂禮，你看見了嗎？歐美的人不相信，是沒有人講佛經給他們聽。要是有人講佛經給他們聽，還是有人相信的。所以你到十方世界去講佛法，他們也會相信，十方皆同遵，才叫做法。

總義是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叫「經」；別義是具足貫、攝、常、法四種，叫「經」。「經」字是通題，再加上別題，這一部經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把經題講好，再講翻譯的人題。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姚秦」是朝代的名稱，當時東晉已經不能統一中國，在西部長安成立一個秦國，秦國的皇帝苻堅，率兵攻打東晉失敗，逃回長安，被他手下大臣姚萇刺殺篡了位，國號沒有改，還是叫秦國，為揀別不是苻秦，叫姚秦。

「三藏法師」，三藏，是經藏、律藏、論藏。法師，是講經弘法的師父。法，是軌則之義。師，是模範之稱。依著經藏、律藏、論藏所說的軌則為法，以此為模範。以三藏之法自師，以三藏之法師人，自利利人，稱

為三藏法師。

「鳩摩羅什」，是這位法師的法名，翻譯成中國話叫童壽，就是童子的年齡，有高壽的德行。鳩摩羅什是再來人，他十二歲大徹大悟，講經說法的功德，與高壽的老法師相等，全印度讚歎，所以稱為童壽。

「譯」，是翻譯，佛經是用印度的梵文記載下來，後來再翻譯為中國文字。《金剛經》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他不但是經師，還是律師、論師，經律論無所不通，所以稱「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佛經很多，你看大藏經裡有多少經？但是《金剛經》和中國人特別有緣，不會念的，要學著念；不懂的，要研究懂。而鳩摩羅什法師和中國人特別有緣，中國佛教徒特別喜歡念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經典。《金剛經》傳到中國來，一共有六種翻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是第一種，後來翻譯的法師，當然先看過前人的譯本再翻譯，照理後譯一定勝過前譯，但是大

家還是喜歡念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金剛經》，可是鳩摩羅什法師的譯本，少了六十二個字，後人就別的法師翻譯的那一段，補到鳩摩羅什法師的譯本上，還是要念鳩摩羅什法師的譯本。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普門品》，只有長行沒有偈誦，後人就別的法師翻譯的偈誦，補到鳩摩羅什法師的譯本上，還是要念他翻譯的《普門品》。又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阿彌陀經》，只有六方佛，玄奘法師翻譯的《阿彌陀經》有十方佛，但是大家還是要念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阿彌陀經》。只有一句話可以解釋：「未成佛道，先結人緣。」你要弘法利生，在你沒有成佛道之前，要廣結人緣；到你成佛的時候，才能廣度眾生。

經題、人題都講好了，開始講經文。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佛經都分成三大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這是東晉道安法師發現的，只要是佛的經，無論是長的經文、短的經文，都有這三大分。《華嚴經》六十萬字，分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阿彌陀經》一千多字，也是分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這是佛經的結構，只是道安法師之前，大家沒有發現而已。

《金剛經》三十二分的本子，「法會因由分第一」，叫序分，先敘述法會發起的因由。序分分成二科，一、證信序，二、發起序。證信序，叫六種成就，由六種成就才能相信這部是佛經，沒有這段經文，可能是外道經冒充佛經，所以只要是佛經，第一段都是：「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某

處，與某某大眾俱。」這是釋迦世尊臨涅槃時，阿難尊者請問：世尊涅槃之後，我們把世尊說的法結集起來，經首應該安上什麼呢？釋迦佛說：一切法從因緣生，講經法會也是從因緣生，要具足六種因緣才能成就。釋迦佛親口交代要安上六種成就，下面開始解釋經文。

「如是」，由淺至深有二種解釋，前二種是淺顯的解釋，第三種是深一層的解釋：

一、指法之詞：即指這一部《金剛經》。

二、信順之詞：即世尊所說的法，弟子如是信受順從。

三、顯理之詞：在《金剛經》上顯般若之理。不動謂之「如」，無非謂之「是」。要是有了變動就不如，與非相對待的是，不是究竟的是，完全無非，才叫真是。

實相般若、觀照般若為「如」，因為實相般若是理體，觀照般若是智

用，體用不二，理智一如，雖然有實相與觀照二個般若，實際是二而不二，它是不動如如，如如不動，所以名為「如」。文字般若為「是」，《金剛經》是文字，但不是世間的文字，世間的文字有是有非，是非對待。《金剛經》的文字完全無非，所以無非之是，指著文字般若。三種般若之理合起來，才叫「如是」。講「如是」二字，何必講甚深之理呢？因為它是一種信成就，就是信三種般若之理，所以要把三種般若之理顯明出來，才合「如是」的義理。

「我聞」，我，是阿難尊者自稱，佛經都是阿難尊者背誦出來的，所以阿難尊者自稱這一部佛經，是「我」阿難親從佛「聞」的，這是第二種聞成就。

「一時」，是第三種時成就，講經說法得有好的時間，沒有好的時間不能成就法會。佛經上不記載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因為釋迦佛說法，

一時天上，一時人間，天上的時間跟人間不同。單說人間，印度的時間跟中國也不同，所以只說一時。古人解釋為：「師資道合，說聽究竟。」師是法師，資是弟子，說法的法師，跟聽法的弟子，其道相合，才講經、聽經，叫師資道合。說完了、聽完了，叫說聽究竟。

「佛」，是第四種主成就，開法會得有說法的主人。在佛開的法會，佛就是說法的主人。梵語佛陀，翻成中國話叫覺者，就是大覺大悟的人，不是神或天。為什麼不翻譯成覺者呢？因為梵語佛陀，具有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之義，而覺者沒有三種意思。凡是佛的德號，都是超九界以獨尊。四聖六凡十個法界，六道凡夫不覺，佛能自覺，就超過六道凡夫。二乘聖人聲聞、緣覺，只能自覺不能覺他，佛自覺又能覺他，就超過二乘法界。菩薩能自覺，也能覺他，但是覺行還不圓滿；佛的覺行圓滿，就超過菩薩法界。所以佛超過六凡法界，超過三乘聖人法界，超九界以獨尊，

才稱為佛。

有人問：佛大？還是天公大？他一點也不瞭解佛理，令人啼笑皆非，但是不能不答覆，可是答覆費解釋，得先解釋六凡，再解釋四種聖人，他怎麼能瞭解，就答覆他：佛比天公大就好了。

「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第五種處成就，說法得有個處所，《金剛經》是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講的。「舍衛國」是波斯匿王的京都，梵語舍衛，翻成中國話叫聞物，也叫豐德。這個國家全印度人都知道，物產很豐富，人民道德很高尚。「祇樹給孤獨園」，祇，是祇陀太子，他是波斯匿王的兒子，梵語祇陀，翻成中國話叫戰勝，波斯匿王打了勝仗，回來剛好生個兒子，為了紀念戰功，就為孩子取名為戰勝。「給孤獨」，梵語叫須達多，是一位長者的名字，他能周給孤獨。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小孩子沒有父親，叫孤。到了老年，沒有兒子孝順，叫

獨，這是社會上可憐的人！須達多長者能夠周給孤獨，所以大家給他送個德號，叫給孤獨長者。

須達多在舍衛國做大官，有大財富，又有道德，是個大慈善家。他兒子結婚的對象，是王舍城珊瑚檀那長者的女兒，為了兒子結婚，他到王舍城珊瑚檀那家裡過夜。天還沒亮，珊瑚檀那長者全家都起來莊嚴房舍，營辦餽膳，把須達多吵醒了。他起來就問珊瑚檀那：「天都沒亮，種種的布置，是不是為婚事準備請國王來呢？」珊瑚檀那回答：「不是，我是為了請佛來應供。」須達多是有大善根的人，他一聽見佛字，渾身汗毛都豎起來，須達多再問珊瑚檀那：「什麼叫做佛呢？」珊瑚檀那向他解釋：「佛是無上大王，他的功德無量，智慧無量，辯才無量！」須達多再問：「那太好了，我要先去見佛。」珊瑚檀那說：「佛馬上要來應供，不久就可見到佛！」須達多說：「我要先去見佛，才是禮貌。」

於是須達多就先去見佛，佛給他一說法，當下就證得初果，大生歡喜。他得到佛法真實利益，就想到自己國家的人，沒有見佛聞到法，因此請佛駕臨舍衛國說法，並接受供養。佛說：「可以，但是我的弟子很多，得準備大的講堂，還有大宿舍才行。」須達多答：「我馬上回國去準備。」

須達多回到舍衛國，要找個好地點修講堂，認為祇陀太子的花園最理想，他就請見祇陀太子表明要買他的花園。祇陀太子覺得可笑，心想：我是一國的太子，怎能賣花園呢？就問須達多：「你買花園作什麼呢？」須達多說：「我要起講堂，請佛來說法。」祇陀太子的善根差一點，他聽見佛，身上汗毛不僅沒有豎，還開玩笑說：「你要買我的花園可以用黃金布滿花園的地，我就賣給你。」須達多說：「只要開出價錢就好辦！」須達多打開金庫，讓象群拖著黃金，運到祇陀太子的花園布滿地。看守花園的人很驚奇，趕快報告太子，祇陀太子到花園一看，真的黃金布地，他被

感動，對須達多說：「佛一定了不起，但是我要是賣給你，人家一定批評我。」須達多說：「你答應黃金布地，花園一定要賣給我。」須達多初發心，執著功德。祇陀太子說：「我答應賣給你的只有地，樹沒有賣給你。這樣好了，樹算是我布施的，地算是你布施的。」

兩個人談好，就把佛請來，佛就給花園取名叫「祇樹給孤獨園」。六種成就，處成就很重要，有了講經法師，沒有講堂，到哪裡講經呢？給孤獨長者把祇樹給孤獨園莊嚴好了，釋迦佛說法四十九年，光在這裡就說了二十五年。

「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是第六種眾成就。梵語比丘，翻成中國話具有三種意思：怖魔、乞士、破惡。出了家受比丘戒，要登比丘戒壇，魔宮震動，魔王害怕，叫怖魔。出了家，家產不許帶到出家的地方，生活靠托鉢化飯吃，叫乞士。出了家要破除煩惱惡法，叫破惡。因為比丘

是四眾弟子的首眾，比丘二字，就包含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比丘是聲聞眾，在《金剛經》法會上，他們是回小向大的比丘，叫「大比丘」。「眾」，應該翻譯為和合眾，略譯為眾。

「千二百五十人俱」，釋迦佛成道以後，最初先度五比丘，其次度最有勢力的外道師父三迦葉：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和他們的弟子一共一千人。再度二位外道師父：舍利弗、目犍連，和他們的弟子二百人出家。又度耶舍長者，有五十人出家，一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五人，舉其大數，略掉五人，共一千二百五十人。「俱」，是同在的意思。料揀一下，佛不是只有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這些是常隨眾，因為他們最初學外道，受些無益苦行，聽佛說法，轉凡成聖，證得聖果，感念佛恩深厚，發願盡此一報身，常追隨佛當侍者。

佛有四眾弟子：一、常隨眾，二、當機眾，像《金剛經》是須菩提尊

者當機，《阿彌陀經》是舍利弗當機。三、影響眾，像觀音菩薩、文殊菩薩，都是古佛現身，影響大眾。四、結緣眾，像國王、大臣不出家，講經說法都會來聽，只是結緣而已。

現在講經的人很少，我希望大家聽了這部經以後，將來發心講給別人聽，但是講經有規矩，不能東拉西扯，講了半天，別人聽不懂。講經的方法：一、消文，先把經文的字義解釋清楚。二、釋義，把字義解釋清楚後，要闡釋文中所含的義理。三、顯理，佛說法都是顯示實相妙理，要把實相妙理顯明出來。四、勸修，把妙理解釋清楚，要勸聽眾修行。五、舉證，說公案故事，證明有人得到佛法的利益。講經要消解文字，解釋義理，所以消文、釋義處處用。顯理、勸修、舉證，視經文需要，該用才用。

以上把證信序講完，只要是佛說的經，都有這六種成就，證明是佛說的經，接著講發起序。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爾時」，當世尊要說《金剛經》，弟子們要聽《金剛經》這個時候，就是師資道合之時。「世尊」，是佛的德號，為世出世間之所尊。世間，六道凡夫都尊重釋迦佛；出世間，三乘聖人：聲聞、緣覺、菩薩，也都尊重釋迦佛。總之，佛是九法界的眾生都尊重，為世出世間之所尊。

「食時」，天亮以後，日不過中以前，是出家人吃飯的時間。六道眾生，吃飯的時間不一樣。諸天早食，天上的眾生早起吃。佛的弟子是午前食，不過午。畜生是午後食，鬼是夜食。我們現在做齋天的法師都是早起，因為諸天早食，供佛是午前，打齋供眾也是午前，沒有過午打齋的。畜生

是午後食，你家庭有養狗、牛馬，上午不給牠吃沒關係，下午一定要給牠吃東西。放焰口都是在夜裡，因為鬼是夜食，放燄口是給鬼吃。

「著衣」，著，是穿著、披著。衣，這裡指大衣。出家人穿的衣服就是指著袈裟，有三件衣：五衣、七衣、大衣。五衣是五條衣，一長一短，叫作務衣，印度出家人，做事務就披五衣。七衣，有七條，二長一短，叫入眾衣，聽經、念佛、參禪打坐，加入大眾，要披七衣。大衣，梵語叫僧伽黎，就是我現在披的衣。這三件衣，有長、有短、有條，都叫田相衣，像種稻田一樣。釋迦世尊為什麼給出家人製衣？因為出家人是福田僧，要給在家人種福，搭這三件衣，都叫福田衣。大衣分九品，上品是二十五條，四長一短，我披的衣就是上上品，每一條四個長塊一個短塊。大衣是陞座說法、入王宮見國王、托鉢化飯的時候穿。托鉢化飯要搭大衣，眾生一看見，就知道是福田僧，好去種福。你要種稻，到稻田裡種；你要種福，

到福田裡種。福田就在出家人身上，所以出家人又叫福田僧，搭的衣叫福田衣。「著衣」，是托鉢化飯的時候，要把大衣披起來。

「持鉢」，鉢，是梵語鉢多羅的略稱，翻成中國話叫應量器。是應你飯量的器具。你是大飯量，準備大鉢；你是中等飯量，準備中鉢；你的飯量小，準備小鉢。總而言之，應你的飯量，托一鉢飯夠你吃飽。用手托起來化飯吃，叫持鉢。

「入舍衛大城」，出家人都應該守這個規矩，釋迦牟尼佛住在祇樹給孤獨園，是黃金布地買的花園，給孤獨長者當然有飲食可供養世尊。但是世尊不要他供養，以身作則，帶領弟子實行托鉢的制度，去舍衛大城托鉢化飯，給大眾種福。祇樹給孤獨園距離舍衛大城，有六里路，而且舍衛大城很大，人民很多，釋迦佛是步行走到舍衛大城。「乞食」，乞是乞求，到舍衛大城托鉢化飯。

「於其城中」，「於」作在字講，「其」指舍衛大城。在舍衛大城之中，托鉢化飯吃。「次第乞」，不管貧窮人或有錢人，挨家挨戶托鉢化飯。「已」，把鉢化滿，滿鉢為止。

為什麼標明次第乞呢？這是釋迦世尊發的平等心，利益一切眾生。佛的弟子迦葉尊者去托鉢化飯，乞貧不乞富，專找窮人化飯，向窮人托鉢化飯很困難，迦葉尊者不嫌困難，化不到餓一天也不在乎。其他比丘問迦葉尊者：「你怎麼托鉢化飯，專找窮人呢？」迦葉尊者回答：「我聽世尊說過，我們出家人接受人民的飯，是給他培福的。窮人是前生沒有行布施，今生才窮，所以今生我要給他培福，叫他行布施，來生就不窮了！」大家聽了覺得很有道理。須菩提尊者，就是《金剛經》的當機者，他去托鉢化飯，乞富不乞貧，單找富人化飯。別的比丘問他：「你為什麼乞富不乞貧呢？」須菩提說：「富人是前生前世行了布施，今生今世才富有。今生享

了福報，來生來世不是又變成窮人？我要叫他行布施培福，來生繼續富有！」大家聽了也覺得有道理。不知兩位比丘究竟誰對？就去請示世尊，世尊說：「兩個人都對，但是心不平等，迦葉尊者利益窮人，捨棄富人；須菩提尊者利益富人，捨棄窮人，心都不平。」你們出去托鉢化飯，應該不揀擇貧富，次第乞求，化滿了鉢就回來，心就平等了。所以《金剛經》上世尊給弟子作榜樣，不揀擇貧富，挨家挨戶，乞到滿鉢就回來。

「還至本處」，回到祇樹給孤獨園。由祇樹給孤獨園出發，到舍衛大城托鉢化飯，乞滿鉢回到祇樹給孤獨園。「飯食訖」，飯，是吃的意思。食，是飯的意思，訖，是吃完。回到祇樹給孤獨園再吃托鉢化的飯，這是出家人的規矩，到城裡化飯，但是不許在街上吃，因為在街上吃不威儀，人家會看不起出家人，好像討飯的叫化子一樣。鉢化滿，把鉢蓋起來，回到寺院再吃飯。吃完了，「收衣鉢」，把大衣收起來。鉢有一個鉢囊，就

是袋子，把鉢洗乾淨，收到袋子裡面掛起來。

「洗足已」，釋迦佛給出家人訂的規矩，要赤腳走路，不許穿鞋子。可是佛制的戒律有遮止、有開緣，遮止是不許穿鞋子，開緣是許可穿鞋子。要是地上有瓦礫、沙磧，赤腳走路，會把腳刺破，這時候許可穿鞋子。在沒有瓦礫、沙磧的平路，不許穿鞋子。所以釋迦佛不例外，往舍衛大城托鉢化飯，去程六里路，回程六里路，一往一返，赤腳走十多里路，腳上一定有塵土。要打坐之前，一定要先把腳洗乾淨。「敷座而坐」，敷，是展開，座，是坐具，展開出家人的坐具坐下來。

消文、釋義，都解釋清楚了，第三要顯理，這裡非顯理不可，否則跟下段經文接不上。《金剛經》講空理，這裡釋迦佛先顯一段托鉢化飯是什麼意思？難道釋迦佛不先吃飯，不能講《金剛經》，一定有真理在裡面，所以非顯理不行。顯理分兩層，先顯淺的理，再顯深的理。

先顯淺的理，以戒定發起般若妙慧。《金剛經》是講般若妙慧，般若妙慧怎能啟發出來呢？「由戒生定，因定發慧。」戒定是慧的基礎，般若妙慧雖然人人具足，但是不持戒、不修定，般若妙慧啟發不出來，所以要依戒定而後啟發般若妙慧。「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這一段經文完全講持戒。最後一句「敷座而坐」，是講修定。要知道，當機者須菩提尊者已經是阿羅漢，世尊用不著跟他講要持戒修定。因為這部經要流傳世間，使我們凡夫能得到受用，所以這一段是叫我們凡夫研究的。我們不是阿羅漢，想要得到般若妙慧，不能憑空得到，這就是勸修，告訴我們不持戒、不修定，得不到般若妙慧。

般若妙慧，前面講過，就是三種般若，實相般若是理體，由體起用，觀照般若是智慧，智慧人人本具，個個不無，我們的智慧怎麼沒有現前？

因為被無明煩惱障覆住了。怎樣才能啟發出來呢？你得持戒修定，把無明煩惱降伏住，般若妙慧就顯發出來。般若妙慧本來具有，不從外來，不是師父教我們，也不是佛給我們的，只是告訴我們方法，叫我們自己修行。你自己不修，般若妙慧啟發不出來，也沒有辦法，所以人人都得持戒修定，才能把般若妙慧啟發出來。

尤其研究《金剛經》的人，起初不懂，你來聽講，聽懂了，勸你看註解，看懂註解，也會講了，還講得真好，大家都愛聽。但是你沒有開悟，所講的全是佛的道理，不是你自己的。般若妙慧自己本來有，你沒有開悟，講的都是文義，沒有顯理。所以要求有個悟處，研究《金剛經》要迴光返照，我有般若妙慧，怎麼不能開悟呢？開悟得有一個方法，你得修定；沒有定功，般若妙慧啟發不出來。怎樣得到定功呢？持戒清淨。持戒不清淨，不會得到定；得不到定，不會開悟，所以持戒修定，是開悟的前方便，而

且是最要緊的功夫。

第一段經文，顯淺的理，我們凡夫需要，須菩提尊者並不需要。因為須菩提尊者已經是阿羅漢，他持戒修定的功夫老早修好，我空之理老早證得，所以才在金剛法會的當機者。到了第二分須菩提尊者讚歎世尊稀有，怎麼會讚歎持戒修定稀奇少有？世尊住世說法四十九年，講《金剛經》時，大約已經說法四十二年，阿羅漢常常持戒修定，有什麼稀有呢？因為須菩提尊者悟到，世尊在日用尋常，出入往返，穿衣吃飯中，說般若經，這叫離言般若，離開言語之相說的般若。親近佛三、四十年，過去世尊出去托鉢化飯，諸大弟子也都跟去托鉢化飯。今天世尊托鉢化飯回來，吃完飯，洗好腳，敷座而坐，要開口說法了。須菩提尊者過去沒有看出來，今天看出來了，原來世尊出入往返，穿衣吃飯，就在跟諸大弟子說般若妙法。

實相般若在哪裡呢？不在心內，不在心外，也不在中間，實相般若是

無相之法，它沒有所在，而無不在，遍於一切法。穿衣服、吃飯、走路，都是實相般若。《金剛經》第十七分有兩句經文：「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只看你會悟不會悟？你會悟了，一切法都是佛法，穿衣服、吃飯、出入往返，都是佛法。要是不會悟，你雖然講經、聽經，也不是佛法。因為你住了相，哪是佛法呢？佛法叫你不要住相。所以說會悟，一切法皆是佛法；不會悟，佛法也不是佛法。這個道理大家要記在心裡，《金剛經》叫我們要安住真心，降伏妄心。妄心降伏，真心安住，是什麼樣子呢？不入於斷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是《金剛經》的經心，也叫經眼。住，是執著，你應當一切處不執著，在不執著之中生心出來。雖然生心，而不住相，生心而無住，無住而生心，就是真心現前的時候。

這一段經文是離言般若，離開言語之相說般若，沒有開口說，就在說般若，《金剛經》的經心、經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這一段

經文上顯出來。釋迦世尊穿衣服，拿著鉢到舍衛大城乞食，他生心動念了嗎？他要是生心動念，跟凡夫一樣了！我們凡夫穿衣服，著穿衣服的相；拿起飯碗，著飯碗的相；吃飯，著吃飯的相；走路，著走路的相，處處執著，所以叫做凡夫。釋迦牟尼佛穿衣、走路、吃飯。吃了飯，收衣鉢，洗腳，打坐，跟我們常生活一樣，但是他絲毫沒有動念，絲毫沒有著相。穿衣吃飯，不落於斷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你會用般若經的功夫，就在這一段會悟。應當怎樣用功？就這樣用功，不是你到禪堂去打坐才用功，也不是你到念佛堂去念佛才用功，就在日用尋常生活中用功，才是真會用功。這是顯深的理，顯離言般若，這一段發起序，發起下面經文，不然正宗分怎麼能發起來呢？

以上是顯理，再勸諸位怎樣修行？你修行在哪裡修行？剛才講，不是到禪堂去打坐才用功，也不是到念佛堂去念佛才用功，你不要錯會了意

思。你去禪堂參禪打坐是對的，但是你如果執著那才是用功，而穿衣吃飯走路的時候不是用功，就錯了。你到念佛堂去念佛是對的，但是不念佛的時候，你就不修行，錯了。修行用功就在穿衣吃飯、出入往返、行住坐臥，日用尋常生活中用功，才是真正的修行。

再舉個證明，比如有一個人，他參禪真用功，念佛也真用功，他以為用功是在禪堂，是在念佛堂裡，吃飯的時候不需用功。吃飯的時候，著吃飯的相，今天的菜飯很好，很對口味，多吃了些，吃得漲得不得了。下午去坐禪、念佛，都坐不好，因為吃得太多了。相反的，吃飯的時候，嫌飯菜不好，發脾氣，下午去參禪，參不好；念佛，也念不好，因為他中餐沒有吃好，氣沒有消。這樣能算真用功嗎？飯好，吃得太多，動貪心；飯不好，發脾氣，動瞋恨。用功是要降伏煩惱，貪瞋癡的根本煩惱，不能對治，參禪有什麼用？念佛有什麼用？所以真正會用功，就在穿衣吃飯、出入往

返、行住坐臥，日用尋常生活之中對治煩惱。貪煩惱，對治它，不起貪心；瞋煩惱，對治它，不起瞋恨，這樣才是真用功。

三十二分的經本，第一分講完了，也就是三大分的序分講完，下面講正宗分。我編的《金剛經參考資料》（以下簡稱《參考資料》）寫得很清楚，正宗分按信、解、修、證分為四大科：

第一大科，自第二分到第八分，略明降住生信分。簡略說明怎樣降伏妄心？怎樣安住真心？可以生起來我們的清淨信心，叫生信分。

第二大科，自第九分到第十六分（上卷完），推廣降住開解分。降伏妄心，安住真心，前面是略明，再把它推廣。解就是開悟，可以使我們開悟，叫開解分。

第三大科，自第十七分（下卷）到第二十四分，究竟降住起修分。把降伏妄心、安住真心，說到究竟圓滿處，好啟發我們修行用功，叫起修分。

第四大科，自第二十五分到第三十二分的前半分，決定降住成證分。降伏妄心、安住真心，決定能證聖果，叫成證分。

現在開始講正宗分，在三十二分科目中，是善現啟請分第二。

【善現啟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時」，是世尊托鉢化飯回來吃完飯，洗了腳打坐這個時候。「長老」，道德長、戒臘尊，德臘俱高的尊稱。出家人不是按世間年齡，是按戒臘來算，受戒之後，結一個夏，算一個戒臘。在諸大弟子之中，他的道德很高，戒臘很老，稱為長老。梵語「須菩提」，是當機者的名字，翻成中國話叫

空生、善吉，或善現。須菩提家是大財主，他出生的時候，守庫藏的人來報告，家裡的金銀寶藏統統空了，所以叫空生。恐怕這個小孩不吉祥，家人趕快請相師來，一看他的相很吉祥，所以叫善吉。過了七天，金銀寶藏又出現，所以叫善現。因為具有三種意思，含多義不翻，所以保存梵音叫須菩提。

諸大弟子各有第一，像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連神通第一，須菩提是解悟空理第一。為何須菩提當《金剛經》的當機者？因為《金剛經》講真空妙理，須菩提解空第一，才有資格當機，這是按他現在的迹相。按他的本位是東方青龍陀佛，示現為聲聞弟子，到金剛法會來輔佐釋迦佛弘法。這叫一佛出世，千佛護持。一尊佛出世弘法利生，一千尊佛都來護持、輔佐釋迦佛。須菩提在《金剛經》當機，不是為他一個人請問，是為當時法會的大眾，以及未來的眾生請問，就是為我們請問。

須菩提提出來請法，有請法的禮節。「在大眾中」，除了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是常隨眾外，還有無量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眾弟子，及國王大臣一切結緣大眾，總而言之，來聽《金剛經》的人都在這裡。「即從座起」，來聽經的人都得坐下來，各人有本座，須菩提從他的本座站起來，走到佛的面前。「偏袒右肩」，偏，是偏一邊，袒，是顯露，就是搭的袈裟把右肩露出來，就像現在我搭袈裟的樣子。我們中國有便服，還有一件長袖大衣叫海青，再搭上袈裟，就是偏袒右肩。在印度沒有這些便服，也沒有海青，坐著聽經的時候是通肩搭衣，兩個肩都蓋起來，要出來請佛說法，把右肩顯露出來，表示自己可以荷擔如來的家業。

「右膝著地」，印度請法是跪著請，但是兩個膝蓋跪下去不能持久，所以佛開方便，只跪下來一個膝蓋。為什麼不偏袒左肩，左膝著地呢？這是印度的禮節，以右為上，所以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兩

隻手合起來，表示恭敬的意思。「而白佛言」，弟子跟佛說話，叫仰白；佛跟弟子說話，叫下告。

這一段禮節表示身口意三業恭敬來請法。「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表示身業恭敬。「合掌」，表示意業恭敬，發恭敬心，心無形相，兩隻手合起掌來，表示一心不亂。「而白佛言」，仰白世尊，表示口業恭敬。

須菩提長老開口說話，先讚歎：「希有！世尊！」希有，稀奇少有，很驚奇的意思，什麼稀奇少有呢？須菩提跟佛幾十年，以為世尊平常講般若妙理，都是在講堂裡講，哪曉得就在托鉢化飯，日用尋常生活之中顯示出來，這是以前須菩提沒有悟到，今天悟到的消息：世尊一舉一動，都在說妙法，真是希有！

下面接著讚歎世尊，須菩提說出來所見到希有的事：「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善護念」，護是加護，加被護持，念是愛念。

如來之心，加護愛念諸大弟子，像父母愛兒女一樣，這是講如來的心希有。「善付囑」，付是委付，囑是叮囑，如來之口，委付叮囑諸大弟子，詳細解釋勸導，叫善付囑。

怎麼叫善護念、善付囑？善是善巧方便，釋迦如來說了十二年阿含經，完全是小乘教；說了八年方等經，彈偏斥小，歎大褒圓。佛這八年說的法，都是專對著小乘加以呵斥、勸導，呵斥他們學小乘教沒有用，讚歎褒揚學大乘法好。到了般若法會上，這些小乘弟子證了阿羅漢，三界的生死已經了脫。佛勸導他們：「大乘法要弘法利生。」可是小乘弟子發不起菩提心，認為生死已了，所作皆辦。佛怎麼呵斥、勸導，他們都不動念頭。到了般若法會上，佛不得不善巧方便，「轉教付財，將大付小，以小入大，囑小化大，以大激小，皆如來之方便護念也。」「轉教付財」，把大乘弟子都交給小乘弟子說：「你們出家早，佛法學得高深，這些大乘弟子出家

不久，你們講開示給他們聽。」「將大付小」，把大乘弟子付託給小乘弟子。「以小入大」，引導小乘弟子來入大乘法。「囑小化大」，囑託小乘弟子，來教化大乘弟子。「以大激小」，小乘弟子講大乘法，是佛叫他們講，實際小乘弟子沒有發菩提心，佛說：「你的弟子都學大乘，當老師也要學大乘啊！」要大乘弟子激勵小乘弟子，叫他們發大心，這都是如來的善巧方便，所以叫善護念、善付囑。

可是金剛法會上須菩提讚歎的善巧方便，並不是般若法會上的轉教付財，將大付小，以小入大，囑小化大，以大激小。而是須菩提看見釋迦如來在入城還園，日常生活當中，處處顯示住心無住，降心離相的妙用。一舉一動都是教化弟子，佛沒有開口說法，以身體來教化，時時處處，無不是給弟子作修行的模範，所以須菩提讚歎世尊，真是善護念、善付囑。

這裡要料揀一下，世尊，是佛的德號，如來，也是佛的德號，如來就

是佛，也就是世尊。佛有三個身：法身、報身、應身。一個菩薩不是隨便可以成佛，必須圓滿親證法身才成佛。菩薩在因位之中，要修六度萬行，功德圓滿，在果報上成佛了，身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好有無量莊嚴，叫報身佛。法身佛是理體無相，報身佛有相，是諸大菩薩看見。佛成了道，要普度一切眾生，報身佛，凡夫、二乘人看不見，所以佛示現應身佛，有善根的凡夫、二乘人看見應身佛。在印度示現淨飯王的太子成佛，丈六金身，就是應身佛。佛的三身，實際就是一個身，不證得法身，顯不出報身，報身是由法身顯出來；不證得報身，現不出應身，應身是由報身顯出來的。

這裡的「如來」，在三身，是哪一個身呢？二乘人看見的是應身佛，菩薩看見的是報身佛。有的註解說：《金剛經》上凡是講如來，都是指法身如來，這個說法不通。二乘弟子看見的是應身佛，菩薩看見的是報身佛，都是有相。法身沒有相，怎麼說《金剛經》講的如來，都是指法身如來呢？

《金剛經》上的如來，有講法身的，講到經文那裡，我再指明。這裡就是報身顯出來應身，二乘弟子沒有悟到大乘法，看見的是應身如來，大乘菩薩看見的都是報身如來。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須菩提尊者大徹大悟，他就發菩提心，替眾生請法。稱呼一聲，「世尊！」就像我們現在弟子跟師父說話，叫一聲：「師父！」「善男子、善女人」，是指有大乘善根的男子、女人。佛普度一切眾生，在三界以內是六道凡夫，須菩提為什麼不代表六道凡夫來請法？你要知道，三惡道的眾生，苦無間斷，沒有辦法來聞法。三善道的眾生，所謂：「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者，唯人道為能爾。」阿修羅的脾氣大，動不

動就動瞋恨，怎麼能發心修行呢？天上的眾生福報大，忙著享受五欲之樂，叫他發心修行，很不容易。在人間大富大貴的人，都不能來聽經，勉強叫他來聽經，也不發心修行，因為他的五欲之樂太多了！所謂「富貴修道難」，富貴的人修道都很困難，何況天上眾生呢？能整理自己不要打妄想，趣向於菩提，只有人道的眾生可以。所以佛經上當機者，總是替人道的眾生來請法，就是這個道理。

諸位都是有大乘善根的男子、女人，不要辜負你的善根，要是沒有大乘善根，講《金剛經》你不會來聽，或者聽一天就不來了。但是聽了你要趕快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因為人才可以修行，所以釋迦世尊示現成佛，不示現在天上，不示現在阿修羅道，示現在人道，因為人可以成佛。我們是人，怎麼可以成佛？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就能成佛，你不要對不起自己的人身，不要對不起前生前世栽培的大乘善根！但是佛經上常講：「人

身難得易失！」得人身很不容易，但是人的壽命短促，長者不過一百多歲，也是剎那之際就過去了。生命不能等你，你聽到佛法，要趕快發菩提心，去行菩薩道，你一推諉：「再過幾年，現在我的事業還沒成功，我家裡的事還沒辦完。」請問：「你什麼時候事業才成功？什麼時候家裡的事才辦完？」生命不能等你，轉眼生命終了，到時候你的事業還沒成功，家裡的事還沒辦完，怎麼辦呢？所以你聽到了，今天就發心修行，不能等到明天。

看著經文：「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梵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翻成中國話叫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羅叫無上，三藐叫正等，三菩提叫正覺。這是釋迦牟尼佛，也就是十方諸佛的佛果。從下面往上面解釋，正覺，揀別不是凡夫的不覺，及外道的邪覺。凡夫在迷，迷而不覺；外道不知道什麼叫正覺，求些外道邪覺。佛證得了果位叫正覺，超過了凡夫外道。正等，揀別不是二乘的不等，聲聞緣覺求的是正覺，但

只能自覺，不能覺他，心不平等，佛是正等，所以超過二乘法界。無上，揀別不是菩薩的有上。大乘菩薩是正等正覺，能自覺也能覺他，但是上面還有佛。佛是無上，沒有比佛再上、再高，所以成了佛，超過菩薩法界，合起來超九界以獨尊，叫無上正等正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換句簡單的話，發成佛的心。再簡單解釋，發菩提心。剛才勸諸位一定要發心，就是發菩提心，發成佛的心，今天就發，不要等到明天。

現在的佛教徒，上寺廟燒香拜佛，發的什麼心呢？你一考察就要流淚！他發的是求平安的心，沒有想到來生的事，你問他為什麼來燒香拜佛？他說：求平安，求發財，還希望家裡的人做大官。這都是凡夫的妄念，哪是佛出世的本懷？還有人想求生天，不曉得天也是凡夫，沒有出三界，哪是究竟的佛法呢？

佛出世是為度一切眾生了生死，怎麼度呢？眾生不知道苦，佛天天說

法，先叫眾生知道苦。你生到人間是苦，生到天上也是苦，超不出三界，總是在苦海裡受苦。知道苦了，再告訴你要知苦斷集，集是煩惱，把煩惱斷掉，就出苦了。所以佛出世說法，就為度眾生了生死，你發心自己了生死，可以證得二乘聲聞、緣覺，叫小乘弟子。發大乘心自己了生死，還要度一切眾生了生死，叫菩薩，菩薩功德修圓滿，就成佛。你如果不知道生死大苦，不知道了生死是大事，根本沒有學到佛法。

這裡善男子、善女人，是大乘善根，他不是發人天乘的心，也不是發二乘的心，是發大菩提心，發成佛的心。發了大菩提心，他要修菩薩行，菩薩行怎麼修？「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發了菩提心，菩提心會退轉，請世尊開示：如何安住他的菩提心？菩提心不能安住，是妄心不能降伏，如何降伏他的妄想心？為安住菩提心，才要降伏妄想心；降伏妄想心，就安住菩提心。全部經答覆的，就是這兩個問題，合起來其實是一個問題。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前面發起序，是無言說法，叫離言般若；現在是依言般若，依著言語講般若，佛從這裡才開口說法，看著經文：「佛言」，佛說。「善哉善哉！」先讚歎須菩提：你問得很好！你問得很好！怎麼一連讚歎兩個善哉呢？你自己悟到這些，善哉；你能替眾生請法，更是善哉。「須菩提」，佛叫一聲當機者，「如汝所說」，就像你說的那樣。「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如來，是佛自稱，我如來就像你說的那樣，在出入往返、穿衣吃飯的時候，無不是在護念諸菩薩，在付囑諸菩薩，佛印證須菩提說得對。

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汝今諦聽！當為汝說。」世尊許可給須菩提說法，你問兩個問題，我要給你解說，但是你要諦聽，諦者詳審為義，詳是詳細，審是審實。你聽法，要詳細地聽，審實地聽。你粗裡粗氣地聽，輕浮不實在，不能瞭解真理。你句句不但聽到耳朵裡，還要聽到心裡，才能開悟，這樣我應當跟你說；否則不是真正來聽法，我給你說冤枉費力氣，不應當跟你說。所以經上佛要說法，先教誡眾生要諦聽。

聽經，聽到哪裡，學到哪裡，第一、你得會歸自己，世尊教誡須菩提諦聽，其實是在叫我們諦聽。須菩提尊者代眾生請法，世尊讚歎他善哉善哉，我們要學著，替眾生請法。現在需要聽佛說法的人太多，眾生要聽法，不會請法，你替眾生請法。你知道哪個法師會講經，就替眾生請，不是為你

一個人，請來講給大家聽，這不就是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嗎？

「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說了二個如是，依我編的《參考資料》可作三番解釋：

一、約顯理釋，「如是」者，眾生諸佛，本自如如。所謂生佛一「如」，莫不皆「是」也。設廓而論之，則內而根身，外而器界，無非真「如」，咸「是」實相。故言：「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此顯世出世間，無一法不「如」，無一法不「是」，以明「如是」也。

「約顯理釋」，就顯發般若妙理解釋。「『如是』者，眾生諸佛，本自如如。所謂生佛一『如』，莫不皆『是』也。」眾生怎麼跟諸佛無二無別？《華嚴經》說：釋迦如來成了佛，嘆：「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世尊成了佛，他看見一切眾生都是佛，一切眾生都有如來的智慧，如來的一切功德、相好，眾生都

具足，沒有兩樣，所以生佛一如，無二無別。我們怎麼當眾生，沒有成佛？就是多了妄想，妄想是虛妄的想念，眾生起惑造業，都是執著妄念。本來具有的如來智慧德相，不能現前，因為被妄想執著障蔽住了。所以你要求個悟處，只要迴光返照，照著你本來的佛性，不是跟十方諸佛無二無別嗎？

「設廓而論之，則內而根身，外而器界，無非真『如』，咸『是』實相。」再推廣開來研究，身體裡面的五根身，外面山河大地，都是真如，都是實相，《楞嚴經》七處徵心，心在內不對，在外不對，在中間也不對。心在一切法上，一切法無不是真如，無不是實相。「故言：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所以古人說：你看見翠綠的竹子，就是真如；你看見茂盛的菊花，就是實相。「此顯世出世間，無一法不『如』，無一法不『是』，以明『如是』也。」顯示世出世間一切法，無不是真如，無不是實相。這就是在「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這兩句「如是」上求

個悟處，悟到世間法、出世間法，無不皆如，無不皆是。能悟到這個般若妙理，你的真心自然安住，妄心自然降伏。

二、「約指前釋：『如是』者，『如』世尊前面之穿衣吃飯，洗足敷坐，一段光景，這就『是』了。以此而住，無非安住。即是而降，無往弗降。此明無住之住，是真安住！不降之降，即真降伏！故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也」

指前面那段經文來解釋，你依著世尊那樣住，就是無住之住。你不能安住真心，是妄心不能降伏，要降伏妄心，你用一個方法來降伏，是妄想上加妄想，越降伏，妄想越多。你不曉得你的妄想，就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生起來，你要學佛那樣。佛該穿衣服的時候穿衣服，不著穿衣服的相；該吃飯的時候吃飯，不著吃飯的相。他打坐，不著住的相；他走路，不著走路的相。日常生活行住坐臥，心不動念，妄心不是不起嗎？妄心不

起，不是真心安住了嗎？這才是真正會用功。

三、「約開後釋，『如是』者，即指後文所說之一部《金剛經》也」。指下面還沒有說出來的《金剛經》經文，都是說降伏妄心，安住真心的方法。

為什麼作三番解釋呢？因為眾生的根機不一樣，上根的人，第一番顯理，就能開悟，法法皆如，法法皆是，所以叫做「如是」。中根的人，照著前面一段日常生活用功夫，就能開悟，就是安住真心、降伏妄心的方法。下根的人，這一部《金剛經》要解釋給他聽，要怎樣降伏其妄心？怎樣安住其真心？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唯然！世尊！」須菩提回答：「是的！世尊！」「願樂欲聞」，願

是願意，樂是好樂，欲是想要。我願意聽，我好樂聽，我想要聽，世尊！請趕快說吧！

第二分是正宗分的開始，須菩提當機者出來請問：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想修大乘的行門，如何安住其菩提心？如何降伏其妄想心？提出兩個問題，世尊跟他說：「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就是指著下文，給他解答這兩個問題，所以第三分就開始解答。第三分說，要發心度眾生，度眾生要離相，不可以住相，叫離相度生。叫我們發大願，要普度一切眾生，但是不要住眾生相。第四分，度眾生要行布施，行布施不要住相，叫無住行施。叫我們起大行，普度一切眾生，要去行布施，但是不要住相。第三分、第四分是全經的要旨，下面經文都是解釋第三分、第四分的道理，所以要把第三分、第四分的大綱記住，一直到後面，都是講離相度生、無住行施的道理。不然，講到後面，忘了前面，不曉得說到

哪裡去了。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什麼叫菩薩摩訶薩呢？現在詳細解釋：

佛教把一切眾生成十法界——四聖六凡。凡夫有六個法界：三善道、三惡道。三善道是：天、人、阿修羅；三惡道是：地獄、惡鬼、畜生。六凡法界都在三界以內。儒教講孔子、孟子是聖人，道教講老子是聖人，耶穌教講耶穌是聖人。佛教講的聖人，跟世間法講的聖人不同，超出三界，才叫聖人。超出三界以外有四種聖人：聲聞、緣覺、菩薩、佛。聲聞、緣覺是二種小乘聖人；菩薩、佛是二種大乘聖人。《金剛經》是大乘經，不

是跟聲聞、緣覺說法；要是跟聲聞、緣覺說法，是接引他來學大乘。菩薩是大乘弟子，所以前面須菩提尊者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不說：善護念聲聞，善護念緣覺。菩薩中的大菩薩，叫摩訶薩。

菩薩，是梵語菩提薩埵簡略的翻譯，翻成中國話叫覺有情，就是上求佛的覺道，下化一切有情。聲聞、緣覺上求覺道，不下化有情；能上求覺道，下化有情，才叫菩提薩埵，簡稱菩薩。摩訶，翻成中國話叫大，菩薩摩訶薩，就是大菩薩。按菩薩的地位，分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連佛一共有五十二個位子。到第五十二個位子妙覺位就是佛，前面五十一個位都叫菩薩。登了地以後的菩薩，豁破一分無明，親證一分法身。到了等覺菩薩，差一等還沒有成佛，還要降伏他的妄想心。《金剛經》講的「菩薩摩訶薩」，是就發心講，發菩薩心，叫菩薩；發無漏法的心，叫摩訶薩。菩薩摩訶薩發心怎麼不同呢？佛教裡面的菩薩都叫大乘，

大乘又分權教大乘、實教大乘。權教者，權巧方便的大乘；實教者，真實的大乘。按賢首宗判五教，小教是小乘教，大乘有四個教：始教、終教、頓教、圓教。始教的菩薩，都是權教菩薩，權巧方便的大乘。終教、頓教、圓教都是實教大乘。你要是發心學權教大乘，只能叫菩薩；你要是發心學實教大乘，就是摩訶薩。《金剛經》後文，世尊說：「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跟這裡配起來，發大乘心的「菩薩」，是權教菩薩；發最上乘心的「摩訶薩」，是實教菩薩。

第一天我料揀《金剛經》有兩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按二諦解釋，或按三諦解釋？從這裡你就知道，世尊為菩薩摩訶薩說法，不能光按二諦解釋，因為按二諦解釋，是跟權教菩薩說法。摩訶薩，是實教菩薩，一定要按三諦解釋。所以為發大乘心者說，用二諦；為發最上乘心者說，用三諦。

「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前面講如是分三層解釋，這裡

指著後文，下面開始要講了，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先問如何安住其菩提心？再問如何降伏其妄想心？釋迦世尊先答覆第二個問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菩提心不能安住，是妄心不能降伏，把妄心降伏住，菩提心自然安住，所以先答覆降伏妄心的方法。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這一句是總說，下面是別明。「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一切眾生之類，就是這些眾生。對這些眾生怎樣呢？「我皆令入

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我把他們都度成佛。「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我沒有著任何眾生相。

再詳細解釋這些名相，「所有一切眾生之類」，眾生，就是凡夫，凡夫怎麼取名叫眾生呢？因為自從無始劫來就在流轉生死，死此生彼，死彼生此，一時天上，一時人間，一時地獄，一時惡鬼，一時畜生，眾多的生死，所以叫做眾生，這是釋迦世尊警策我們的。

「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三界以內的眾生，受生的方法不出這四種：

「若卵生」，卵，就是蛋，比方雞、鴨先生蛋，再由蛋孵化出來小雞、小鴨，一切飛禽鳥類都是卵生。

「若胎生」，我們人屬於胎生，由母親懷胎生出來。大的牲畜，像牛、馬、豬、羊，都是懷胎生出來的。

「若濕生」，如水裡面的小蟲，既不是蛋生出來的，也不是懷胎生的，必須得有水濕，才能生出小蟲。

「若化生」，如蚊子是水裡面的孑孓，變化生出來。蟬也是化生，牠的幼蟲生活在土裡，成蟲把殼脫掉，變成蟬。另外，按三界解釋：欲界、色界、無色界，色界、無色界都屬於化生。下面再按身體與心裡來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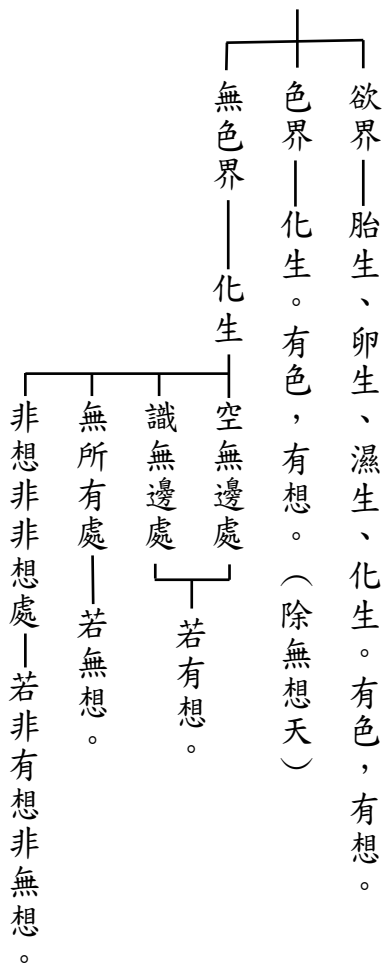
按身體來分，三界眾生有三大類：「若有色、若無色」，身體屬於色法，欲界、色界的眾生都有身體，無色界的眾生沒有身體。

再按有心想、沒有心想來分，三界眾生有三大類：「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欲界的眾生都有思想，就是有心念。色界的眾生，除了無想天外，其餘色界天的眾生都有想。無色界分四空天，身體沒有了，按心裡面有想、無想分三大類：有有想，有無想，有非有想非無想。

《參考資料》上畫了一個表，三界的分類很清楚。六道凡夫分三界，

都各有界限，第一是欲界，第二是色界，第三是無色界。

三界



欲界的眾生有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有想」，天、人、阿修羅、地獄、惡鬼、畜生，這六道眾生都在欲界裡，都有色身，都有心想。

「色界——化生」，到了色界天，都是化生，沒有卵生、胎生、濕生這三種。「有色、有想」，色界的眾生，有色身，裡面有心想，身體比欲界

的眾生清淨，但是外道修無想定，生到色界天的無想天，沒有心想。

「無色界——化生」，無色界由修四空定生上去，是沒有身體的眾生。四空定有淺有深，分四個天：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空無邊處、識無邊處，是「若有想」。無所有處，是「若無想」。非想非非想處，是「若非有想非無想」。

「若非有想非無想」這一句，有的經上多了一個若字：「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怎麼多了一個「若」字呢？因為他不懂「非想非非想處」這個名詞，認為掉了一個若字，就添上了，這就是越不懂的人，越要自作聰明。

「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合起來，就是第一句總釋：「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我，是菩薩摩訶薩自稱，入，

是證入。我要發心度一切眾生之類，叫他證入無餘涅槃。梵語涅槃，翻成中國話叫圓寂，圓寂者，圓滿寂滅，德無不備曰圓，障無不盡曰寂，這是成佛的果位，成了佛一切功德都圓滿，煩惱障、所知障都斷盡。

無餘涅槃，是對著有餘涅槃講的，涅槃是果位，有小乘涅槃、大乘涅槃。釋迦世尊度眾生，都希望眾生成佛，但是有些眾生不發大心，不肯成佛。小乘人證到有餘涅槃，等於我們現在小學畢業，還有多餘的學問沒有求到，叫有餘的畢業；大學畢業，學問都求圓滿，才叫無餘的畢業。

小乘證得涅槃，怎麼叫有餘涅槃？煩惱有四種：三界以內有二種：見惑、思惑，是小乘的聲聞、緣覺斷的。三界以外有二種：塵沙惑、無明惑，是大乘菩薩斷的。因為惑是因，得的是生死的果，生死有二種：

三界以內的生死，叫分段生死。比如小蟲早晨生出來，晚上死了。你生到天上，縱然壽命八萬大劫，到壽命盡了，還是要墮落下來。無論長壽

短壽，生命有分限，叫分段生死。

三界以外的生死，叫變易生死。到了三界以外，超出六道輪迴，不死此生彼，但是還有生死，就是在用功進步的時候，身心有變化遷易的痛苦，叫變易生死。

二乘聖人把三界以內的見惑、思惑斷掉，把分段生死了脫，證了涅槃。佛告訴他說：你用功沒有白費，得了涅槃，但是三界以外的塵沙惑、無明惑還沒斷，變易生死還沒了，是有餘的涅槃。

大乘菩薩用功，把三界以內的見惑、思惑，三界以外的塵沙惑、無明惑都斷掉。三界以內的分段生死，三界以外的變易生死都了脫，無餘了，所以他成佛證得涅槃，叫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滅，是究竟，我要把眾生度到無餘涅槃，究竟都度成佛。

佛經難懂，是名相不熟。換個方法，前面那些眾生的名相，把它合成：

「一切眾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換成「我都把他度成佛」，我要發心度一切眾生統統成佛。「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我把眾生都究竟度脫，度脫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實在沒有一個眾生得滅度。我度一切眾生都成佛，為何沒有一個眾生成佛？因為我不住眾生相，應該發心度眾生，但是不能住相，要離相度生。為什麼要講這麼高呢？這是告訴我們降伏妄想心的方法，菩薩摩訶薩不是凡夫的妄想心，也不是二乘人的妄想心，菩薩摩訶薩的妄想心，是有個度眾生的心，這個度眾生的心，還是妄想心，把這個妄想心降伏住，一切妄想都沒有了。

從我們本分說起，我們凡夫的妄想心，就是貪、瞋、癡。財、色、名、食、睡，都是我們貪的。無所不貪，貪發財、貪男女之色、貪好名、貪吃好東西、貪睡好房間、好床鋪。貪不到就動瞋恨，發脾氣，不應當貪要貪，

不應當瞋要瞋。世間哪有可貪的東西？要貪，不是愚癡嗎？哪有可瞋的？要瞋，不是愚癡嗎？貪、瞋、癡是三根本煩惱，再生出來無量無數的煩惱，都是我們凡夫的妄想心。

前面講過，釋迦世尊成佛，看一切眾生都是佛，一切眾生本來具有如來的智慧、功德、相好，跟諸佛無二無別，怎麼諸佛成佛，我們還在當眾生？就是因為多了妄想，不能證得如來的智慧、功德、相好。妄想是虛妄的想念，你不要起執著，妄想一下子就空了，因為一執著，妄想變成真實，起了力量，叫你流轉生死，受苦無窮。釋迦世尊是過來人，他知道眾生的毛病在妄想上。妄想沒有力量，就在執著，執著分為二種：一種我執，一種法執，裡面執著一個我，外面執著一個法。譬如貪財，裡面執著我要貪財，外面的財屬於法，把它當成真的，非貪不可，這樣才生起煩惱。所以釋迦世尊叫我們斷妄想，要破執著，先破我執，後破法執。

因為二乘人我執已經破了，法執沒破，所以《金剛經》都是講破法執。金剛法會上，你要是大心凡夫聽法，也可以我執、法執一起破。剛才講降伏妄想心，不是講降伏凡夫貪、瞋、癡的妄想心，二乘人已經把它降伏住，還有什麼妄想心呢？他想到生死令人害怕，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那還是妄想心；他以為涅槃是寂靜之樂，要求證涅槃，比凡夫起貪財、貪色的心高明多了，但是他貪涅槃，還是妄想心，所以二乘人的妄想心，就是要了生死、證涅槃。

二乘人已經證到聖人，回小向大就要學菩薩，菩薩已經發了大菩提心，還有什麼妄想心呢？度眾生成佛的心。度眾生，眾生也是如幻如化，哪有眾生可度？對著眾生，才說有佛，眾生相空了，哪有佛相可得？所以你說要度眾生成佛，雖然比凡夫的貪財、貪色、貪名高明多了，但再高還是妄想，要把最高的妄想降伏住。要降伏最高的妄想心，我們凡夫不是夠

不上，你只要發心度眾生，不要住度眾生的相，把這個妄想心降伏住，你回頭再想想，起那些貪瞋癡的妄念，不是一點價值都沒有嗎？因為連度眾生成佛的心，都不應當執著，你還去執著貪、瞋、癡的煩惱，要貪財、貪色、貪名，不是太沒有出息了嗎？所以凡夫的妄心就降伏住了。

再說，你真實的發心度眾生，要弘法，不學法你怎麼弘？學法，佛法難學，不是你一發心，馬上就會了，不好好用功，怎麼能學會佛法？不學會佛法，怎麼講經弘法呢？大乘法叫妙法，你發心利益眾生，自然得利益，你不斷煩惱自然斷。因為你閒工夫太多，才去貪財、貪色、貪名。你忙著研究佛經，時間都不夠用，哪有工夫貪財、貪色、貪名？所以不要以為它高，你要斷的凡夫煩惱妄想，自然而然含在裡面斷了。

剛才料揀的這些道理，是就凡夫的本分上講的，釋迦如來解釋的道理高，因為他是對著菩薩說法，再看著經文。

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何以故？」我發大菩提心，度一切眾生都成佛，怎麼沒有一個眾生得滅度，這是什麼道理呢？釋迦佛自己徵問自己解釋，「須菩提！」叫一聲當機者，也是叫我們注意聽。「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這是對菩薩說法，怎麼叫做菩薩呢？發心度一切眾生成佛，就叫做菩薩。要是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你不叫做菩薩。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金剛經》上的解釋，跟其他的經不同。其他的經都是破我執，這裡是破法執；其他的地方都是對著凡夫說，這裡是對著菩薩說。你假若有我相，就不對，因為我本來是空的，《金剛經》講的我相，是最高的我相，怎麼高呢？下面依著《金剛經參考資料》

解釋：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我相」者：以我為能度，便有「我相」。

「人相」者：以彼為所度，便有「人相」。

「眾生相」者：所度既非一人，善根更不一致，處處分別，便有「眾生相」。

「壽者相」者：有法授受，戀著不捨，念念相續不斷，猶如命根，便有「壽者相」。

此四相乃由我相開出，合之實一我相也。

「『我相』者：以我為能度，便有『我相』。」執著我是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人，我能度眾生，能度之相，就是「我相」。

「『人相』者：以彼為所度，便有『人相』。」彼，對著我叫彼，指

一切人，這一切人都是我所度的，你就有了「人相」。

「『眾生相』者：所度既非一人，善根更不一致，處處分別，便有『眾生相』。」你度的不是一個人，所度的人不一樣的根機，種種法的差別相，叫做「眾生相」。

「『壽者相』者：有法授受，戀著不捨，念念相續不斷，猶如命根，便有『壽者相』。」度眾生得有一個法傳授給他，我能講經、說法，把度眾生的法執著了，就是法執執著不捨，念念相續，像我們的命根一樣，那就是「壽者相」。

「此四相乃由我相開出，合之實一我相也。」分開來有這四個相，合起來就是「我相」。因為有能度的我，才有所度的人，有我、有人，起種種差別相，才有「眾生相」，你再執著不捨，就是「壽者相」。既沒有能度的我，也沒有所度的人，哪有眾生得滅度呢？能度的我空了，所度的眾

生相不就空了嗎？所以你把無量無邊的眾生都度成佛，結果沒有一個眾生得滅度者，因為你沒有住眾生相。要是住相，你就是凡夫，不是菩薩了。你既然是菩薩，就不應當住相，天天去度眾生，不要住相，這麼做下去就對了，做得功德圓滿就成佛。

三十二分的經本，是梁武帝的兒子昭明太子分的，他分得簡單明瞭，不分大科、小科，分成三十二段。因為分得很好，中國的佛教弟子歡喜念，所以我們講經也用他分的本子。

「大乘正宗分第三」，講的是要發願度一切眾生成佛，不要住相，叫做離相度生。在座要是發過菩提心，聽到這裡就覺得很親切；要是沒有發菩提心，感覺講得太高太遠，這就是有沒有發心的關係。

現在佛教信徒不算少，任何寺廟作法會，都是滿堂信徒，這些信徒來作法會，都只是求平安，根本不是佛出世的本願。佛出世是為度眾生了生

死，不是度眾生求平安，所以你把釋迦佛當成天公、城隍來拜，這樣實在對不起釋迦佛。因為釋迦佛修行無量劫，受無量苦行，都是為度眾生成佛，不是叫你保平安的。

佛出世為度眾生了生死，有的真正發心了生死，但只為個人了生死，不度眾生了生死，中國佛教信徒多，但不能發展，就是大家只為自己求平安，拜了佛祖就回家去了，希望家庭平安，鄰居都不管，他還會去度一切眾生嗎？所以有的發心了生死，他要離開大眾，住山、住洞、住茅蓬，只怕別人打他的閒岔。佛出世是為度眾生了生死，你好不容易知道了生死，怎麼不去度眾生了生死呢？中國佛教名字叫大乘，實際是小乘。小乘與大乘的分別是：小乘自己了生死，不度眾生；大乘自己了生死，還要度一切眾生了生死。你發心了生死，離開社會人群，怎能叫大乘？這樣是佛的本願嗎？這還是高明的例子，那些把佛當天公、城隍來拜的，更不要說了。

這個病根在沒有發菩提心，要是發菩提心，他就去度眾生。現在你發了菩提心，聽到第三分經文，就覺得很親切。要是沒有發菩提心的，我勸導你今天就發。發菩提心要觀眾生苦，你觀察眾生都在苦海裡受苦，要去救度苦海的眾生，你的菩提心就發起來。發菩提心，就是發大悲心，你發了大悲心，悲能拔苦，就是菩提心。你觀察眾生都在受苦，要發菩提心去度他出苦海，就用到第三分的經文，不要住相。發菩提心，要發廣大心、長遠心，你一住相，菩提心發不長遠，就會退掉，因為要發菩提心去度眾生，你得用菩薩的心；你要是一住相，是凡夫的心，不是菩薩的心。

凡夫與菩薩有什麼不同？你本來是凡夫，一發心就叫初發心菩薩，但是一住相，還是凡夫。眾生有善根深厚的，一勸導他就接受，你認為這個眾生好，跟他結歡喜緣，就親親愛愛，動了凡夫心。這個眾生沒有善根，勸一、二次，他不聽，勸三次，他還要反駁，說些沒有道理的話，你就動

了瞋恨，這樣還是凡夫心。你本來為度眾生了生死，令眾生斷煩惱，結果沒有令眾生斷煩惱，自己反而增加煩惱，不是顛倒了嗎？這時候感嘆眾生難度，不要發心了，菩提心退下來。所以你度眾生不能住相，經文上說得很明白，我能度眾生，人是我所度的，能度的就是「我相」，所度的就是「人相」。所度的人不是一個，而且善根不一致，有種種差別，就是「眾生相」。你還執著不捨，像執著命根那樣，叫「壽者相」，四相合起來就是一個「我相」。你一住相，就不叫菩薩，你發了菩提心，用凡夫的分別心來度眾生，怎麼能叫菩薩呢？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

接著講「妙行無住分第四」，妙者不可思議，行是功夫。妙行是在事

相講，行布施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功夫，因為你不住相。你發了大願要起大行，要度一切眾生成佛。你不腳踏實地去度眾生，發的都是空願，所以三分發大願，第四分要起大行。但是發大願，不許住相，離相度生；起大行，不許住相，無住行施。

再看著經文：「復次，須菩提！」說了離相度生的道理，重復次第又叫一聲當機者須菩提。「菩薩於法」，菩薩對於一切法，下面明文是六塵之法。「應無所住」，住，是執著，應當無所執著。「行於布施」，布，是廣布，施，是施捨。把自己所有的東西，普遍地施捨，叫布施。就是你去行布施的時候，不起執著。

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三界以內的有為法，合起來就是內心外境，內邊一個妄心，外邊一個

虛妄的境界。再分開來是五蘊，也叫五陰：色、受、想、行、識。再細分，分成十二處、十八界。

十八界就是內六根、外六塵，中間生起來六識。內裡面妄心，詳細地分有六個識，眼睛起的作用，叫眼識；耳朵起的作用，叫耳識；鼻子起的作用，叫鼻識；舌頭起的作用，叫舌識；身體起的作用，叫身識；意起的作用，叫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合起來是一個妄心，分開來有六種作用，叫六識。

外邊對著都是虛妄的境界，分開來有六種：色、聲、香、味、觸、法。眼睛看見的是色，耳朵聽到的是聲，鼻子嗅到的是香，舌頭嚐到的是味，身體接觸的是觸，意根所對的是法。這六種境界叫做六塵，塵是染污之性，能染污我們的清淨真心。內六根、外六塵，根塵相接觸，才生六識出來。三界以內的有為法，不出這十八界，界就是各有界限。佛法不難學，

佛給我們分得清清楚楚，一個法開二個法，二個法開無量法，合起來就是一個妄想心。你把妄想心空掉，什麼法都空掉，所以三界以內的有為法，不出三大科：一、五蘊，二、十二處，三、十八界。

把文消通了，再解釋其義。前面第三分開示我們，要度一切眾生入於無餘涅槃，不要住相，你接受如來的開示，要發大願去度眾生，度眾生的行門得建立起來，建立什麼行門呢？布施。行布施有三種：資生施、無畏施、法布施。一、資生施，就是財布施，錢財能滋養眾生的生命。二、無畏施，畏是怖畏，眾生遭了災難，生了怖畏，你能救眾生的災難，叫他免除怖畏。三、法布施，講經說法給眾生聽，以法布施給眾生。

這三種布施，財施、無畏施是前方便，方便攝受、接引。法布施，是根本救度眾生。這個眾生需要財布施，你就財布施，這個眾生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你給他講佛法，他哪有時間來聽你說法呢？所以你得先救度

他有飯吃、有衣服穿。眾生遭了災難，生命都不保，你怎麼叫他來聽法？你要先救災救難，比如眾生遭了水災，先救他的水災；眾生遭了火災，先救他的火災。

資生施、無畏施，能救眾生現生苦，來生苦不能救，何況盡未來際的苦呢？只有法布施是根本布施，不但能救今生苦，盡未來際的苦都能救。要是單用資生施、無畏施，同於社會上的慈善家，社會上不懂佛法的人，他發心做好事，眾生沒有飯吃，他給飯吃；沒有衣服穿，他給衣服穿；生病沒有錢，他給醫藥費；遭了災難，他都能給予救濟，但是社會上的慈善家，不能讓眾生了脫生死苦。我們行菩薩道，用資生施、無畏施是前方便，攝受、接引眾生，叫他來親近你，才可以講佛法給他聽，他能接受你的法布施，盡未來際的苦都能了脫。

你去行布施，對象是一切眾生，對於一切眾生，要發平等心，是我的

親人我要度他，冤家對頭我也要度他，怨親平等的度。你不發怨親平等的心，比如你要行財布施，那個人是你的親戚，或是好朋友，他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你很樂意布施；這個人是冤家對頭，沒有飯吃，你恨不得他快死，還布施給他嗎？這就是凡夫發心，不是菩薩。

用什麼東西布施呢？六塵。第一用色塵來布施，比如需要財布施，無論黃金、白銀、鈔票，能看見的色法，這是色布施。你布施的時候，不要住相，因為一住相，發的心不能長遠。布施錢財給這個眾生，有良心的眾生，得了你的錢財，受了你的恩惠，解決他的痛苦，他以後報答你，你認為這個眾生很好。沒有良心的眾生，得了你的錢財，不但不報答你，還恨你給的太少，那麼你認為眾生不好度，就退心了。

再看著經文，「所謂不住色布施」，你用眼睛看見的物品，無論黃金、白銀、鈔票來布施，不要住相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不住聲布施，比如你講經說法，或講開示給眾生聽，這都是用聲音做布施。不住香布施，眾生沒有錢買香，你買些香送給他供佛，就是香布施。不住味布施，眾生沒有飯吃，你給他飯吃，這是味布施。不住觸布施，眾生沒有衣服穿，你給他衣服穿，這是觸布施。不住法布施，講世間法、出世間法，都屬於法布施。無論你用哪一種塵境布施，都不許住相，這就合到前面說的：「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用一切六塵之法，去行布施，不能住相。

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

「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總結開示，你發心當菩薩，要去度眾生，應當如是行布施。「不住於相」，你天天布施，年年布施，不住相，才叫做菩薩。

菩薩行菩薩道，有萬種行門，萬種行門不出六度。釋迦佛有大智慧，他說法都是一個法開成無量法。菩薩行菩薩道，為什麼要無量的行門呢？因為要度無量的眾生。無量的行門，不出六度法門。度是度脫生死，自己度脫生死，也是用這六個法；度一切眾生了生死，也是用這六個法，所以叫六度法門。大乘法門自利利他，利，是利益，他，指一切眾生。你自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用這六種法門；你要令眾生得到佛法的利益，也是用這六種法門。有人說佛法難學，名相太多，其實不出六度法門，把大綱記著，大乘的法門你都記到了。

一、布施，度慳貪。你要去度眾生怎麼度呢？剛才講的是我們自己行布施，你還要教化眾生行布施。眾生都有慳貪的煩惱，慳是慳吝，貪是貪圖。慳吝是自己有錢財不捨，貪圖是人家的錢財，要貪為己有。布施就度慳貪，不要再去慳貪，慳貪就生煩惱。你要施捨，自己不慳吝，還要捨給

別人，這樣就把慳貪煩惱度脫。

二、持戒，度毀犯。你度眾生，要勸眾生持戒，五戒前面四條：殺生、偷盜、邪淫、妄語，是根本戒，都是惡業。你要是犯了這四條，不論你是否為佛弟子都是作惡。五、酒戒，是佛弟子該戒，社會上的人喝酒不犯戒。這就是要勸眾生持戒，就度毀犯，不再做惡業。

三、忍辱，度瞋恚。眾生的煩惱各有偏重，貪吃眾生肉的喜歡殺生，貪財的要去偷盜，好淫的去邪淫男女，以此類推，都是貪心重。有的眾生瞋恨煩惱重，好發脾氣動怒，你要勸他行忍辱。因為不行忍辱，自己發脾氣動怒，動了瞋恨煩惱，自己害自己，叫他行忍辱，就度瞋恨。

四、精進，度懈怠。比如你發了菩提心，學會講經說法，要弘法利生。可是因為懈怠成性，天氣太熱不能講，天氣太冷不能講，身體有些不舒服也不能講。勸一切眾生要勇猛精進，精進就度懈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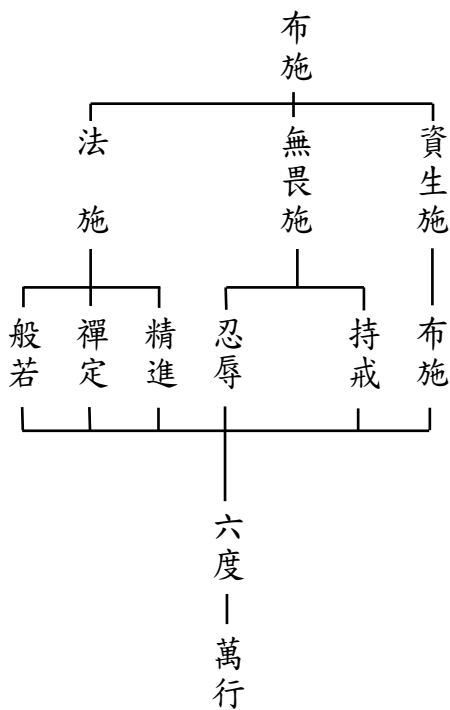
五、禪定，度散亂。我們眾生的心是散亂心，東想西想，越不叫它想，越要想，因為無始劫來打妄想，打習慣了。怎樣能把散亂心降伏住呢？你勸眾生修禪定，就度散亂心。

六、般若，度愚癡。愚癡是不明因果，不明正理。凡夫敢做惡業，他不怕造惡因，得惡果，不明因果之理；他一天到晚講邪知邪見的歪理，不明正理。你要說因果、講正理給他聽，叫眾生學佛法、學講經，愚癡就轉過來了。

要度眾生，令眾生得利益，就是用這六個法門，大乘法叫妙法，利他就是自利，你發心利他，自己得了利益。勸眾生行布施，你得給眾生作榜樣，自己去行布施，你還會慳貪嗎？把自己的慳貪煩惱度掉了。你勸眾生持戒，自己還會犯戒嗎？你自己也持戒了。你勸眾生不要動瞋恨，不要發脾氣動怒，自己還會發脾氣動怒嗎？把自己的瞋恨煩惱也度掉了。你勸眾

生不要懈怠，要勇猛精進，自己還能懈怠放逸嗎？把自己的懈怠放逸煩惱也度掉了。你勸眾生要修禪定，自己不修禪定嗎？把自己的散亂度掉了。你勸眾生學佛法、學講經，自己不學佛法、不學講經嗎？把自己的愚癡度掉了。你本來發心去度眾生，利益眾生，結果自己得了利益。

前面說六度廣開是萬種行門，萬種行門合起來就是六度，《金剛經》怎麼開示我們只行布施度呢？因為布施度，廣開來就是六度。你們看《參考資料》畫了一個表，還有彌勒菩薩的偈誦：「檀義攝於六，資生無畏法，此中一二三，是名修行住。」



「檀義攝於六」，檀，梵語檀那，翻成中國話叫布施，布施的義理含攝有六度。「資生無畏法」，就是三種布施，一、資生施，二、無畏施，三、法施。「此中一二三」，一攝一、二攝二、三攝三，即攝三種布施。「是名修行住」，大乘的修行應安住在布施度裡面。再看那個表，布施度開成三個，一、資生施，一攝一，攝一個度；布施度，指財布施。二、無

畏施，二攝二，攝二個度：持戒度、忍辱度。三、法施，三攝三，法布施攝三個度：精進度、禪定度、般若度。

三輪體空

六度法門，度度輪轉不息，曰輪。各各如夢如幻，等無實體，曰體空。今舉布施言之：內無能施之我，外無受施之人，中無所施之物，故曰三輪體空也。

再看《參考資料》，行六度，要三輪體空，為何叫輪呢？「六度法門，度度輪轉不息，曰輪。」不是今天行六度，明天不行六度，要天天行，像車輪不休息地轉。「各各如夢如幻，等無實體，曰體空。」三輪體空，如夢如幻，沒有本體、沒有自性，叫體空。「今舉布施言之：「現在拿布施講三輪體空，「內無能施之我」，在內沒有能布施的我，我相空。「外無受施之人」，在外沒有所布施的人，人相空。「中無所施之物」，中間沒

有布施的物品。「故曰三輪體空也」，三輪體空，就不會著相了。

為什麼行布施不要住相呢？因為行布施不住相，才是成佛的正因。行布施一住相，成有為有漏法，變成三界以內的福德，不是成佛的功德。你行布施，雖然有好的果報，報在人天，來生來世轉大富大貴的人，你布施多，來生來世生到天上享天福，你把人天福報享盡，就漏失了。漏是漏失、漏落，好像煮湯的鍋破一個洞，把你煮的一鍋湯漏失了；好像屋頂漏水，水漏到屋子裡面。所以報在人天，第二生好，轉人享受人的福報；生到天上，享天上的福報，把天福享盡，你的福報失掉了，一定要墮落，第三生一定受苦。

《永嘉禪師證道歌》有段歌詞：「布施持戒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你布施、持戒住了相，雖然生天上享天福，猶如仰著臉向虛空射箭，一箭射上去，勢力盡了，一定要落下來，

你福報享完了，來生決定受苦。所以布施不能住相，才是成佛的正因，你一住相，只能第二生享人天福報，第三生招來不如意，一定受苦。

修大乘的行門，行布施不容易，因為眾生都慳貪成性，勸他行布施很困難，行布施接受了，再進一步勸他不要住相。布施儘管布施，天天布施，年年布施；今生布施，來生布施，不要住相。再進一步，連不要住相的心念，也不可以住。布施不住相注意到了，心裡存不住相的念頭，還是有所住。若有一些些，便有一些些，一些些就是一點點，心裡存了一點點不住相的念，還是妄念，要把它掃得乾乾淨淨，真心才能現前。

**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
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
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

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

「何以故？」為什麼布施不要住相呢？「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不住相，不是落空了嗎？不會落空，不住相布施福德更大，不可思議。「須菩提！於意云何？」須菩提！在你心裡以為如何呢？「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字念否，是問詞，虛空無量無邊，東方的虛空，可不可以思量，有多寬、多長呢？「不也，世尊！」須菩提答：東方虛空，不可以思量！「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再說南方、西方、北方。四維，就是四個角：東南、西南、東北、西北，還有上方、下方，這十方的虛空可以思量否？「不也，世尊！」統統不可以思量，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菩薩要是行布施不住相，他所得的福德，像十方虛空那樣不可思量。

初發心行布施的人，聽佛說布施不要住相，怕落了空，得不到福報。這一段經文，佛開示給我們聽，不住相布施，任運自然得無量的福報。

有一種人學《金剛經》不得其要義，學了空空洞洞的理，第四分開導你可以得到無量的福報，哪裡空空洞洞呢？滿益大師為呵斥這種人，著《金剛經破空論》，闡明《金剛經》講空，是叫你不要住相，不是叫你不行布施。這裡不是說得清清楚楚，叫你行布施不住相，能得到無量的福報，哪裡落於空呢？《金剛經》第四分教我們修行的方法，菩薩修萬種行門，萬種行門合起來是六度，六度合起來就是布施。告訴我們妙行無住，行布施不要住相。所以第三分開示我們發大願，普度一切眾生成佛，要離相；第四分開示我們起大行，行布施，不要住相。

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第四分最後一段是總結勸導。「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教，就是如來的言教，佛說的法。須菩提你問：如何安住真心？如我所教導的，就安住你的真心。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金剛經》第三分發大願，度一切眾生成佛，要離相度生。第四分起大行，度眾主要行布施，就是行六度，行六度廣開萬行，六度萬行都要修，但是要無住行施。第五分證大果，就是證得法身，自己成了佛，一切眾生都成了佛。

前面講過，如來有法身、報身、應身。應身，是示現在印度國的釋迦

世尊，丈六金身、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也叫應化身。法身，是實相理體，實相沒有相，無相之體，所以不可見，唯證相應。報身，是修了無量阿僧祇劫的功德，應該得的酬報。報身是證得了法身，從法身真實的智慧之體生出來的，只有地上菩薩看得見。應化身，是應機變化出來，由法身的理體、報身的智體，理智不二的妙體生出來的，這是大心凡夫及二乘人看見的，所以如來三個身，實際還是一個身。

學了大乘佛法，知道空一切相的道理，眾生相容易空，二乘的相也容易空，可是佛相、法相不容易空。因為我們要尊重佛寶、法寶，沒有佛說法，我們怎麼能明白佛理？沒有法寶，我們怎麼能得到佛理的利益？所以最難空的相，就是佛相、法相。但是佛相、法相也是相，也應該空掉，這裡就叫我們先空佛相。要先知道，沒有登地以前的菩薩，見的是應化身。登地以上的菩薩，見的是報身。須菩提自從跟佛出家，天天見應化身的佛。

相，現在到了般若法會上，還沒有登地，見的還是應化身的佛相，至少見了四十年，每天見佛聞法，對於佛相已經執著得很厲害！前面講到般若的道理，要離相度生，要無住行施，就是度眾生要離眾生相，行布施要離布施相。這個道理不是聽明白就算，一定要從心裡真實悟得。

這個時候佛就當面考驗，「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叫一聲當機者，在你的心裡以為怎樣？「可以身相見如來不？」身，是應化身如來的丈六金身，相，是應化身如來的三十二相。見如來，這裡如來，是指法身如來。你可不可以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見到法身如來呢？

為什麼要當面考驗呢？因為悟要真正在心裡悟到，光嘴裡說明白不行，恐怕他「說時似悟，對境還迷」，說的時候好像開悟，對著境界還是迷惑。釋迦佛是應身佛，天天對著他，見了四十年，你可不可以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見到法身如來呢？怎麼用佛身當面考驗呢？因為前面離相度

生，把所有的一切眾生都度成佛，你不住相。那我這一尊佛，你怎麼能住相呢？須菩提證得阿羅漢，在阿羅漢中解空第一，他聽《金剛經》是真正開悟，回答：「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不可以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見到法身如來。

「何以故？」須菩提自己徵問，自己解釋，我怎麼說這話呢？「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如來所說法身的身相，不是現在應化身的身相。應化身的身相，丈六金身、三十二相，是虛妄不實的，所以如來所說的法身實相，是無相的身相，不是現在丈六金身、三十二相的應化身相。

佛法不說眾生不能瞭解，講經說法說的是教，悟是悟在心裡。你最初聽不懂，現在聽懂，好像開悟了，乃至你學會講《金剛經》，講得很好，大家都歡喜聽。你講經的時候，只是好像開悟，並沒有真實開悟，面對不得境界，你面對順境現前，照樣起貪欲心；你面對逆境現前，照樣起瞋恨

心，因為你說得好像開悟，實際不是真功夫，面對境界還是迷惑生煩惱。

現在講經的人少，每次講經我都勸聽眾，要學講經報佛恩，《大智論》有一首偈頌：「假使頂戴剎塵劫，身為床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假使頂戴剎塵劫，假使我要報佛恩，把佛像戴在我的頭上。剎塵劫，剎是一個世界，世界碎成微塵，一微塵算一個大劫，頂戴這麼長遠的時間。身為床座徧三千，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床座，徧三千大千世界，我要給佛當座位，坐在我身上。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澤。你不說法度眾生，報不了佛恩。因為佛出世為度眾生，你不去說法度眾生，把佛像戴在頭上剎塵劫，把自己的身體變成佛的床座，讓佛坐在你身上，也報不了佛恩！

所以你要報佛恩，要趕快學講經說法。在大陸上比丘多，用不著比丘尼說法，也用不著居士說法。在臺灣比丘很少，沒有人講經說法，眾生怎

麼能得到佛法利益呢？但是臺灣比丘尼很多，居士也很多，你們要發心去弘法。尤其男居士、女居士，在學校裡當老師，都可以講課，怎麼不能講佛經呢？發心學，學了去講經說法，才能報佛恩。最好能開悟，再講經說法，所以你一定要求真實解悟，我們講經說法叫別人開悟，自己不用真功夫，沒有開悟怎麼行呢？但是現在我們沒有開悟，要抱著慚愧心：「我講經是跟大家結緣，拿佛法來供養大家。」不能學會了兩句，可以講經，就覺得自己了不得。比丘尼在四眾弟子中，應該排在比丘後面，現在學會說法，以為超過比丘。居士應該站在比丘、比丘尼後面，學會講經說法，就瞧不起出家人，講經說法為令眾生斷煩惱，你先增加貢高我慢的煩惱，不是顛倒嗎？自己講得好，大家都愛聽，把自己騙到，以為自己開悟了，面對境界，你還是迷惑。有佛在，佛來考驗；沒有佛在，要考驗自己。怎樣考驗呢？人家對你說幾句好聽的話：「某人會講經，講得真好，大家都愛

聽，他的智慧無量，辯才也無量！」你聽了很舒服、很歡喜，這是順境現前。反之，有人批評：「他講經有什麼了不得，不過隨便說說，自己一點真功夫也沒有！」你聽見心裡起煩惱，瞋恨心生起來，這是逆境現前。說你講得好，是兩句空話；說你講得不好，也是兩句空話。兩句空話都受不了，你就是在迷，哪裡是開悟呢？應該大生慚愧。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佛告須菩提」，如來考驗，知道須菩提真實開悟了，再叫一聲須菩提，推廣一步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三界以內的染污法相，三界以外的清淨法相，都是虛妄不實的。不但應化身佛的相是虛妄的，連報身佛的相也是虛妄的，還有什麼相不是虛妄呢？報身佛是地上菩薩見到的，要是真實的相不會變化，但是初地菩薩見到的報身佛相，跟二地菩薩見到

的不一樣；二地菩薩見到的報身佛相，跟三地菩薩見到的不一樣；乃至於十地菩薩見到的報身佛相，跟等覺菩薩見的也不一樣。應化身佛，是應凡夫二乘的機現的相；報身佛，是應地上菩薩的機現的相，都是虛妄之相。

佛法難學就在這裡，沒有信佛，叫你信佛，現在應化身釋迦佛涅槃了，要信佛像。無論是木刻、泥塑、畫的佛像，你都要恭敬禮拜，要真實信仰，就得著相。這是度你入佛門，最初叫你著佛的相，因為你不著佛的相，著眾生的相，就要生煩惱，順乎你妄想心的眾生，你起貪欲心；不順乎你妄想心的眾生，你就動瞋恨心。不應當貪而貪，不應當瞋而瞋，你動愚癡心，天天對眾生著相，天天動貪瞋癡的煩惱。所以你先去著佛的相，不要執著眾生相，再進一步，你要真實用功，才能見應化身佛，再精進用功，才能見到報身佛，所以對著三乘聖人說法，要見應化身佛的相、見報身佛的相。給你說到最高的大乘佛法，佛的相只是假相，不但應化身佛相是虛妄的，

報身佛相也是虛妄的。

佛教道理高深，不但超過所有中國的外道，也超過當時印度九十五種外道。哪一種外道都要著相，尤其對於教主的相，執著得厲害，你說它教主的相是虛妄的，它承認嗎？它不承認教主的相是虛妄的。只有佛教才有這樣高深的道理，我們的教主釋迦佛告訴我們：我的相是虛妄不實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若見諸相非相」，不但眾生相非相，當體即空；連佛的相也是非相，當體即空。不但應化身佛的相非相，連報身佛的相也是非相，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個時候你見到法身如來了。要用功用到這裡，沒有「即見如來」的功夫，你只用功到「諸相非相」，會走錯路，墮無為坑，起斷滅見。你認為一切有相、有為之法，都是虛妄，你要學無為之法，認

為一切法皆空，落到空的地方，再也不修了，一下子掉到死水坑裡。墮無為坑不要緊，還起斷滅見：「唉呀！哪裡有佛，應化身是虛妄的，報身也是虛妄的，《金剛經》說得明明白白，哪有佛呢？」那麼你學佛法撥無因果，起斷滅邪見，要招殃禍。所以你一定要會悟，悟到非有非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叫你不可以著有。「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是叫你不可以著空。不可以著有，不可以著空，這時才能見到中道第一義諦，才能見到法身如來。

佛教裡講空不容易懂，尤其《金剛經》上講的空，既不是虛空的空，虛空的空是冥頑不靈的空。也不是沒有了的空，沒有了的空是斷滅空，這個東西沒有了，叫空了，沒有了怎麼能成佛呢？《金剛經》上所講的空叫真空，真空不空，才能見到法身如來，所以真空不空，即是妙有。見了法身如來，不是凡夫執著的有，凡夫執著的有，是虛妄之有，法身如來的有

叫妙有，不可思議的有，所以妙有不有，即是真空。

「即見如來」的如來，指法身如來，法身無相，沒有染污法的相，也沒有清淨法的相。不但沒有六道凡夫、三乘聖人、應化身如來的相，連報身如來的相也沒有。你什麼相都空掉，只存報身如來的相，還是證不到法身如來。這就是你有一點點相就生障礙，一定要空得乾乾淨淨，才叫真空無相，不但沒有九法界眾生的相，連佛的相也沒有，這時候法身如來現前了。

你見到諸相，著有的相，有的相不是法身，法身無相。你著「諸相非相」的非相，非相是空相，著空還是相，不是法身，法身無相，所以必須有的相、空的相，統統空得乾乾淨淨，才能證得法身如來。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大乘佛理說到最高頂點了，我們是博地凡夫，功夫差得太遠了，可以得到利益嗎？可以的。我們天天生煩惱，

不是貪煩惱，就是瞋煩惱，都是對著凡夫境界生的。對著佛境不可以執著，對著凡夫境界，你執著它作什麼呢？這樣迴光返照自己，我為什麼要去動念頭、生煩惱呢？都是對一些凡夫生煩惱，凡夫哪有真實的？你的煩惱當時就歇落下去，不是得到《金剛經》的利益了嗎？

第五分講完，接著講第六分，「正信希有分第六」，正信，就是生清淨的信心。通理大師把《金剛經》的正宗分，分四大科：信、解、修、證，從第二分到第八分，都是講生信心，生淨信之心。昭明太子分的科叫正信，經文是淨信，我前面說過，四大科的科文都有明文證明，現在經文上顯出來要生信心。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

信不？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頗有，是輕微的疑惑，不是疑惑很重。如是，是指著前文：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言說章句」，世尊現在說的是言說，將來結集成經典是章句。

「生實信不？」能生真實的信心嗎？須菩提尊者解空第一，他以前只解到空，今天才聽到真空不空。「若見諸相非相」是真空，「即見如來」是不空。須菩提尊者今天聽到這個道理太好，於是生起真實的信心，然而他替擔心眾生聽得懂這個道理嗎？能不能生起真實的信心呢？

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

「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佛告訴須菩提：你不要這樣說，不需要

擔心眾生聽了不瞭解。「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不要說現在的眾生聽到我的言說章句，可以生真實的信心，就是我涅槃以後，到法運最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的人，對於這言說章句，還是能生真實的信心。

「如來滅後」，如來是應化身，他度見佛得度的眾生，應化身屬於生滅身，有生有滅，淨飯王的夫人摩耶夫人，把釋迦世尊生出來，這個世界就有了佛，叫生。生出來以後出家，三十歲成道，說法四十九年，八十歲入涅槃。入涅槃在凡夫看來是滅了，這個世界沒有佛了。佛為什麼要出世呢？眾生見佛的善根成熟，見佛說法就得度。佛怎麼不常住世間呢？他住世間是為度化眾生，等到見佛得度的眾人都度了，未得度的眾生善根不夠，佛再住世無益，就入涅槃了。初學佛法的人，看見世界上的眾生苦苦惱惱，只有佛才能來度，不瞭解佛大慈大悲，為什麼要入涅槃呢？不曉得

佛出世，其實沒有出世；佛入涅槃，其實沒有涅槃，都是示現的虛妄之相，等於水清月現，水渾月無。水清了，月亮現出來；水渾了，月亮隱沒了，實際天上的月沒有動，法身根本沒有動。應身，是應眾生根機，有生有滅，眾生的根機不夠，不能見佛得度，佛就入滅了。

「後五百歲」，其他的註解都解釋為第五個五百歲，二千五百年，這個解釋不對，因為根據中國佛教歷史記載，釋迦世尊涅槃已經三千年以上，這五個五百年，二千五百年都過去了，如果這樣解釋，我們見《金剛經》不能得利益了。那麼應該怎麼解釋呢？佛的法運：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一共一萬二千年。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過去了，末法一萬年，按中國佛教歷史，才過了一千年多一點，還有九千年的法運。所以後五百歲，是指法運一萬二千年的最後五百年，學《金剛經》還是能得利益。

「有持戒修福者」，這一句話要特別注意，為什麼不持戒修福，於此章句（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不能生起真實信心呢？因為持戒能防非止惡，修福能生善攝慧，才能對於般若深理，生起真實信心。

「持戒能防非止惡」，一定要持戒清淨，把一切惡法都止住，才能修定。要能得到定功，才能生起智慧。你天天為非作惡，坐都坐不住，怎麼定下來？沒有得到定功，怎麼能生起智慧呢？

「修福能生善攝慧」，怎麼修福呢？上供三寶，下救眾生。修福能生一切善法，上供三寶是善法，下救眾生也是善法，一切善法都能引生出來。善法能攝智慧，就是福能攝慧，要生出來般若智慧，你得修福，沒有福報，智慧生不出來。

有些學《金剛經》的人，懂得一點空理，不肯持戒，不肯修福，看見持戒修福的人，批評人家著相，他自己反而著些惡法的相。因為不持戒，

就不能防非止惡，於是要殺生，吃眾生肉。問他：你是佛弟子，怎麼殺生吃肉呢？他說：「我這是不著相。」他淫欲心熾盛，犯邪淫，問他：你是佛弟子，怎麼邪淫？他說：「我這是不著相。」他反而以殺生、吃肉、邪淫為不著相，天天作惡，怎麼能得到般若智慧呢？他認為瞭解《金剛經》的空理，其實這叫惡取空，起了惡見，為非作惡，認為沒有因果報應。

《永嘉禪師證道歌》說：「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豁達空，認為不要著相，什麼事都敢做，他不在乎。撥因果，什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切皆空嘛！他把因果撥掉了。莽莽蕩蕩，變成莽蕩漢、冒失鬼，什麼事他都敢做。招殃禍，惡一定有惡報，他要招殃禍。

學《金剛經》，學了空空洞洞的空，你懂得《金剛經》了嗎？若見諸相非相，這是空。即見如來，就不空了。「持戒修福」四個字你看懂了嗎？這是空嗎？你不從持戒修福的有法著手，還證不到真空呢！所以到後五百

歲，有持戒修福的人，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真實之理。

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

釋迦世尊解釋，到了末法時代，怎麼會有眾生持戒修福呢？怎麼會有眾生相信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呢？「當知是人」，這個人善根深厚，「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他不是在一尊佛、二尊佛、三、四、五尊佛面前種的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已經過去親近過無量諸佛，供養過無量諸佛，在無量諸佛面前，種下深厚的善根。

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

要曾於無量諸佛面前種諸善根，我們哪有這麼大的善根呢？釋迦世尊恐怕我們生退心，產生疑惑，接著告訴我們，「聞是章句」，聽見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一段經文。「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一念，是很短的時間，生起清淨的信心，不執著有，也不執著空，如來的心，就知道你這個眾生；如來的眼，就見到你這個眾生，一念就跟如來相應。

「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如來悉知，你能得如是無量的福德；如來悉見，你能得如是無量的福德，得像前面善根深厚，親近過無量諸佛，在無量諸佛面前種善根那樣的福德，你都得到。

前面第五分，「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須菩提尊者聽懂，而且悟到了，但是他擔心眾生聽不懂這樣高深的道理，所以問佛：「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當下就制止他：你莫作是說！不要說

跟佛同時出世的眾生善根深厚，聽了我的言說會瞭解，就是如來滅度以後，有眾生聽到這章句，還是能生信心。不要說是正法時代、像法時代，就是到了末法時代最後五百歲，只要這一個人能夠持戒修福，對於這章句，還是能生清淨的信心，當知這個人善根深厚，一定在無量諸佛面前種過善根。這麼一說，恐怕初發心的人退了心，所以世尊大慈大悲接著說：你只要對《金剛經》所講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的道理能夠生起一念淨信之心，就得到跟前面親近過無量諸佛，善根深厚的眾生，得到的福德完全一樣。

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何以故？」世尊自己徵問，自己解釋，這個眾生一念之間，生了淨

信之心，為什麼能得到這麼多的福德呢？

下面佛就解釋：這一念淨信之心，要注意淨字，淨是清清淨淨，沒有我執四相。「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我執空了。「無法相」，法執他也空了。「亦無非法相」，非法相，就是二空：我空、法空，叫空空，也叫俱空，連空執他也空掉了，這就是三空及第。這一念淨信之心，他的心裡清清淨淨，沒有我相，沒有法相，也沒有空相。

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

下面佛再接著解釋，「何以故？」為什麼要三空：空我、空法、俱空呢？「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因為前面第三分說：「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在般若

法會上有我執四相，你就不叫菩薩了。因為你一取著，就有我執四相現前。二乘聖人阿羅漢，我相空了，法相還不空，所以不叫菩薩。「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菩薩高過二乘聖人，不但空我執四相，還要空法執四相，一定要把法執空掉，因為法執不空掉，你取著法相，就有我等四相。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

「何以故？」我們學大乘佛法，要求證我空、法空。我空了，法也空了，這個功夫就夠高深，為什麼二空之相，還要把它空掉呢？「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非法相，是二空之相：我空、法空的相，你要是取著空執，還是有我、人、眾生、壽者四個相。這就是還存那麼一

點點，就有一點點，你心裡頭就不清淨，心裡頭存個我空、法空，還不是個相嗎？「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之故，不應取著法，不應取著空。

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以是義故」，因這個道理之故，就是我要空，法要空，空也要空。「如來常說」，以前我如來常常說：「汝等比丘」，比丘，是四眾弟子的首眾，包括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都是聽大乘法四眾弟子，以比丘為代表。「知我說法，如筏喻者。」你們聽我說法，不要起執著，我說的法像過河的船筏一樣，這樣的法你何必起執著呢？

筏是用許多大竹竿連接起來，可以過河，不一定用竹竿做的筏，指舟

船之類，小的叫舟，大的叫船，總而言之，就是渡河的工具。「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要過河需要用筏，沒有過河的工具，不能過去，你已經登到岸上，還背著船走嗎？沒有斷煩惱，需要如來的法；等斷了煩惱，渡過煩惱流，登到彼岸，還要法作什麼呢？等於治病，有病才需要吃藥，現在病好了還吃藥，不是因藥增病嗎？所以法是治煩惱的，煩惱斷掉了，你起法執，又生法執的病。你應該瞭解，如來說的法，都像過河的船筏一樣，登了岸就不要用了。換句話說，法可以斷煩惱，等於船筏過河，但是登了岸，不要船筏了。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心印疏》《新眼疏》都把「非法」解釋成世間法，佛法尚且應該捨，何況世間法呢？這樣雖然比較好解釋，但是跟前面經文不大順。我每次講《金剛經》都是依著《心印疏》與《新眼疏》講，心裡有點不安，前文是：「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非法，是

二空，因為你取著法，就起我等四相；因為你取著非法，還是起我等四相。這二句我想了很多年，想出來一種解釋，能跟前面經文配合起來，給大家做參考。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非法，還是指二空。法有侵斷煩惱的功能，尚且應該捨，二空沒有侵斷煩惱的功能，你何必執著二空的非法呢？所以二空的非法，還是要空掉。

前面說過，你一執著空相，還是起我等四相，出了偏差！二乘人不發菩提心，因為他沈空滯寂，沈沒到空寂的境界當中，有退失菩提心的損失。你發過菩提心，沈到二空的境界，不去度眾生，退失你的菩提心，所以非法的空相，還是要把它空掉，空得乾乾淨淨。

第六分後面這一大段，解釋要空我、空法、空空，就是解釋淨信的淨字，清淨的信心，就是三空的信心。不要忘記了，信的是：若見諸相非相，

即見如來！若見諸相非相，不著有；即見如來，不著空，不落空有二邊，就是中道，這樣才能親證法身如來，一念清淨之心，就是這樣清淨的。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

這還是解釋淨信之心，要是說一切都空，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世尊證得菩提果才成佛，得了菩提果，不是有菩提果法嗎？如來成了佛就說法，說法四十九年，說到《金剛經》已經四十二年了，沒有說法嗎？佛當面考驗須菩提，看他的心是不是淨信之心？也是考驗我們的心，是不是淨信之心？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菩提！在你的心裡以為如何？「如來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沒有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如來有所說法耶？」我天天給你們說法，你說如來有沒有說法呢？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須菩提言」，須菩提答覆世尊，「如我解（トセ）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解是解悟，如我須菩提解悟如來所說的義理，沒有一定的法，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沒有一定的法，如來可說。

前面第五分，佛問：「可以身相見如來不？」可不可以應化身佛的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見到法身如來呢？「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須菩提回答：世尊！不可以應化身佛的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見到

法身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因為如來所說的身相，是法身實相，不是應化身佛的身相，應化身佛的丈六金身、三十二相，是虛妄不實的，應化身佛的身相空了。釋迦佛再進一步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但應化身佛的相是虛妄的，連報身佛的相也是空的，應化身佛是應凡夫、二乘之機示現，報身佛是應地上菩薩之機示現，都是虛妄不實的。「若見諸相非相」，應化身佛的相，報身佛的相，一切相都空了。「即見如來」，你用觀照般若的智慧觀空了之後，真空不空，就親證法身如來了。淺之見，曰悟；深之見，曰證。見，不是眼睛看見，是你悟到、證到法身。到了第六分，佛說：「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就是無我執，無法執，亦無空執。

這裡再考驗須菩提，我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才成佛，你說我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呢？我說法說了幾十年，你說我有沒有法可說

呢？這就是再考驗一下有佛相、法相沒有？須菩提是真正解悟到佛相、法相，非空非有，他答覆得真妙！他不說有菩提可得，有法可說，那落到有那一邊；他也不說無菩提可得，無法可說，那落到空那一邊。他不落空有二邊，他自己解釋解悟的道理：沒有定法，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沒有定法，如來可說。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國話叫無上正等正覺，對著菩薩有上之覺，佛得的菩提叫無上。對著二乘人的不等，佛得的菩提叫正等。對著凡夫的不覺，外道的邪覺，佛得的菩提叫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對著九法界的眾生，才取個最高的名稱，實際是對付的假名言相。把九法界眾生的相都空了，你對什麼人說無上正等正覺呢？菩薩的相空了，沒有有上的菩薩，你對誰說無上呢？二乘的相空，沒有不等了，你對誰說正等呢？沒有凡夫外道，你對誰說正覺呢？所以真理是絕對的，對待的都是假名言

相，沒有定法，取名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講佛果是假名言相，一切法都是假名言相，學佛第一步，先空我，一切人相都空了，我的名字還能存在嗎？比如你們大家來聽講經，說我道源跟你們講經，說我是對著你們大家說的。等到大家都散了，我在講堂上還說長說短，不是精神病嗎？這就是如來得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假名言相，沒有定法可說。如來說法，是應機說法，對著小根機的眾生，就說小乘法；對著大根機的眾生，就說大乘法，跟名醫開藥方一樣，你是什麼病，應你的病施藥，名醫哪有一定的藥方呢？要是有一定的藥方，就不是名醫。如來說法，是應機說法，哪有一定的法可說呢？

**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何以故？」為何沒有一定的法，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一定的法，如來可說呢？「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取，是取著，因為如來所說的法，皆不可以取著。為什麼不可以取著？「不可說，非法、非非法。」非法，不是有法；非非法，不是空法。不能說如來說的法，是有那一邊的法；也不可說如來說的法，是空那一邊的法，要離開空有兩邊，才是中道第一義諦。

「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這一句經文翻譯得不太顯明，要注意聽解釋。十住、十行、十迴向，稱為三賢位菩薩。登地以後有十個地，叫做十聖地菩薩。一切賢聖，就是三賢十聖，包括一切諸大菩薩。無為法，是實相般若，也就是人人本具的自性清淨心。實相般若的理體本來具有，不是修行造作成的。要是沒有實相般若，你天天修行用功，修出來實相般若，那是有所作為，變成有為法。實相般若、自性清

淨心本來具有，無所作為，不是有所作為，才有實相般若、自性清淨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領悟到：如來所說的法，不可取著，不可說是有有的法，不可說是空的法。恐怕眾生懷疑如來所說的法，沒有妙用，須菩提尊者就這個疑惑再加以解釋：「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一切菩薩都是依著無為法修行，才證得三賢十聖的差別果位。差別果位，雖然有淺有深，是他明白不執著有，不執著空，中道的義理才證得。他一起執著，證不到三賢位，也證不到十聖位。

《金剛經》講三空之理，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只怕空不乾淨。但是你不要聽偏差了，佛涅槃以後，我們現在要供佛像，用木材雕刻佛像，或彩繪佛像，要燒香、供養、禮拜，不是著了佛的相？我們天天念經、研究經、聽經，不是著了法的相？如照上面所說，不應該著佛的相，不要拜佛，不要供佛，也不要聽經了。這樣你聽偏差了，害到自己，拜佛的像，

供佛的像，就怕你不用功拜，你要是真正拜出功夫來，才能空凡夫的相。

現在最害人的莫過於電視機，家家都有電視機，這就把魔送到家裡來了。本來你不看，送到家裡你不看嗎？本來你不聽，送到家裡你不聽嗎？不過問做不到了。可是你要是拜佛拜出功夫來，家裡的人都看電視，你看，因為你知道拜佛的好處，能對治煩惱。

可是你聽了《金剛經》，覺得不對了！面對的活佛是假的，不可以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見到應身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連報身佛也是空的。木材雕的、彩繪的佛像，更是假中之假，還拜它作什麼？這樣想你就大錯特錯！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你沒有懂這一句經，能夠在假相之中，知道它假，這就見到諸相非相。見到諸相非相，不一定要把諸相駁掉，才能見到如來。若見諸相非相，正是法身顯現的時候，法身在哪裡？有個地

方就不是法身，法身沒有個地方。你看《楞嚴經》，在內不對，在外不對，在中間不對，在哪裡都不對。法身遍一切處，法身在一切法上，遍不到你木材雕的佛像嗎？遍不到你彩繪的佛像嗎？你懂得《金剛經》的道理，若見諸相非相，這個時候即見如來，你正在拜木材雕的佛像、彩繪的佛像時，就見到法身如來了。

法身如來，就是我們的自性清淨心，那是無為法，無所作為，本來具有，不是修行造作出來的。但是你聽偏差了：「唉呀！我不要修了，修來修去也得不到無為法，那是有所作為嘛！」你聽錯了，人人本具有實相般若，個個不無法身理體，我們與佛無二無別，怎麼不現前呢？「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因為被妄想執著障蔽住了。要把妄想執著去掉得乾乾淨淨，法身才能顯現，實相般若才能現前。怎樣能把妄想執著去掉呢？修行用功。修行用功不是修法身，不是修實相般若，那是無為法。修行用功

是斷煩惱，斷妄想執著，不修行用功，你是大凡夫，不是大如來啊！

從第二分到第八分，是略明降住生信分，第三分說度一切眾生成佛，要離相度生；第四分說行布施，不要住相，要無住行施。實際到第七分就把信心成就了，下面第八分是較量持經的福德。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這一段是要較量持經的福德，先說這一個人著相布施七寶的福德。先消文，什麼叫三千大千世界？這是一尊佛教化的區域，三千大千世界的組織，是先從一個小世界作單位，中間一座須彌山為中心點，有一個太陽、

月亮，四方面有四大部洲，合起來叫小世界。以小世界作單位，一個小世界、二個小世界……數到一千個小世界，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作單位，一個小千世界、二個小千世界……數到一千個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作單位，一個中千世界、二個中千世界……數到一千個中千世界，叫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不是指三千個大千世界，而是指一個大千世界，因為這個大千世界，是成自小千、中千、大千，經過三個千，合起來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是假設之詞，並不是事實有這件事，只是作個比方。假若有一個人，把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拿來布施。七寶，《阿彌陀經》上有明文：「金、銀、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瑪瑙」，七寶是世間的寶物。世尊問須菩提：「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這個人得的福德，算不算多呢？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說，這個人得到的福德真是太多了。「何以故？」我為什麼說他得的福德多呢？「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我說他得的福德多，是我聽如來說的福德，是福德之相，不是福德的本性，福德的本性是無相之法，不可以說多，不可以說少。在福德之相上，既然有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又有七寶的相，一定是講事相，所以如來說福德甚多，我跟著如來說福德甚多。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若復有人」，這句上面應該有「佛言」二字，翻譯的人把它省略了。

「佛言：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

這是較量持經、說經的功德，超過七寶布施的功德。

先解釋四句偈，《金剛經》只有兩個四句偈，一個是二十六分：「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另一個是三十二分：「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究竟是哪個四句偈？《金剛經》的註解很多，彼此辯論了很多道理，有人說這兩個四句偈都不對，而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些人都不懂得偈的意思。偈是印度的梵文翻譯過來的，梵文三十二個字是一個偈，不是像中國的詩，固定幾個字一句。比方唐朝第三次翻譯的《華嚴經》有十萬五千偈，裡面長行文多得很，偈頌也有，比較少。你聽了又咬文嚼字地算，到底是《金剛經》上哪三十二個字呢？這都是不懂得經的道理，其實四句偈，是指一小段經文。

再講「受持」二字，領納於心叫受，憶念不忘叫持。受是受其文，持

是持其義，把《金剛經》的經文讀熟，領納在心裡叫受。把裡面含的義理，常常記在心裡，不會忘記叫持。受持什麼義理呢？簡單地說，就是第三分的離相度生，第四分的無住行施，第五分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再廣說到第七分為止，這些義理你領納於心，憶念不忘，就是受持《金剛經》的義理。

「若復有人」，假若另外一個人，「於此經中」，於此《金剛經》中，「受持」，受持其義理。能受持全卷《金剛經》，福德最大。「乃至四句偈等」，乃至自己受持一小段經文的義理，這是自利。「為他人說」，這是利他，能為他人說全卷《金剛經》，功德更大，乃至說一小段經文，福德也很大。「其福勝彼」，所得的福德，勝過以充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作布施的福德。

「何以故？」這個人的福德，為何勝過七寶布施的福德？「須菩提！

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因為《金剛經》裡面能出一切諸佛，乃至於諸佛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都是從《金剛經》生出來的。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前面講不要著佛的相、法的相，怎麼又說：「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這不是著相了嗎？要知道，叫你離相，是即相離相，不是叫你落到斷滅。「所謂佛法者」，如來所說的佛法，「即非佛法」，當體就空，如來沒有著佛的相、法的相，你不要著佛的相、法的相就對了。

學《金剛經》不會學，學了空空洞洞的空，你看！講了一個禮拜，什麼時候講空空洞洞的空呢？講的是真空，真空不空，即是妙有。《金剛經》

能生出佛、法，哪裡落到空空洞洞的空呢？第四分無住行施，你能得到無量的福德，像十方虛空那樣無量，哪裡落到空呢？你受持《金剛經》，得到無量的福德，超過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的福德，哪裡落到空呢？

在經文上還要注意，「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只說二諦，下面經文「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是說三諦，《參考資料》上有講二諦的道理，說明如下：

二諦

「二諦」者，真諦、俗諦也。俗諦者，迷情所見世間之事相也。是順凡俗迷情之法，故曰俗。其為凡俗事相之道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真諦者，聖智所見真實之理性也。是離虛妄，故曰真。其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也。

「『二諦』者，真諦、俗諦也。」先講什麼叫俗諦？「俗諦者，迷情

所見世間之事相也。是順凡俗迷情之法，故曰俗。」我們凡夫的情識，所見到的一切差別事相，都叫做俗。「其為凡俗事相之道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諦字怎麼講？決定不動的道理，叫做諦。在世間法上這個道理決定不動，叫做俗諦。「真諦者，聖智所見真實之理性也。」真實的理性，我們凡夫見不到，是聖人的智慧見到的。「是離虛妄，故曰真。其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也。」我們凡夫見到的，都是世俗的差別事相，是虛妄的。真實的理性遠離虛妄，不是虛妄就叫做真，真理決定而不動，所以叫做真諦。

再看著經文，「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這是按二諦解釋，說有佛、有法，對凡夫講有差別事相。按理性上講，聖人的智慧所證得的，沒有佛的相，也沒有法的相，所以「即非佛法」。這是《金剛經》開始有經文講二諦，下面經文「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是由二諦的道理，

引申到三諦的道理。

正宗分分四大科，從第二分到第八分是第一大科：「略明降住生信分」，簡略說明降心離相、住心無住的道理，令我們生清淨的信心。須菩提問：「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世尊先答覆降心的方法，再答覆住心的方法。從第九分到十六分是第二大科：「推廣降住開解分」，把降心離相、住心無住的道理推廣開來，令我們開解，還是先講降心的方法，後講住心的方法。降心的方法怎樣降？要離相，你把一切相都離得清清淨淨，你的妄心不就降伏住了？

前面離相，是叫我們發大願，普度一切眾生，皆入無餘涅槃，實無眾生得滅度者，要離度眾生的相，叫離相度生。把它推廣開來講，證了聖人的果位，小乘有四個果位，也要離相。佛問須菩提，你們證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有沒有住相呢？須菩提是四果阿羅漢，他是過來人，他答覆

沒有住相就對了，就和佛講度眾生要離相一樣，那就是降伏妄想心的方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小乘有聲聞、緣覺，這是講聲聞有四個果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果叫須陀洹，翻成中國話叫預流，《金剛經》翻譯為入流，預，就是入，流，是流類，他最初預入聖人的流類，所以取名叫入流。意思是他從今天起證得初果，已經預入聖人的流類，不是凡夫了。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世尊問須菩提：初果聖人證得初果的時候，他心裡有動：「我今天證得初果了！」

這個念頭嗎？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須菩提回答：初果聖人證了初果，他不會動這個念頭。「何以故？」為什麼他不動念頭呢？「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因為須陀洹雖然名字叫入流，可是無所入，他斷了見惑，不入六塵法。三界以內的煩惱有見惑、思惑，見惑是迷理之惑，詳細的解釋有八十八使，你們去看《佛學大辭典》。《金剛經》是講大乘法，初果聖人斷見惑，親自證得我空之理，他六根不去攀緣六塵。外面的境界不出六塵之境：色、聲、香、味、觸、法，因為他證得我空之理，不起分別心，不入六塵的境界，才叫須陀洹，所以他一定不會動：我今天證得初果的念頭。

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這些名相，佛在講阿含經的時候，都詳細講過，在般若法會上都是四果阿羅漢，用不著解釋這些名相，也不是講小乘

家的功夫，這是講四果離相，是叫須菩提引證前面第三分，說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要離相，須菩提你不是叫我給你講，降伏妄想心的方法嗎？你發心去度眾生成佛，不要住相，妄心就降伏住了。怎麼離相呢？你是證到四果的人，把你用過的功夫講出來，使大家瞭解，初果不動念，因為他離相，不起妄想心，妄心不降而自降，解釋這個道理。

我們現在用功妄想很多，參禪，或者持咒，或者念佛，越用功妄想越多，很奇怪！不用功還沒有妄想，一用功怎麼這麼多妄想？這是你解釋錯誤，你不用功是天天在打妄想，只是你不知道。現在你用功，才知道是妄想。過去你房間裡沒有光明，桌子、地上都是垃圾，你沒看見。開了電燈，才發現房間裡很多垃圾，不是開了燈，垃圾才多，是本來就多，以前沒有看見而已。用功才覺照到妄想多，比方念佛，一念佛妄想就來，自己很生氣，那是妄想上加妄想，不是降伏妄想的方法，怎麼對治妄想呢？不理它。

打了妄想你不要理它，只管念你的佛，念久了，妄想就少了。再念下去，妄想沒有了。你越理它，妄想越多，所以妄想起了不理它，就是《金剛經》說的離相。妄想是妄念，你把妄念遠離開，不就沒有妄想了嗎？

這就是前面告訴我們降心離相的方法，你度一切眾生成佛要離相，還有什麼妄想離不開呢？這裡說證了初果的聖人都不住相，還有什麼相可以住？我們凡夫打妄想，離不開貪、瞋、癡，離不開財、色、名、食、睡，那有什麼價值？你把它放下，不理它就歇下去了。《楞嚴經》有兩句話：「狂心頓歇，歇即菩提。」狂心就是妄想心，你把妄想心放下來，菩提心就現前。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

來，是名斯陀含。

再講二果離相，「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你是證過二果的人，證到二果的人可作這念：「我今天又高一步，證得二果了！」能作這個念嗎？「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他不會動這念頭。「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初果是破了見惑，證到我空之理，但是我執的思惑未破，不能證二果，還要用功，悟了理還要修，修的時候思惑不容易破。見惑是迷理之惑，只要他能領悟道理，三界以內的見惑，一下子破掉。思惑是迷事之惑，事相上儘管明白，要把它破掉可不容易，所以三界分九地，一地分九品思惑，一共八十一品思惑。現在先破欲界的思惑，人是欲界的眾生，八十一品思惑中，欲界的九品最難斷，先把前六品破掉，證了二果，還有後三品思惑未

斷，超不出欲界。惑就是業，叫業繩子，像一根繩子牽著你，你想出去出不去，還得用功修行，要把後三品斷盡，才超出欲界。超出三界，頓超的根機，一下子超出去；不是頓超的根機，一下子出不去，先證到二果，叫做「一來果」。實際叫「一往來」，就是他一往天上，一來人間，把後三品思惑斷掉，就證三果。

證得初果，了脫生死，叫做聖人。我們流轉生死盡未來際，永遠沒完沒了，叫做凡夫。初果只破見惑，思惑還沒有破，叫聖人，因為他的生死有限度了，初果聖人只有七番生死，七番生天上，七番來人間，他一定證二果。二果更殊勝，他只要一往天上，一來人間，受一番生死，後三品思惑斷掉，就超出欲界證三果。初果聖人證得我空之理，就不動念，何況二果呢？他一往天上，一來人間，是隨他欲界後三品的思惑，潤澤一番生死，他並沒有動念頭：「我證得二果，我只有一番生死了。」因為他心裡實在

沒有往來之相，所以斯陀含，才叫二果聖人。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

再講三果離相，「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阿那含，翻成中國話叫不來果，也叫不還果，《金剛經》翻成不來，不來欲界。他把欲界後三品思惑斷掉，就是把欲界的業繩子割斷，沒有業繫縛，他任運自然超出欲界，所以不再回欲界來了。

那麼他證三果的時候，心裡有沒有：「我今天證得三果，我不再來欲界。」這個念頭呢？「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他沒有動這個念頭。「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他不來欲界，是

把欲界的九品思惑斷盡，他並沒有動這個念，阿那含雖然名字叫不來，實際他沒有不來的念頭，所以名字叫阿那含，他證三果，還離三果之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再講四果離相，梵語阿羅漢，翻成中國話有三種意思：殺賊、應供、無生。一、殺賊，他把三界以內的見思煩惱統統斷盡，等於殺盡了煩惱賊。二、應供，他是四果聖人，堪受人天供養。三、無生，他已經超出三界，不受後有，永遠不再來三界受生死。

三果聖人把欲界的思惑斷盡，上面還有色界、無色界分八個地，每一

個地有九品，共有七十二品思惑。但是三果聖人不再來欲界，他住在色界四禪最上面的五層天，叫五不還天，也叫淨居天，他住在那裡斷上二界的煩惱。上二界七十二品思惑，沒有欲界的煩惱深重，很容易斷掉，就證四果。我們現在最初下手用功，煩惱很難降伏，你不要怕，用功久了，煩惱就少了。你用功再久，煩惱就空了，最初最難，越往後面越容易。

初果、二果、三果都叫「果」，四果叫「道」，有什麼不同呢？初果、二果、三果要了脫生死，要證得無生法的道。可是初果、二果、三果還沒有證到究竟處，他用功修行有個階段，要酬達他因位的修行，叫做果，所以叫證到初果、二果、三果。證到四果的時候，把無生道真實證得，所以叫道，不叫果了。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他證得的是無生法，

他超出三界，三界的法都空掉，哪裡還有阿羅漢的法呢？順著解釋，他已經證得無生法，實在沒有阿羅漢的法，所以命名阿羅漢，當然他不動念。再反過來解釋，「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要是這個阿羅漢動個念：「我今天證得阿羅漢！」那這個阿羅漢他沒有證到，因為他有我等四相，還是凡夫，怎麼叫做四果聖人呢？反過來證明，因為他是四果離相，沒有我等四相，我相空了，當然不會生心動念。

這就證明前面說過的：我執四相、法執四相、空執四相，你只要一念，就有四個相，你有這四個相，就是凡夫。為什麼要你空得乾乾淨淨？因為要你轉凡成聖。你不是要降伏妄想心嗎？凡夫的妄想心貪、瞋、癡，貪財、色、名、食、睡，那個太粗氣了。菩薩的妄想心，證得我空，執著我空；證到法空，執著法空。我也空了，法也空了，起俱空的執著，還不

是妄念嗎？你的妄心沒有降伏，真心就不能安住。所以要把它空得乾乾淨淨，離相離得清清楚楚，把我等四相，由粗到細分三層：我執四相、法執四相、空執四相究竟離開。這裡就證明阿羅漢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四個相，他怎麼會生心動念？沒有生心動念，妄心不就降伏了嗎？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即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須菩提引出自己的功夫作證明，「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佛常常讚歎我須菩提，得了無諍三昧，就是不跟人家起爭論。「人中最為第一！」阿羅漢得無諍三昧的人很多，可是在無諍三昧人之中，我須菩提的功夫第

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在阿羅漢當中，我是第一個離欲阿羅漢。欲，是心裡有念頭。我離開心念、妄想，離得最高明。這是世尊常常讚歎須菩提的話，須菩提把它說出來。「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這樣讚歎我，我須菩提沒有生心動念。

再反過來解釋，「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我須菩提要是證阿羅漢的時候，動過這個念頭：「今天我超出三界，了脫生死，證得阿羅漢道了。」「世尊即不說，須菩提是樂（一、么）阿蘭那行者。」樂，是好樂。阿蘭那，翻成中國話是寂靜。行，是行門。世尊就不會讚歎我須菩提，是最好樂寂靜行門的人。

「以須菩提實無所行（一、么），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以，作因字講，因為我須菩提用功修行，沒有著修行的相，我修的是寂靜行門，沒有著寂靜行門的相，所以我得到阿蘭那行時，世尊才讚歎須菩提是樂阿

蘭那行的人。我要是生心動念，世尊就不會這樣讚歎我。

第九分是講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離相，他的妄心就不起，還是告訴我們降伏妄心的方法要離相。凡夫的相離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是聖人的果位，都離相，他妄心就不起，這就是推廣來講降伏妄心的方法。

下面再推廣來講，怎麼能安住真心呢？住心無住。你有所住，心就不會安住。由小乘四果聖人離相，再講到大乘聖人：菩薩、佛。修因不執著，證果也不執著。修菩薩因行不執著，授成佛之記不執著，莊嚴佛的淨土也不執著。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

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前面是須菩提引自己來證明證果離相。這裡是如來以自己來證明住心無住。這裡的如來，是指應化身如來，菩薩成了佛叫如來，還沒有成佛修大乘的行門，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從前儒童菩薩，也叫善慧菩薩，修六度萬行，已經修到二大阿僧祇劫滿，這時候然燈佛出世，他要去親近供養，他看見有一位宮女叫瞿夷，拿了七枝名貴的青蓮花。善慧菩薩身上有五百金，就跟宮女瞿夷商量：「妳賣給我五枝青蓮花，讓我去供佛好不好？」宮女瞿夷說：「我是皇宮中的女子，花有用途，怎能賣給你？」善慧菩薩說：「青蓮花是要供佛的，我身上有五百金全部給你。」宮女瞿夷深受感動說：「我是宮女，不能跟你去供佛，這五枝青蓮花賣給你，另外二枝託請你拿去供

佛。」

於是善慧菩薩拿了七枝青蓮花去供養然燈佛，他見了然燈佛，把青蓮花獻上去，因他虔誠感應，加上佛力加被，七枝青蓮花在虛空變成一個寶蓋，懸在然燈佛頭上。然燈佛正要走過來，善慧菩薩看見地上有一塊濕泥，這時候要找乾土來蓋，已經來不及，他就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掩蓋濕泥，還有一點點沒有蓋住，就把頭髮散開蓋在泥上，並發願：「希望佛能踩著我的身體走過去。」然燈佛知道他的心願，叫跟隨的大眾停下來不要踩，然燈佛走過去後，就給善慧菩薩授記：「你再過九十一劫就要成佛，號為釋迦牟尼。」這就是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修行到二大阿僧祇劫，在然燈佛面前授成佛之記的公案。

這裡佛把過去的公案提出來問須菩提，「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昔，是過去，過去我在然燈佛面前授成佛之記，「於

法有所得不？」我那個時候有沒有得到佛的法呢？須菩提答：「不也，世尊！」沒有，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世尊授成佛之記那時候，已經修行二大阿僧祇劫，已經妄心不起，哪會執著有法可得呢？實在沒有法可得。要是世尊那時心裡動念：「我今天得了授記之法。」然燈佛就不會給你授記。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佛授記無住，沒有執著授記之相。菩薩修六度萬行，莊嚴佛土，也沒有執著莊嚴佛土之相。我們天天念迴向偈：「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都是學菩薩發心，學菩薩修行。菩薩修六度萬行，不求人天福

報，不求二乘小果，他修的功德迴向莊嚴他的佛土。像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是他無量阿僧祇劫修行的功德莊嚴出來的。我們學菩薩發心，修六度萬行，所修的功德都迴向莊嚴佛土。莊嚴誰的佛土？莊嚴我們自己的佛土。我們成了佛是正報，得有依報——莊嚴的世界。佛的世界有無量的莊嚴，都是由無量的功德莊嚴出來的，叫菩薩修因莊嚴佛土。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釋迦世尊問須菩提，菩薩在因位修六度萬行莊嚴佛土，有沒有莊嚴佛土呢？須菩提答：「不也，世尊！」菩薩不會動莊嚴佛土的念頭。「何以故？莊嚴佛土者」，菩薩莊嚴佛土是在事相上，有所莊嚴佛土。按空理上講，「即非莊嚴」。按中道第一義諦講，「是名莊嚴」。

這是第一次看見三句經，引到三諦上，前面「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只講二諦。下面把《參考資料》上的三諦解釋一下：

三諦

諦者，真實不虛之理也。三諦者，空諦、假諦、中諦也。空諦者，謂一切由因緣所生之事物物，其體性空無之理也。假諦者，謂一切事物體性雖空，而假相實存之理也。中諦者，謂空假不二，中道之理也。龍樹菩薩所造之《中觀論》，有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空諦），亦為是假名（假諦），亦是中道義（中諦）。」即明此三諦之義也。

「諦者，真實不虛之理也。」前面講二諦的時候講過，諦是決定不動之理，真實不虛。「三諦者，空諦、假諦、中諦也。」空諦，是二諦的真理。假諦，只有假名，是二諦的俗諦。中諦，是中道諦。「空諦者，謂一切由因緣所生之事物物，其體性空無之理也。」世俗的事事物物，都是由因緣所生出來的法，沒有本體自性，當體即空，空理就叫空諦。「假諦者，謂一切事物體性雖空」，謂一切事物，它是因緣所生的法，雖然沒有

體性。「而假相實存之理也」，因為假諦是眾生的果報法，假相實際存在，所以你修菩薩道，不能離開假諦。「中諦者，謂空假不二，中道之理也。」這是會歸中道，空諦與假諦並沒有二個，講空諦的時候，假相還存在；講假諦的時候，它當體即空，空假不二，會歸中道，叫中諦。

「龍樹菩薩所造之《中觀論》，有偈云：」「《中觀論》是龍樹菩薩造的，裡面有一個偈誦：「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空諦）」，因緣所生的法，當體即空，沒有本體自性，就是空諦。「亦為是假名（假諦）」，它假相假名都存在，叫假諦。「亦是中道義（中諦）」，空假不二，就是中道諦。「即明此三諦之義也」，這就是說明三諦的義理。

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莊嚴佛土者」，乃約假諦說，菩薩修六度萬行，以莊嚴佛土，是有所莊嚴也。「即非莊嚴」者，乃約空諦說，菩薩所修之六度萬行，皆是因

緣所生，都無自性，當體即空也。「是名莊嚴」者，乃約中諦說，中諦能圓融二諦，雖然莊嚴而不著其相，雖不著相而不妨熾然莊嚴，是則名為莊嚴佛土也。

懂得三諦的義理，配合經文：「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再看《參考資料》，「『莊嚴佛土者』，乃約假諦說，菩薩修六度萬行，以莊嚴佛土，是有所莊嚴也。」有所莊嚴是假名假相，這是就假諦說的。「『即非莊嚴』者，乃約空諦說，菩薩所修之六度萬行，皆是因緣所生，都無自性，當體即空也。」菩薩修六度萬行，都是因緣所生法，沒有自性，當體即空，所以叫「即非莊嚴」，這是就空諦說的。「『是名莊嚴』者，乃約中諦說，中諦能圓融二諦」，中道諦能把空諦、假諦圓融起來，不生障礙。「雖然莊嚴而不著其相，雖不著相而不妨熾然莊嚴，是則名為莊嚴佛土也。」這是中道第一義諦的莊嚴，天天修六度萬行，莊嚴佛土，他沒

有住相。莊嚴佛土是假諦，不住相是空諦，這樣天天莊嚴，不住相，就會歸中道，才叫莊嚴。

第九分是推廣降心離相的道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證了聖果都離相，就配合到第三分度生離相，度一切眾生成佛要離相，一樣的道理。第十分是推廣住心無住的方法，釋迦如來在然燈佛面前授成佛之記，但是沒有住相，所以「於法實無所得」。菩薩在因位之中修六度萬行，是莊嚴佛土，因為不住相，所以沒有莊嚴。這是把第四分無住行施的道理推廣開來說，我們發心修六度萬行，先修布施度，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這是無住行施。一直到你授成佛之記，也是無住；菩薩莊嚴佛土，也是無住。

《金剛經》講二諦、三諦的道理，「所謂佛法，即非佛法。」是按二諦的道理講。「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像這樣的經文下面

很多，都是配合到三諦。要是按二諦解釋很簡單，「莊嚴佛土者」，有所莊嚴，是按俗諦講。「即非莊嚴」，按真諦講，一切因緣所生的法都是空的，莊嚴佛土也是因緣生法。「是名莊嚴」，不過假名莊嚴而已。按三諦解釋，「莊嚴佛土者」，是假諦，有所莊嚴。「即非莊嚴」，是空諦，因為莊嚴佛土，因緣生法，當體即空。「是名莊嚴」，是中諦。

「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假諦跟空諦合起來圓融無礙，「是名莊嚴」，每天行六度萬行，去莊嚴佛土，而不住相；每天不住相，還是照樣行六度萬行，去莊嚴佛土，這樣就是中道的莊嚴。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究竟要怎樣住心無住？要把這一段經文聽清楚，受持到心裡，就會用

功了。前面第三分是發大願，度一切眾生成佛，不許住相，離相度生。第四分是起大行，行布施不許住相，無住行施。《金剛經》告訴我們修行，就在住心無住。這一段經文更推廣來說，怎樣用功修行？

看著經文：「是故須菩提！」以前文所說的道理之故。就近說，釋迦如來授成佛之記，而不執著；當菩薩的時候，他莊嚴佛土，而不執著。往遠推到第四分，行菩薩道行布施，不住相。「諸菩薩摩訶薩」，菩薩，是權教大乘的菩薩。摩訶薩，是實教大乘的菩薩。「應如是生清淨心」，無論你是權教大乘、實教大乘，依著《金剛經》修行，就應當如是生清淨心，因為你的心一有染污，就與《金剛經》的意旨不合，不但不能成實教大乘的菩薩，連權教的菩薩也成不了。釋迦佛告訴我們：清淨心不從外面來，是自己有的，是從自己內心生出來，不是釋迦佛給我們，也不是現在的師父給我們的。

清淨心是不染污的心，下面再加以解釋，「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住，是執著。外面的境界不出六塵，對著我們的內心就是外境，內心外境，心境是對待之法。你的心只要一動念，不是住色，就是住聲、香、味、觸、法，不出這六種塵境。你住一個塵境，對一個境界執著，你的心就不清淨，被塵染污了。六個境界叫六塵，會染污我們的清淨心。你的心本來清淨，一執著外境，就不清淨了，因為被染污了。現在學了《金剛經》，知道過去上六塵境界的當。現在不要再去住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境界，你的清淨心就生出來了。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把這一段經文結示起來，究竟修行怎麼用功呢？生清淨心。怎樣叫清淨心？不住六塵就是清淨心。清淨心怎麼生出來？「應無所住」，你不要執著而生心，生心而不執著，生出來就是清淨心。

中國禪宗有六位祖師，五祖、六祖都是在這二句開悟。現在談六祖的公案，六祖大師惠能，父親早亡，家境貧寒，沒有錢讀書，要奉養母親，他每天到山上砍材，擔到城市賣錢，換點米過活。有一天他擔材到城市賣，站在路邊等人來買，他停下來的地方，背後有一個窗戶，裡面有人正在念經。惠能雖然不認識字，但是卻聽懂經的義理，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忽然間開悟了，他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就到念經的人家裡請教，惠能說：「請問先生念的是什麼呢？」「我念的是《金剛經》。」「念《金剛經》太好了！」「你念過嗎？」「我不認識字。」「你不認識字，怎麼知道好呢？」「我剛才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道理都懂了。」「你懂了，講給我聽！」念經的人聽惠能講得很好，就說：「你不認識字，從來沒有念過《金剛經》，今天聽我念經就聽懂，不要辜負你的大善根，你應該去湖北黃梅，親近五祖求深造。」惠能這時住廣東韶關，距離湖北很

遠！他說：「路途遙遠，我沒有路費，而且家有老母要奉養，我去不了。」念經的人說：「你母親我會接到家裡來供養，路費由我來供給，你趕快走，不要耽誤前程大事。」

惠能接受他的供給，就去湖北親近五祖，五祖每天上堂說法，很多出家人在聽，他就出來向五祖頂禮，五祖一看是個在家人，就問：「你從哪兒來的？」他說：「我住在廣東嶺南。」那時候湖北是中國的中央，嶺南是最南部，中央向來看不起南部的人，給他們取名為獠族。五祖就順口問：「是個獠子，你還來學佛法嗎？」惠能馬上答覆五祖：「人有南北，佛性有南北嗎？」意思是說：我住在南方，佛性能分北方、南方嗎？在佛教這叫獅子吼，這一問，五祖答不出來。五祖心想：這人根機銳利，要行點苦行磨鍊他，就說：「學佛法不簡單，得行苦行，你到舂米房舂米去！」就派他到舂米房舂米。

經過八個月，五祖向大家宣布：「我年齡已經大了，要趕快傳法，你們作個偈子給我看看，有大徹大悟的人，就可以接我的祖師位。」這時候五祖會下有位神秀教授和尚，大家都說：「我們不必作偈子了，接祖師位，只有我們的教授和尚。」別人都沒有作偈子，神秀法師雖然沒有開悟，可是他心想：「我是五祖會下的首座和尚，我不作不行！」於是他作了一首偈子：「身如菩提樹，心似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意思是：我們的身體就像是菩提樹，我們的心就像是明鏡臺，時時刻刻打掃乾淨，不要使它惹了塵埃，這樣我的清淨心，就常常現前。偈子作得很穩當，自己沒有把握，不敢拿給五祖看。他想了一個辦法：「我把偈子貼在走廊上，五祖問偈子誰作的？如果他說明心見性，我就說是我作的。如果說作得不好，我就不答腔。」他半夜把偈子貼到走廊，第二天有人發現，就去報告五祖，五祖一看說：「這偈子作得好，依著這個偈子修行，將來一定會開

悟。」但是五祖沒有說作偈子的人開悟，也沒有找作偈子的人。大家就依著五祖講的，念熟那偈子，甚至有人對著偈子燒香、禮拜，越來越熱鬧，轟動全寺院。

有一個年輕的小沙彌把偈子念熟，一邊走一邊念，念到舂米房。惠能正在舂米，一聽就問小師父：「你念的是什麼？」小沙彌就跟他尋開心：「獠子懂啥？你舂米好了。」惠能說：「我不懂，請小師父教我！」小沙彌說：「不知是哪位作個偈子，貼在走廊上，五祖看了向大眾說，只要依這個偈子修行，將來一定明心見性，把它念熟有無量功德，要是能去燒香、磕頭、禮拜，也能培大福。」六祖就問：「這偈子在哪裡？請你帶我去看看，讓我培點福報。」小沙彌就帶著惠能到張貼偈子的地方，他看到大家都在高聲朗誦，越聽越不是滋味，一直搖頭。很多來參拜五祖的人，聽說這件事，也都來看。

當時江州刺史正好到寺廟來，他看了以後覺得這首偈子不錯，但是發現旁邊有一個人一直搖頭，好像不太贊成，就問惠能：「你對這首偈子好像另有見解？」惠能回答：「這個偈子並沒有見性。」刺史說：「你認為這偈子沒有見性，你作一首偈子好嗎？」惠能說：「能作偈子，可是我不認得字，不會寫。」刺史說：「你作偈子，我替你寫，好不好？」惠能回答：「你能替我寫，太好了！」刺史馬上找紙筆，替他寫出來一首四句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菩提本無樹，菩提，翻成中國話叫覺道，佛的覺道哪有什麼樹呢？明鏡亦非臺，明鏡只是譬喻，哪有臺呢？本來無一物，空空洞洞的才是清淨心，哪有一棵樹、一座臺呢？何處惹塵埃，你有心，才惹塵埃；沒有心，惹什麼塵埃呢？於是把偈子貼在牆壁上，他就回去舂米了。

大家感到很驚奇，舂米的獠子怎麼會作偈子？有人去報告五祖，五祖

一看就知道惠能明心見性了，心想：「要是把祖師位傳給他，這時候沒有開悟的人很多，要爭名奪利，恐怕會傷害他，我不能說傳給他祖師位。」五祖就向大眾說：「這個偈子沒有見性，馬上撕掉，你們還是念那個偈子用功培福，將來就可以開悟。」到了天快黑的時候，五祖到舂米房探望惠能，五祖問：「米熟也未？」你舂米舂好了沒有？惠能答：「米熟久矣！猶欠篩在。」我米早就舂好了，只差過篩子，一篩就好了！這是說機鋒話，前者是問：你明心見性了沒有？惠能答說：我早已明心見性，只差祖師給我印證。五祖聽了不再講話，用手裡拿的禪杖，在舂米的石臼上扣三下就走了。惠能會意五祖的意思，半夜三更到五祖房裡。五祖就拿《金剛經》來印證他的心，惠能悟得一點都沒有錯，五祖傳祖師位，並把初祖達摩祖師的衣鉢傳給他，從後門把他送出去，對他說：「我會下凡夫很多，恐怕為奪祖師位，傷害你的生命，所以你趕快走！」以後中國禪宗興盛起來，

就是從六祖惠能大師開始的。

五祖、六祖都是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二句上開悟的，這八個字是《金剛經》的經眼，也是經心。你要開智慧眼，就在這二句上開；你要得到清淨心，也在這二句上得，所以是全經的眼目，全經的心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前文：「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你有所住，住六塵，心被染污了，就不是清淨心。所以生心而不住六塵，對於六塵無所住，不落於空，生個清淨心。把前面第三分離相度生，第四分無住行施的道理合上：你天天度眾生，不要住眾生相，離相度生；你天天行布施，不要住布施相，無住行施。這樣去度眾生、去修行，就合《金剛經》的清淨心。

應無所住，而行布施，我們再往淺的地方講，好有個下手處。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行財布施，這個眾生需要錢財，你就拿錢財布施給

他，不許住相。你一住相，布施心不會長遠。比如某一個人沒有飯吃，你給他飯吃；某一個人沒有衣服穿，你給他衣服穿；他要做生意沒有本錢，你就拿點錢給他做。他現在生活變好，就是你做對了，但是你住了相，希望他報答，就起憎愛二心。眾生的根機不一樣，有的知恩報恩，他得了恩惠報答你，你就生歡喜心。你認為這個人很有良心，我過去周給他，他知道報恩，這就是貪欲心，你愛上了這個人。相反的，這個人沒有良心，他日子好過，把你忘了，你想起來就氣，這樣就動瞋恨心。無論動貪欲、動瞋恨，都是根本煩惱，跟佛法不相應，會布施不下去，所以要不住相布施。你永遠布施，報答、不報答是他的事，布施是我應該做的，我行財布施就對了。

法布施也是如此，行法布施是我的職務，我應該行法布施，弘法利生是我的事業，是我的家務，我應該做這些事。你一住相，跟你學法的人，

學得很好，學會講經說法，你一想起來就歡喜，這就是住相生的歡喜心，歡喜心不是貪心嗎？那個跟你學法的，把你這位老法師忘記了，見了你好像不認識，不恭敬，也不供養，你想起來就氣，氣不是瞋恨嗎？

所以你一住相，就生煩惱，財施如此，法施如此，無畏施也是如此。有人去行布施沒有？有。有就是生心，生了心沒有住相，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就是清淨心，保持清淨心常常現前，你的煩惱自然會空掉，菩提心自然會增長。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這段經文是譬喻得了報身佛果，也不執著。梵語須彌，翻成中國話叫做妙高，它是四寶所成，叫做妙。出水八萬四千由旬，叫做高。高出一切

山，是山中之王，所以叫須彌山王。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譬如有一個人，他的身量高大，像須彌山王，有八萬四千由旬那麼高。「於意云何？」在你心裡以為如何？「是身為大不？」這個人的身量算不算大呢？「須菩提言：甚大，世尊！」像須彌山王那麼高的身體，那太大了。

「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自己徵問自己解釋，為什麼我說身大呢？因為佛說：非身，才是大身。我是依著佛的意思，答的身大，不是像須彌山王那麼大的身，像須彌山王那麼大的身，是報身佛的身量，不能算大，因為八萬四千由旬，有個尺寸，要是另有一個人，有八萬五千由旬，不是比他高了，怎麼叫甚大呢？非身，是法身，法身無相，沒有尺寸可以量，才是大身。這是譬喻，你一執著，這個法就不妙；不執著，這個法才是妙法。一執著，你的心就不清淨；不執著，你的清淨心遍法界，

才是大心。

【無為福勝分第十二】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

第十一分，是較量無為的福最勝，恐怕你聽說不住相，又落到空那一邊，《金剛經》講的是真空，真空不空，你才能得到大福。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恆河是印度一條大河，新翻譯叫旃伽河，翻成中國話叫天堂來，因為這條河很長，水源很高，形容它從天堂來。這一條恆河裡面的沙子很細，細得像麵粉一樣，一粒沙算一條恆河。「如是沙等恆河」，如是沙等那麼多的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

寧為多不？」在你心裡以為如何？恆河沙數的恆河裡面的沙子多不多呢？「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那太多了，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那麼多數目的恆河就多了，何況恆河沙數的恆河裡面的沙子，不是更多得不可思議嗎？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佛恐怕譬喻持經的福德太多，人們反而不信，所以再真語實語地告訴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前面第八分有一個譬喻：「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這裡是恆河沙數的恆河沙，那麼多

三千大千世界充滿七寶，統統拿來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他得的福多不多？須菩提回答：得福太多了！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佛告須菩提：」佛繼續告訴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假若另外有一個善男子、善女人，他受持《金剛經》。乃至，是超略之詞，他自己受持全卷，或者受持半卷，乃至於受持一小段經文。「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講給別人聽，講全卷也好，講半卷也好，乃至講一小段經文也好。而受持、說經的福德，勝過前面七寶布施的福德。為什麼持經的福德這麼大呢？因為《金剛經》能出生諸佛，能出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不要說出生無量諸佛，出生一

尊佛，功德就不可思議，這樣說你就相信了。

前面推廣降心之法，是講降伏妄心的方法，要離相。小乘人證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沒有住相，那就是離相，也就是《金剛經》第三分說的，度一切眾生成佛，要離相。推廣住心之法，再講住心無住的方法，安住你的真心，要住心無住。釋迦牟尼佛在然燈佛面前，授成佛之記，他沒有執著；菩薩莊嚴佛土，也沒有執著。這就是前面第四分說的，行布施不要住相，要無住行施。講到這裡，就較量持經的福德，你用恆河沙數的恆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作布施，不如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這個福德要超過前面七寶布施的福德。

前面那個人用恆河沙數的恆河沙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那個福德太多了，為何持《金剛經》，乃至一小段經文，為他人說的福德，勝過前面呢？因為接受你七寶布施的人，只能現生得衣食住的享受，不能了生脫

死、成佛道。你能受持《金剛經》的義理，為他人說，不但能令自己了生死、成佛道，也能令他人了生死、成佛道，所以福德不可同日而語。

布施有三種：一、財布施，二、法布施，三、無畏布施。剛才較量的是財布施不如法布施，因為財布施只能利益他人的生活，法布施，能令他人了生死、成佛道。還有一層意思，前面第八分說：以一個三千世界七寶作布施，現在第十一分又說：用恆河沙數的恆河沙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作布施，都只是假設之詞，根本世界上沒有這樣大財富的人，有無窮無盡的錢財來布施。法布施，你只要學點佛法，永遠布施不完，所以釋迦世尊注重在法布施，你跟人家說法，不要住相，無住行施，永遠布施不完。財布施，我們力不從心，因為需要財施的眾生太多了，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錢財，滿眾生的願。所以財布施有窮盡，法布施則沒有窮盡，你學會了佛法，永遠布施不完。

這兩層意思是比較財布施與法布施哪個重要，第一法布施，能令眾生得究竟利益，能令他了生死、成佛道。第二法布施，無窮無盡，永遠布施不完。但是你學佛法聽說這個道理，只用法布施，不用財布施，就學偏了。四攝法，財布施是法布施的前方便，你要攝受眾生，第一布施攝，是指財布施。因為愛法的眾生很少，愛財的眾生很多，你要先跟眾生結好緣，他需要財，你就用財布施，但是財布施不是究竟之法，你先跟他結緣，再用法布施。這就是：「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財是五欲之首，眾生貪財，我就先用財布施，等於釣魚得用魚餌好上鉤，拿財布施作餌，把眾生牽引到佛門來，再用法布施攝受他入佛的智慧。你自己會說法，先用財布施攝受眾生，再講佛法給他聽。你自己不會說法，請法師來講經，把眾生接引到佛門來聽法。他受過你的財布施，得過你的恩惠，他肯聽你的話來聽經；你如果沒有跟他結過財布施的緣，你請他來聽經，他不會來，所以

財布施是方便，以法布施為究竟。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懂得法布施的重要，你就知道《金剛經》的重要，接著講你要尊重《金剛經》。前面經文是講自己受持，再為他人說，世尊的意思在為他人說，所以這裡單講為他人說。「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重復次第，釋迦世尊又叫一聲當機者須菩提！隨說，就是隨便說說，是經，是指《金剛經》。按《心印疏》上解釋，隨說有四種意思：

一、隨說之人，不揀僧、俗、凡、聖。不揀擇什麼人，出家人、在家人、凡夫、聖人，都可以說經。

二、隨說之義，不論事理精粗。你說《金剛經》的義理，不管是事相的義理、理性的義理、精深的義理、粗淺的義理都可以。

三、隨說之經，不定章句前後。不管你說的是前面一段經文，或者後面一段經文，乃至說個四句偈都可以。

四、隨說之處，不拘山林城市。你在城市裡說，或者在山林裡說都可以。

再看著經文，「乃至四句偈等」，你懂得隨說的意思，講《金剛經》，隨你說，或者前面一段經文，或者後面一段經文，乃至講一小段經文。你要負責任跟眾生講《金剛經》，你全卷講，功德不可思議，你隨便說一段經文也可以，只要是講《金剛經》，功德都不可思議。

「當知此處」，處，是處所、地方，應該去供養這個講經的地方。「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阿修羅，翻成中國話叫非天，有天

之福，無天之德。「一切世間」，包括六道的眾生，但是三惡道的眾生，不可能來供養，所以這裡只說三個善道，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的眾生，都可以來供養。

「如佛塔廟」，先把塔廟二字，依《參考資料》解釋一下：

塔

梵語塔婆，新譯窣堵波，華言方墳，亦云圓塚，亦云高顯處。塔的種類甚多，大分四種：一、生處塔，二、成道塔，三、轉法輪塔，四、般涅槃塔。

供養講《金剛經》之處所，即等於供養佛之四種塔：一、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即等於「生處塔」也。二、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云：「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即等於「成道塔」也。三、經云：「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又云：「隨說是

經，乃至四句偈等」，即等於「轉法輪塔」也。四、經云：「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即等於「般涅槃塔」也。」

廟

廟者貌也，供佛像貌之處也。

「塔」是梵語塔婆的略稱，玄奘法師的新翻譯叫窣堵波，中國話翻成方墳，也翻成圓塚，也翻成高顯處。塔婆就是一個墳、塚，印度的墳有方形的，也有圓形的，裡面埋葬釋迦世尊的舍利，所以塚就是墳，但是這跟普通的墳塚不一樣，做得很高，叫高顯處。

塔的種類很多，大致分為四種：

一、生處塔：釋迦牟尼佛降生在藍毗尼園，藍毗尼園的塔是紀念他的出生處，叫生處塔。

二、成道塔：世尊在菩提樹下打坐七天，夜睹明星成正覺，成佛道的

地方修的塔，叫成道塔。

三、轉法輪塔：釋迦世尊成佛，初轉法輪先到鹿野苑，跟五位比丘說四諦法，鹿野苑那個塔，叫轉法輪塔。

四、般涅槃塔：般是入，釋迦世尊在雙林樹下入涅槃，在那裡修了一個塔，叫般涅槃塔。

供養講《金剛經》的處所，就等於供養佛的四種塔：

一、「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即等於『生處塔』也。」《金剛經》說：一切諸佛，都是從《金剛經》生出來的，你供養講《金剛經》的處所，就等於供養「生處塔」一樣。

二、「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金剛經》說：假若你見到諸相非相，就見到法身如來。「又云：『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即等於『成道塔』也。」《金剛經》又說：應當知道這個人，

成就佛道，等於供養「成道塔」一樣。

三、「經云：『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這是剛才說的，講《金剛經》福德的殊勝。「又云：『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即等於『轉法輪塔』也。」《金剛經》又說：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即等於供養「轉法輪塔」一樣。

四、「經云：『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即等於『般涅槃塔』也。」《金剛經》說：度一切眾生都入無餘涅槃，就等於供養「般涅槃塔」一樣。

釋迦牟尼佛應化身降生在印度，一千多年以前，回教佔領了印度，把全印度的佛教都破壞。二百多年以前，英國佔領印度，想保存佛教的古蹟，但幾乎沒有古蹟可保存，都被回教破壞了。道源到印度朝拜過聖地，只剩菩提場佛成道塔完整。當時印度的人民都信仰佛教，印度打了敗仗，回匪

把全印度的佛教寺廟都破壞，古蹟沒有辦法保存，老百姓就把菩提場佛的成道塔，埋成一座土山。等到英國人佔領印度，不破壞佛教，老百姓就把成道塔上面的土清開，整理成現在的成道塔。鹿野苑的轉法輪塔，雖然沒有徹底破壞，但已面目全非。般涅槃塔，可惜被徹底破壞了。現在印度獨立，政府知道世界各國人民都很仰慕釋迦佛，這是印度人的光榮，所以拿錢出來整理八大聖地，號召觀光客，這樣可以增加國庫收入。希望諸位有機會可以到印度去朝拜聖地，我們是佛弟子，佛初生、成道、轉法輪、涅槃的地點，都應當去朝拜。

「如佛塔廟」，塔講好了，接著講廟，「廟者貌也，供佛像貌之處也。」供佛像的地方叫做廟。我們中國供佛像的地方，都叫佛寺，應該說如佛塔寺，為何說如佛塔廟呢？因為在印度有塔有廟，沒有寺。我們漢朝的寺，是現在中央機關的意思。

佛教傳進中國，是在後漢明帝時候，派大臣十八人到印度請佛法，請來兩位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帶來佛像，是佛寶；佛經，是法寶；二位高僧，是僧寶。三寶請到中國來，但是沒有供養三寶的所在，因為外國人是外賓，歸外交部招待，當時外交部叫鴻廬寺，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把原有的鴻廬寺，讓給二位印度高僧住。因為是白馬馱經來中國，為表示紀念，將鴻廬寺改名為白馬寺。中國佛教的廟叫寺，就從這時候起。

把「塔廟」二字講清楚了，拿什麼供養品來供養呢？經上說的供養品很多，普通是十種供養：香、花、燈、塗、果、茶、食、寶、珠、衣。香，燒香、末香，現在用檀香或沈香，都是香供養。花，各種花的供養。燈，點燈供養。塗，是一種油，洗了身體以後，用塗香擦身體，有一種清涼的感覺。供佛用塗香，就是用一碗水，上面撒一點香料，叫塗供養。果，各種水果。茶，喝的茶。食，吃的東西，供飯、供菜。寶，用七寶供養。珠，

就是纓絡等，像我們現在掛的珠可以供養佛。衣，就是搭袈裟來供養佛。不一定要辦這十種，插一支香、插一支花、點一盞燈、倒一杯茶、倒一杯開水也可以，隨力隨分，只要虔誠恭敬，就是供養。

供養佛有什麼好處呢？培福。我們學《金剛經》要開智慧，你不持戒不修福，開不了智慧，福能攝慧，慧不能攝福，一定要福慧雙修。釋迦摩尼成佛，叫福慧兩足尊，福具足，慧也具足，不是單有智慧就成佛，比較起來福報比智慧重要。你沒有福報，根本開不了智慧，所以供養是培福，能開智慧。

前面說三惡道的眾生，沒有辦法供養，畜生沒有手，也沒有智慧，身體也不具足，怎麼供養呢？墮落到地獄道、惡鬼道，一天到晚萬死萬生，受苦無間斷，哪有機會供養呢？所以現在我們是人，既然有機會瞭解供養的道理，又有手可以辦供養品，要盡你的力量，隨力隨分來供養。等到一

失足掉到三惡道，再想供養已經不可能了。供養還得有財力，剛才講過，隨力隨分，你有多少財力，供養多少供品，燒一支香、插一朵花、點一盞燈，要不了幾個錢，只要心裡虔誠就能培大福。

佛在世的時候，都叫人們點燈供養，因為點燈供養培福，燈是光明，同時可以修慧。要福慧雙修，點燈供養佛。國王、大臣、有錢的居士，把佛殿前面點滿了燈，很莊嚴！有一位討飯的貧女，從佛殿前面走過去，羨慕得不得了，心想：「供佛太好了，可是我連一文錢也沒有，想供養也不可能啊！我要是什麼時候討到一文錢，就去買一點油供養佛。」可是她去乞討時，人家都給她殘餘的剩飯，沒有人給她錢。不曉得經過多久，有一天終於有人布施她一文錢，她歡喜得不得了，就趕快買一文錢的油，去點一盞燈。稀奇的是：有錢的人供的大燈，油都點完了，貧女一文錢的油燈，點不完。大家看了感覺奇怪，就去問世尊，世尊說：「她討了一文錢，忍

饑受餓，拿來供佛，她的心力虔誠超過別人，所以她的油燈點不完。」

佛經上說這種公案是叫我們學的，我們要供養佛，心裡要虔誠，供養品無論多少都可以，不能沒有虔誠的心。不然你雖然供養得很多，得的福很少，因為你心裡沒有虔誠。《金剛經》叫我們離相，要我們供養，不是住相嗎？那是你沒有聽懂，聽到偏空那一邊去了。《金剛經》上說的三句經文，要你會歸中道，供養要配三句：「所說供養，即非供養，是名供養。」不是不叫你供養，供養而不住相，你得的福報更大。第四分叫你無住行施，得的福報，像十方虛空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福德。不是不叫你布施，是叫你布施而不住相；這裡不是不叫你供養，是叫你供養不要住相。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前面說：「隨說此經，乃至四句偈等」，說一小段經文的處所，都應當像佛的塔廟一樣供養。「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受持，是受持其義，讀誦，是讀誦其文。何況另外一個人，他不是隨便受持，盡能受持全卷《金剛經》，讀誦全卷《金剛經》。

「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最上第一希有之法，是成佛的法。你能受持全卷《金剛經》之義，讀誦全卷《金剛經》之文，你一定成佛。最上，是成就法身之法，因為法身無漏無為，離名絕相，再無一法加之於上，所以叫最上。第一，是成就報身之法，因為報身萬德莊嚴，無量相好，沒有哪一個聖人超過他，一切三賢十聖的菩薩，都超不過報身，所以叫做第一。希有，是成就化身之法，因為化身有三類化身：大化身、小化身、隨類化身。大化身佛，在天上的化身，身量很大。小化身佛，是在人間現的丈六金身。隨類化身，羊中現羊，鹿中現鹿，要度羊的

時候，看見的是羊相；要度鹿的時候，看見的是鹿相。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就是成就佛的三身之法，稀奇少有。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世尊重視經典所在的處所，前面「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的處所，皆應供養，如佛塔廟。這一個人盡能受持全卷《金剛經》，《金剛經》所在之處，就是三寶所在。「即為有佛」，是佛寶。「若尊重弟子」，若，作及字解，及如來可尊可重的弟子，是僧寶，就是一切賢聖僧。有《金剛經》的地方，經典是法寶，就有佛寶，及有僧寶，三寶具足，還不讓人恭敬供養嗎？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須菩提尊者聽到這裡，聽圓滿了，請問世尊經名？要流通後世十方，

一部經一定要安上一個經名。請問世尊：眾生怎樣奉行受持？

這裡有一個疑問：《金剛經》才講到第十二分，還有二十分經文，怎麼現在就請問經名？怎樣奉持呢？因為《金剛經》講到第十二分，已把整卷經的道理說圓滿了。經首須菩提尊者請問二個問題：「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怎樣安住他的真心？怎樣降伏他的妄想心？世尊先答覆他降伏妄心，再答覆他安住菩提心。因為真心不能安住，是妄心打了閒岔，你把妄心降伏住，真心就安住了。所以前面簡略說明，怎樣降伏你的妄想心？你要發大願，普度一切眾生成佛，但是你不要住相，度一切眾生成佛的心不要住相，還有什麼心可以執著呢？這就是說最高離相的方法，其他的妄想心也都離開了。

那麼怎樣安住你的真心呢？你要度眾生，得去行布施，財施、法施、無畏施。但是你行布施不要住相，要無住行施，真心就安住了；你一住相，

妄想心又起來了。

再推廣開來說明離相、住心的方法。你是四果阿羅漢，初果、二果、三果都證過了。你證初果、二果、三果的時候，心裡有動念：我今天證了初果，乃至於我今天證了四果嗎？須菩提是過來人，說我沒有這個念頭，那就是離相。

再說怎樣住心呢？住心無住。怎麼無住呢？我釋迦世尊修行二大阿僧祇劫，在然燈佛面前授記，有得到法嗎？沒有，因為我無住，沒有執著。乃至於我行菩薩道，莊嚴佛的淨土，我有住相嗎？無住，那就是無住而住的方法。一直說到第十分，應當不住色生心，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你會用功，生心而無住，無住而生心，這樣清淨心常常現前，妄想心不起，真心就安住了。

《金剛經》說到第十分，就說得很詳細了，第十一分只是較量持經的

福德，所以說到第十二分就圓滿了，下面還有很長的經文，為何到第十三分，世尊就說這部經的名字，應當如何受持呢？因為有些眾生需要多聽，所以須菩提尊者繼續問，釋迦牟尼佛慈悲無盡，就繼續說，因此說到第三十二分才圓滿。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須菩提這個時候請問，「當何名此經？」這部經應當安立什麼名字？「我等云何奉持？」一切眾生如何奉行受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名字，是佛自己安立的，說的是像金剛寶那樣的般若妙法，你就可以到達彼岸，所以安立這

個經名。「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沒有其他的妙法去奉行受持，你就依著金剛般若波羅蜜這七字經名，去奉行受持就對了，一定可以到達彼岸。

我們再把「金剛般若波羅蜜」的意思詳細說一說，分二種意思說：一種按般若妙法來說，二種按我們本具的真心來說。

一、按般若妙法來說，般若具足三種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般若妙法像金剛寶一樣堅、利、明，實相般若，其體最堅；觀照般若，其用最利；文字般若，其相最明。《金剛經》是文字般若，我們依著文字般若，把它研究好，瞭解文字般若的道理，就起觀照般若，觀照就是智慧的妙用，其用最利，能把無始劫來的煩惱斷掉，證得其體最堅的實相般若，就到達彼岸。這是按法上講，依著經的題目，就夠你受持的。

二、按我們本具的真心來說，我們現在這個心是妄想心，妄想心沒有本體自性，它的本體自性就是離相無住的真心。真心本來離相，本來無住，

前面說要離相度生，無住行施，都是叫我們開悟，悟到我們人人本具的真心。過去釋迦世尊跟我們一樣是凡夫，他歷劫修行，乃至於出世成佛，就是用離相無住的真心修行，才到彼岸。為什麼修行要用離相無住的真心呢？因為我們聽懂了佛法，知道佛法好，不能究竟用功，還是不能得利，生死的根本，男女的情愛割不斷！知道修行好，五欲之樂牽腸掛礙，放不下。非要用離相無住的心，於割不斷處，一切割斷！放不下的，全身放下，才能成佛。「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在經名以外，沒有其他修行的方法，你記著經的名字，奉行受持，就是修行的妙法。

「所以者何？」佛安立經的名字，就奉行受持，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經的名字，就具足二諦、三諦的真理。按二諦的道理解釋，「佛說般若波羅蜜」，按俗諦、世間法說，不能不有一個名。「即非般若波羅蜜」，按真諦、因緣法說，我說即是空，它當體就是空的，不是叫你依名住相，

是叫你依名修觀想。「是名般若波羅蜜」，不過假有其名而已。按三諦的道理解釋，「佛說般若波羅蜜」，是假諦。「即非般若波羅蜜」，不要住相，就是空諦。「是名般若波羅蜜」，即假即空，就是中道第一義諦的波羅蜜。你用三諦的道理去修行、去度眾生、去行布施，能不到達彼岸嗎？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前面講過，什麼相都好離，就是佛的相、法的相最不好離，因為我們學佛要尊敬佛，學法要尊敬法，這一尊敬，起了執著，要離開它真不容易。前面第七分佛就問過：「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就是要你離開佛相、法相，須菩提回答：「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不能說佛沒有說法，不過沒有一定的法，如來可說。這裡再問：如來有沒有說法？「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這個時候悟得很深了，回答：如來說法，等於沒有說。後面二十一分經文：「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釋迦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沒有說一個字，哪有說法呢？世尊為何沒有說一個字呢？因為他沒有著說法的相，所以說法，等於沒有說。

你們都可以發心講經說法，但是不可住法相來說法。講經說法是令眾生斷煩惱，自己無始劫來原有的煩惱沒有斷，學會了講經，增加我慢煩惱，認為自己比別人高一等，對我應恭敬供養，這樣不是著了說法的相，起我慢煩惱嗎？所以「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這樣去說法，不會增加新的煩惱，任運自然斷舊的煩惱，才能自利利他。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總相是正報、依報兩個相。我們的身體是正報，山河大地，是依報。你要離相，把身體的正報離了，把山河大地依報的相離了，還有什麼相不能離呢？這裡是先告訴我們要離依報的相。

「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個世界的總體。「所有微塵，是為多不？」把三千大千世界粉碎成一粒一粒的微塵，微塵多不多呢？「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回答：微塵太多了。「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你要離相，還是依著

三諦的道理來離，有沒有微塵的相？有啊！因為有微塵的相，才說微塵甚多。但是微塵要是合起來，只看見一個大世界的相，微塵的相就隱而不見。所以「佛說微塵，即非微塵，是名微塵。」按二諦的物理解釋，微塵不過假名而已，世界也是，「佛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按俗諦講有個世界，是眾多微塵合成的。把它分成眾多微塵，世界的相空了。按二諦的物理解釋，不過假名世界而已。

按三諦解釋，「微塵」、「世界」都是無情法。怎樣解釋三諦的道理呢？法法皆真，法法皆如，真如在哪裡？真如在一切法上。微塵法是真如，世界法也是真如，實相般若遍一切處，不遍到微塵上，不遍到世界上嗎？微塵是實相般若，世界也是實相般若，所以：「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只看你會不會悟中諦的道理？你會悟中諦的道理，看青綠的翠竹，就是真如的本體；看見開得很茂盛的菊花，無非般若的本

體。所以悟到中道的義理，微塵是真如也是實相，世界是真如也是實相，這叫「是名微塵」、「是名世界」。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這是離正報的相，佛的正報具足三十二種大人相，還要離開，我們凡夫這個臭皮囊，還有什麼可執著的？這就是先離佛的相，佛的相離開了，凡夫的相自然可以看空。三十二相，從頭頂上肉髻頂相，一直到足下平安相，我們沒有時間一一講解，你們查《佛學大辭典》。前面第五分世尊問過：「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不？」是用總相丈六金身

問的。須菩提答：「不可以身相見如來。」這裡按佛的別相，世尊有三十二種大人相，佛問：「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可不可以應化身佛的三十二相，見到法身如來呢？須菩提已經悟得比以前更深，回答：「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須菩提自己徵問，自己解釋，「如來說三十二相」，如來說的三十二相，是按假諦講。「即是非相」，按空諦講，當體即空。「是名三十二相」，按中諦講，即空即假，即中諦的三十二相。須菩提悟的道理甚深，世尊說的三諦法，須菩提學會說，他悟到這裡，跟佛所悟的道理無二無別。

說到安立經名，就依著經名奉持，這部經就說完了。世尊悲心無盡，怕我們離不開正報、依報的相，再說世界的依報的相要離開，我們住的房子依報，還有什麼好執著的？再說正報的相要離開，佛的三十二相離開，

我們這個臭皮囊的正報，執著它作什麼呢？這都是佛怕我們離不開一切相，所以一再地說，再較量持經的功德。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前面較量持經的福德，都是用七寶布施，再較量布施的七寶越多，持經的福德就越多。恆河沙數的恆河沙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還是身外之財。身內之財，我們的身命只有一個，把身命布施，以後就沒有了，得來生才能布施第二個身命。所以身外之財容易布施，身內之財難得布施。這個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數那麼多的身命布施，他得的福德多不多呢？經文應該問：「是人所得福德多不？」須菩提回答：「甚多，世尊！」這裡省略了，因

為前面已經說了好幾遍，意思已在經文裡面。

底下就較量了，「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假若另外有一個人，受持全卷《金剛經》，乃至受持一小段經文。或者為他人說全卷《金剛經》，乃至於為他人說一小段經文，超過前面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的福德。

這個道理前面已經料揀過，你用七寶布施得再多，只能利益眾生今生的生活，不能度眾生的生死。現在拿身命布施給眾生，像釋迦如來行菩薩道的時候，捨身飼虎，下大雪，老虎沒有東西吃，他看見老虎快要餓死，動了慈悲心，把自己的身體捨給老虎吃，老虎吃了布施，暫時不會餓死，並不能使牠了生死、成佛道。你受持《金剛經》，自己可以了生死、成佛道。為他人說，可以令他人了生死、成佛道，所以福德不可同日而語。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須菩提尊者聽釋迦世尊講《金剛經》，講到這裡，「深解義趣」，深是甚深，解是解悟，義是義理，趣是歸趣。甚深解悟到《金剛經》的義理，歸趣到人人本具離相無住的真心上，就是大開圓解。須菩提解悟得甚深，深受感激，「涕淚悲泣」，鼻子流出水叫涕，眼睛流出水叫淚，感激得很痛心叫悲。他感動得很痛心，應該放聲大哭，但是在法會裡不能放聲大哭，無聲地哭叫泣。感動得厲害，連鼻涕、眼淚都流出來。

「而白佛言」，就跟佛說：「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指著《金剛經》。「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我們凡夫的眼睛叫肉眼，天上的眾生叫天眼，聲聞的眼睛叫慧眼。須菩提是阿羅漢，他親見我空之理，得了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但是我須菩提過去聽的都是小乘的經典，只破我空，沒破法空。現在聽到《金剛經》，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這樣甚深的經典，所以甚深開悟，感動得鼻涕眼淚一起流，不禁悲泣。

這十四分的「希有」，跟第二分的「希有」不一樣。第二分說：「希有！世尊！」須菩提過去以為世尊坐在講堂裡，才是說法，哪曉得世尊出入往返，穿衣吃飯，都在說法，真是稀奇少有！那是讚歎世尊稀奇少有。這個希有是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今天得到甚深解悟，真是稀奇少有！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世尊！假若另外有一個人，跟我須菩提一樣，也聞到這部《金剛經》。「信心清淨」，他一定會生清淨的信心。「即生實相」，實相是本來具有的，被無明煩惱蓋覆住了，心不清淨。這個時候信心一起，把無明煩惱破掉，心裡清淨，實相就現出來了，這裡就證明須菩提深解義趣。

這是正宗分第二大科，推廣降住開解分，要開解，在經文上有明文：「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前面第五分他聽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他是悟到了，但是悟得很淺：「這

個道理太好了，只怕眾生夠不上！」所以他說：「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世尊就呵斥他：「莫作是說！」你不要這樣講，「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這裡他已經悟得甚深，他相信：「我自己深解義趣，其他的眾生也可以。」所以他說：「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這就是須菩提解悟甚深的境界。

「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我們應當知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的這個人，他一定成就佛的功德。前面第十二分「最上第一希有之法」，配佛的三身。這裡沒有說最上二字，就是配到實相上，這個人即生實相，親證法身，所以他成就第一報身的功德，成就希有化身的功德，就是佛的三身功德統統成就。

「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按二諦解釋，說個實相，當體即空，

實相是無相之法。「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不過給它立個假名而已。按三諦的道理解釋：「是實相者，即是非相」，說實相，實相無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是故如來說名中道實相。實相無相、無不相，實相在哪裡？實相在一切法上，一切法相都是實相，所以它是中道實相。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須菩提還是替眾生關心，說我現今聞到如是甚深的經典，信心清淨，深解義趣，能如法受持。因為我不但是阿羅漢，還是解空第一，所以我受持不算難。

「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可是到了法運一萬二千年的最後五百年。

「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這是合到前面第六分世尊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須菩提這時候不僅關心眾生，還讚歎眾生，要是到了法運最後五百歲，假若有個人聞到這部《金剛經》，能信、能解、能受持，這個人真是第一希有的人！

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

「何以故？」我須菩提為何說這個人是第一希有的人呢？因為「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裡包括三重四相：沒有我執四相，沒有法執四相，也沒有空執四相。「所以者何？」這個人怎麼把我

等四相都空掉呢？

「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這個人信心清淨，把我等四相都觀空了，這裡就是合到第五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何以故？」再加以解釋，「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這就合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那句經文。「離一切諸相」，就是「若見諸相非相」；「即名諸佛」，就是「即見如來」。這就證明須菩提深解義趣，所悟的理跟佛無二無別。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佛給他印證說：你說得對！你說得對！「如是如是！」分開來解，我悟的道理是這樣子，你須菩提所悟的道理也

是這樣子，我如是，你也如是。

「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前面須菩提說這個人第一希有，是由信心清淨，生了實相，解悟到四相皆空，悟到了無住。世尊再說得粗淺一點，他沒有解悟，只有信心，也算是第一希有。世尊慈悲無盡，他要攝受一切眾生，怕眾生聽到這裡，一定要沒有我等四相，要離一切諸相，信心動搖，認為自己夠不上，怕眾生退了心，所以這裡說只要他有信心，聽到哪裡，信到哪裡，這個人就算第一希有了。聽見我空之理，而不驚異；聽見法空之理，而不恐怖；聽見空空之理，而不畏懼，這個人對於三空之理，雖然沒有及第，但是他已相信，就算第一希有了。

我們在座的都可以承當，因為我們聽到三空之理，都不驚、不怖、不畏。上卷經文是講究信，講究解，須菩提是解悟了。世尊攝受眾生，眾生

雖然沒有解悟，要是能信，對於我空不驚異，對於法空不恐怖，對於空空不畏懼，應當知道這種人，非常稀少。

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

「第一波羅蜜」，就是般若波羅蜜，《金剛經》是般若經，就是第一波羅蜜。大乘法門要學六度波羅蜜，「前五度如盲，般若度如導。」修前五度像沒有眼睛的瞎子一樣，般若度好像有眼睛的人，來引導前五度的盲人，沒有般若度作引導，前五度不能到達彼岸，所以般若度為第一波羅蜜。前五度與外道相同，般若度超過外道，因為：第一、布施，外道也行布施。第二、持戒，外道也持外道的戒律。第三、忍辱，外道也修忍辱。第四、精進，外道也要精進用功。第五、禪定，外道也有外道的定功。但是外道

沒有第六般若度。所以前五度，你一住相，同於外道，非有般若度來作引導不行。不然，前五度怎麼修，都不能到達彼岸。

這個道理要記清楚，一定要把般若經研究明白，要遠離我相、法相、空相，不然你不修行用功則已，修行用功就著魔，因為你同於外道，可真冤枉！要是沒有善根，你不會作佛弟子，無論出家、在家弟子，都是前生前世曾修行，種了善根，今生今世才能作佛弟子。你有善根作佛弟子，又發心用功修行，但是一住相，變成外道，所以用功一輩子，沒有了生死、成佛道。你來生來世，不是生天就是轉人，享點人天福報，第三生非吃苦頭不行，把福報享完就墮落，招得來生不如意。

懂得「第一波羅蜜」重要，但是這三句經文，你還要研究好，你懂得「第一波羅蜜」，就是般若波羅蜜，一住相就又錯了。所以「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按假諦講，有第一波羅蜜。按空諦講，因緣

生法，當體即空，哪有第一波羅蜜的相存在。按中諦講，「是名第一波羅蜜」，非空非假、即空即假，才是中道第一波羅蜜。

佛法難學就在這裡，須菩提感慨，過去沒有聽過甚深的經典，現在聽到了你處處執著，聽到哪裡，著到哪裡，你能學到佛法嗎？所以佛在《金剛經》上一再破相，叫你不要執著。你好不容易把執著破掉，執著個空，你懂得《金剛經》了嗎？所以你要懂得「第一波羅蜜」的重要，那是假諦，世俗的假相。「即非第一波羅蜜」，這是空諦。「是名第一波羅蜜」，要會歸中道，才算真正懂得佛法。

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

六度都是這樣，前面說要無住行施，已經說了布施度；要持戒修福，

已經說了持戒度。這裡再說忍辱度，正是跟著第一波羅蜜說下來的，很重要！忍，是內心的忍，辱，是外境的辱，外境侮辱，對方罵你、打你、欺侮你，都是辱境現前。我們是凡夫，他罵你，你不罵他嗎？他打你，你不打他嗎？他欺侮你，你不欺侮他嗎？這樣就鬥爭，增加凡夫的生死。我們學菩薩道，要度眾生，怎麼能跟眾生結生死冤家？所以對方侮辱你，不能跟他一般見識，要能忍辱，因為你是學菩薩。

前面講我執四相空了，還要空法執四相；法執四相空了，還要空空執四相，把一切相都空盡，才是般若波羅蜜。聽到這裡，你好像懂了，要腳踏實地用功到這個境界，只是依文解義，不能算懂，道理都是佛的，不是我們的。縱然開悟，悟的是理，事實上沒有空掉，還是不行。悟得跟佛一樣，事實上你沒有做到那個功夫，相還是沒有離開。所以跟著第一波羅蜜，一定要腳踏實地用功，看你能不能忍辱？這是事實擺在你面前，辱境現前

才要忍，沒有辱境現前，你忍什麼呢？有人打你、罵你，甚至欺侮你，你能忍。下面經文有人拿刀子節節支解釋迦佛的身體，他能忍，要腳踏實地用功到這裡，才是真正離相。

再進一步，有一種人對《金剛經》依文解義瞭解了空，他說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以為他懂了，實際是豁達空，落了誇大狂。他看見大乘經上釋迦如來說：「我是佛，我要普度一切眾生，先度地獄最苦的眾生。我是度眾生的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學了地藏菩薩的法門，看到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釋迦佛證到無生法忍，到地獄裡度眾生，他不會受苦。地藏菩薩也證到無生法忍，所以也能度地獄的眾生。你看見釋迦佛說的道理很對，地藏菩薩做得也很對，你說：我要學釋迦佛、地藏菩薩，我要到地獄裡度眾生。請問：你證到無生法忍沒有？如果沒有，你怎麼到地獄裡度眾生呢？

過去有師徒兩人，徒弟年紀很輕，看大乘經有點領會，忽然間發了大菩提心，要學釋迦佛、地藏菩薩，入地獄去度眾生。他發了心就跟師父說：「釋迦世尊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要發大菩提心到地獄裡度眾生。地藏菩薩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說得太對了，我要學地藏菩薩，入地獄去度眾生。」他師父就說：「地獄裡很苦，火湯爐炭，你學釋迦佛、地藏菩薩是對的，但是你要腳踏實地用功，證到無生法忍才能做得到。」這位徒弟說：「一切皆空，哪有火湯爐炭啊？」他以為把大乘道理都瞭解了，跟他師父辯得沒完沒了。師父正好在燒香，把香點著，出其不意就在他臉上觸了一下，徒弟叫：「唉呀！你怎麼用香燒我的臉？」師父說：「你不是說地獄裡的火湯爐炭都空掉了，這一點香，你怎麼空不掉呢？」

所以學了第一波羅蜜是智慧度，你腳踏實地用功，要修忍辱度。第一、

眾生忍，眾生怎麼罵我、侮辱我，我不跟眾生計較，能忍。第二、法忍，天氣太熱，熱得受不了；天氣太冷，冷得受不了；沒有飯吃，餓得受不了，你就觀一切法空，這叫法忍。第三、無生法忍，一切法本來不生，一念妄動，執著有眾生，執著有法，才生起來這些眾生相、法相。這時候證到無生法忍，真空的境界現前，一切法本來不生，還忍什麼？

前面講過：「前五度如盲，般若度如導。」沒有般若度作引導，前五度都不能到彼岸。這裡忍辱波羅蜜，就是跟著第一波羅蜜說的，你有了忍辱，也能到彼岸。第一句「忍辱波羅蜜」是按俗諦、假諦講的。「即非忍辱波羅蜜」，是按真諦、空諦講的。「是名忍辱波羅蜜」，按中諦講，非空非假，也就是證得無生法忍的真空，真空不空，即是妙有；妙有非有，即是真空，會歸中道的忍辱波羅蜜。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

「何以故？」佛自己徵問，自己解釋，說了第一波羅蜜就好，何必再說忍辱波羅蜜呢？這就是非腳踏實地用功不可，釋迦佛拿自己過去的公案，講給須菩提聽，也就是講給我們聽。「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歌利王是梵語，翻成中國話叫極惡的王。割截身體，釋迦世尊沒有成佛之前，是一個修行的人，在修行用功的時候，遇見歌利王割截他的身體。歌利王在春天百花綻放，天氣晴朗的日子，帶著文武大臣及宮女，到野外遊山玩景，後來歌利王感覺疲乏，坐下來休息睡著了。宮女看到國王睡著，就各自散開去採水果。有人看見山洞裡，有一個打坐修行的人，

大家都去請他開示，這個修行人就給宮女說法。國王睡醒了問：「宮女都到哪裡去？」文武大臣說：「她們遊玩去了。」國王很生氣，就找到那個山洞，看見宮女都在山洞口圍著。國王一看，裡面有一個年輕人正在講道，國王生氣地說：「你這位修行人，貪愛我宮女的美色！」修行人說：「我給她們講道，不會貪美色，我是修行的人！」國王說：「有很多修行仙人，不食人間煙火，天天練氣、吃水果，見了美色，還是動貪心。你年紀輕輕，怎敢說你見色不貪呢？」修行人說：「動不動貪心，不在吃水果、練氣，是在持戒！」國王說：「什麼叫戒？」他答說：「忍辱叫戒。」國王說：「你能忍辱嗎？」他回答：「我能忍辱。」國王說：「你能忍辱，我來試試看！」國王身上帶著寶劍，唰一聲，就把修行人的耳朵割掉一個，修行人神色不變。跟隨的大臣勸國王：「這是真正的修行人，不可以加害啊！」國王說：「你怎麼知道他是真正的修行人？」大臣說：「你把他耳朵割掉

一個，他的神色不變！」國王說：「我再來試試看！」再把修行人的鼻子割掉，他還是不動，於是又把他的手、腳割掉。四大天王在護法，忍不住了，忽然天地變色，飛沙走石！這時候國王害怕了，因為惡人怕的是比他更兇的人，國王以為是修行人要報復他，於是跪下來求懺悔：「你饒了我吧！我做錯了。」修行人告訴國王：「你對我節節支解，我沒有動瞋恨心，證明我見了你的女人，沒有動貪欲心。我現在發願，假若我不動一念瞋心，手足耳鼻馬上復原。」修行人發了願後，手足耳鼻馬上復原。國王佩服他是得道的人，給他磕頭求懺悔。修行人說：「你只要有慚愧心，願意求懺悔，我將來成佛，先度你。」這位修行人就是釋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度五比丘，第一個度的憍陳如，就是這位極惡的歌利王轉生的。

再看著經文，「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像我過去被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我那時候

四相皆空。「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假若那時候我沒有離四相，節節支解我，能不動瞋恨嗎？我不動瞋恨，因為沒有我等四相。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須菩提！」不是歌利王割截我身體的時候，才得我空四相的功夫。「又念過去」，憶念、回想過去劫中，「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已經轉了五百生，才作忍辱仙人。這個仙人不是外道仙人，釋迦牟尼成了佛，叫大覺金仙，是修正道、修忍辱的仙人。「於爾所世」，在那五百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四相皆空。不但歌利王割截我身體的時候，我沒有我等四相；在過去五百世，我就沒有我等四相。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

須菩提前面問：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降伏其心？佛答覆須菩提：要離一切相，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而不住相，還有什麼妄想心會生起來呢？這樣就把妄心降伏住了。所以你問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怎樣降伏妄心？離相，不是離這個相，不離那個相，要離一切相，包括前面三重四相：我執四相、法執四相、空執四相，統統要離開。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你離相發菩提心，就不會再起妄想。這是總結前面離相度生，佛答覆須菩提：

怎樣降伏妄心？就這樣降伏。

「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這是佛答覆他：「云何應住？」怎樣安住真心。前面說你應該無住行施，這段經文是遠接第十分：「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裡是重說一遍。菩薩「不應住色生心」，你要生心，不要住色塵，塵境不要住。「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不應當住聲、香、味、觸、法，這五塵而生心。

「應生無所住心」，前面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換了文字，沒有換義，生心是生出來了，而沒有住六塵。心境是相對的，一生心就住了塵，塵境不出上面六種。「生心即錯，動念即乖！」因為你一生心、一動念，就住外面六塵。生心是生出來，而不住外面六塵，這個心是真心，就

是離相無住的菩提心。

「若心有住，即為非住。」分兩層意思講，第一層就是反過來解釋，為什麼不要住六塵呢？假若你住一個塵，就不是安住真心，你一住六塵的心，還是妄想心。第二層，深一層解釋，連不住六塵的心也不住。不住六塵，我懂得這個道理，不住六塵而生心，生無所住的心。這個時候還有一個不住的住，還不是真正安住。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這段是遠接第四分：「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無住行施那段文。你是個菩薩，修行要安住你的真心，不是空空洞洞的安住，你安住在一個空洞地方，心裡還是有空的相。你要天天去行布施，天天去度眾生，才是真功夫，所以

第四分講無住行施，你是個菩薩，度眾生要行布施，行布施不住相。「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連前文「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都包括了。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這是接第四分最後一句：「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教，是如來的言教，如來所說的法。佛說：要相信我，我是過來人，怎樣說，你要怎樣相信，就這樣修。你為什麼應如是布施？為利益一切眾生。你住相布施，不能利益一切眾生。因為你是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人，才叫做菩薩。

發菩提心，要具足四種心：「廣大第一常，其心不顛倒。」

一、要發廣大心，你要廣度一切眾生。

二、發第一心，把眾生度到來生來世轉富貴人，或者生天，享人天福報，那不是第一心。把眾生度到得阿羅漢，超出三界，脫出輪迴，三界以內的生死已了，三界以外的生死還沒了，只是二乘小果，那不是第一心。要度一切眾生成佛，才是第一心。

三、發長遠心，眾生不好度，你非發長遠心不行，今天度，明天度，今生度，來生度，盡未來際度下去。

四、發不顛倒心，你不要住相，一住相，長遠心發不起來，菩提心很快會退失，因為一住相就顛倒了。所以為什麼叫你離相度生？為什麼要無住行施？因為不要住相，這樣你才能發長遠心，盡未來際去度眾生。

「為利益一切眾生」，度眾生成佛，才是真正的利益。你行布施，一住相，跟眾生結些生死緣，自己菩提心退了，流轉生死；眾生得不到成佛

的利益，也流轉生死。你行布施，是利益眾生，眾生的根機千差萬別，大別有二種，一種有善根的眾生，接受你的布施，知道報恩。二種沒有善根的眾生，接受你的布施，不知道報恩。有善根的眾生，接受你的布施，知道報恩，你一住相，就生歡喜心，跟眾生結生死緣，來生來世你給眾生作兒女，或者眾生給你作兒女。相反的，沒有善根的眾生，知恩不報反為仇，叫你動瞋恨。來生來世或者轉為父母兒女，恩愛牽纏，生生世世，永遠不了；或者轉為冤家債主，仇越結越深，不但不能利益眾生，還種了增加生死的惡緣。為利益一切眾生怎麼作呢？財布施，天天行財布施，不住相；法布施，天天講經說法，不住相。這樣自己了生死，也能令眾生了生死；自己得利益，眾生也得利益，所以為利益一切眾生，你應該不住相布施。

「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前面說過離四相的道理，怎麼又說離相呢？如來說離相，是為利益一切眾生，如

來沒有住這個相。「如來說一切諸相」，當體就是空的，「即是非相」。如來「又說一切眾生」，是為利益一切眾生，也是空的，「即非眾生」，如來沒有住眾生相。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

下面再總結起來，叫須菩提要生信心，叫一聲「須菩提！」前面第十一分有一句經文：「我今實言告汝」，如來所說的都是實在的話，你決定要相信，怎麼一時談空，一時談有，一時說實相，一時說非相，一時說度眾生，一時說非眾生呢？「如來是真語者」，真而不妄，如來不會妄語。「實語者」，實而不虛，如來不說虛假的話。「如語者」，如來是如所證而說，他證得什麼道理，就說什麼道理。「不誑語者」，誑是欺騙，社會

上的好人都不會欺騙人，何況如來會欺騙眾生嗎？「不異語者」，異是變易更改，一會兒這樣說，一會兒那樣說，如來說的話不會變易，前後一貫，沒有兩個樣子。

為什麼一時談空，一時談有呢？因為如來所得的法就是這樣。「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如來所證得的法，你說它實是有，沒有；你說它虛是空，不空；它是超空超有，所以一時說空，一時說有，一時說非空非有，如來所得的法，本來是這個樣子，他是如所證而說。在無實無虛上，我們就應該會到如來所得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是超空超有的法，空、有是對待的，它是絕待的。說它是實，落到有；說它是虛，落到空；它不是空、不是有，超空超有，是絕待之法，才是真理。道理越說越高深，下面說一個譬喻，讓你容易體會這高深的道理。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你不聽佛的話，不能如所教住，你要是住相行布施，住了六塵之法，等於一個人走到暗室裡面沒有光明。「即無所見」，就什麼都看不見。

「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你聽佛的教導，不要住一切法相，不住六塵之法，去行布施，這叫無住行施。「如人有目」，等於一個人眼睛很明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日光明朗照耀，種種色相，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

讀誦，即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須菩提！當來之世」，這是第十四分最後一段經文，讚歎當來之世，就是世尊涅槃以後，也就是到了法運一萬二千年的最後五百歲，尤其是指到了末法時代的今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夠受持、讀誦《金剛經》的義理。

「即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佛具足智慧，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前面說的無量無邊的功德，這個人都可以成就。

前面較量的都是福德，這裡說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功德跟福德有什麼不同？福德，是你培福培出來的；功德，是你用功修出來的，功德比福

德高。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

第十五分還是較量福德，前面較量的譬喻，一個比一個深。第八分、第十一分，都是用七寶布施的福德，跟持經的福德比較，第十三分布施恆河沙數的身命，還是不如持《金剛經》的福德多。這裡譬喻布施身命多，都是假設之詞，「若有」，事實上不會有，因為要較量福德，所以用這麼多的身命布施來比較。印度的時間，白天分成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

叫晝三時。夜晚分成初夜分、中夜分、後夜分，叫夜三時，合起來叫晝夜六時。中國的時間，過去晝夜分十二時辰，有了時鐘以後，分晝夜二十四小時。這裡是指印度的時間，白天分三個時，夜晚分三個時，叫晝夜六時。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早半天，以恆河沙等身命來做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到了中半天，又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到了晚半天，也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一天以三個恆河沙數的身命布施，不是布施一天，每一天都布施恆河沙數的身命，布施多少時候呢？「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每一天布施三個恆河沙數的身命，布施無量百千萬億劫，都以身命布施。這裡應該有個問答，佛問須菩提：「布施了這麼多身命，這個人得福多否？」須菩提應該回答：「甚多，世尊！」因為前面料揀的經文太多，翻譯的法師把它省略

了。

世尊接著說：「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假若有人聽到這部《金剛經》，聽到哪裡，信到哪裡，不起違逆之心，很順從地信仰，這個人得的福德，比前面無量數身命布施的福德多。

下面佛再料揀，為什麼聽到《金剛經》，信心不逆，就能得這麼多的福德呢？

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只要你聽到哪裡，信到哪裡，不起違逆之心，就能得這麼多的福德。又「何況」你能「書寫」《金剛經》，「受持」其義，「讀誦」其文，那功德更不可思議！

《法華經法師品》上說有五種法師，一、受持法師，憶持其義而不忘

者。二、讀經法師，正心端坐，目睹經文，口宣句讀者。三、誦經法師，習讀既熟，不對經文，自然能誦者。四、解說法師，解說經義，弘法利人者。五、書寫法師，書寫（印刷）經文，而廣為流布於世者。

「書寫」，怎麼稱法師呢？釋迦世尊住世的時候，世間還沒有發明印刷術，流通經典都是用書寫的，書寫得越多，流通得越廣。到了宋朝才有刻版印刷，最早的大藏經，是宋版《積砂藏》。到了現在印刷術越來越進步，可以影印，不要刻版，也不要排版。你看見這部經的版本很好，拿去影印，印出來跟古代的經本完全一樣，「書寫」，就是現在印刷經典使其流通。「受持」，是受持經典中的義理。「讀誦」，對著本叫讀，讀熟了，背著本叫誦。「為人解說」，最重要是為人解說，前面四種都是自利；為人解說，才能利他。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

前面「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就超過無量數身命布施的福德，更何況你能「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那福德更多了。

「以要言之」，這是舉其重要義理來說，《金剛經》有「不可思議」的「功德」，有「不可稱量」的「功德」，有「無邊」的「功德」。因為這部經的功德太多了，所以才能超過七寶布施的功德，超過身命布施的功德。

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

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

「如來為發大乘者說」，如來說法，有大乘法、小乘法，《金剛經》屬於大乘經，所以它的功德大。賢首宗把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的法，分成五個教：小、始、終、頓、圓。小教是小乘教。大乘教，由淺至深，分成四個：始、終、頓、圓。

把這四個大乘教配這兩句經文，「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發，是發心，為發大乘心的人說《金剛經》，配到始教。「為發最上乘者說」，為發最上乘心的人說《金剛經》，配到終教、頓教、圓教。因為《金剛經》淺的意思是上乘，深的意思是最上乘，所以裡面含的功德很多。

「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

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假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具足智慧，統統知道，統統見到，前面說的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功德，這個人都能成就。

釋迦如來從三十歲成道就說法，一直說到八十歲入涅槃，一共說法四十九年，就是想利益眾生，令眾生瞭解佛理，要令眾生瞭解佛理，非廣為人解說不可。我們一定要聽如來的話，要受持其義、讀誦其文，這是為廣為人說作準備。大乘法是以利他為自利，義理你能受持，經文你能讀誦，就廣為人解說。這裡跟前面的經文稍微不同，前面是「為他人說」，這裡加廣字，要「廣為人說」，眾生得的利益才多。

還有一點疑問，前面說度眾生要離相，行布施要無住，這裡為什麼又處處較量功德，這樣不是住相嗎？自己要會研究經典，你受持、讀誦，廣為人說《金剛經》，要是有求功德的心，得不到這麼多的功德，因為跟《金

《剛經》的經義不合。《金剛經》叫你離相、無住，你不是有心求功德，任運自然有這麼多的功德。

「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用脊背背起來叫荷，用肩膀挑起來叫擔，就是擔負起來弘法利生的責任。你是善男子也好，善女人也好，只要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金剛經》，你就是荷擔如來菩提果的人，也就是如來的全部家業，完全擔負起來，你才是釋迦世尊的好弟子。

「何以故？」這個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金剛經》，怎麼算是荷擔如來家業的人呢？「須菩提！若樂（一、么）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樂是好樂，好樂小乘法的人，他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你叫他受持、讀誦《金剛經》，他不肯；為人解說《金剛經》，他也不肯。

這裡要注意，前面是不能「著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裡不是「相」，是「見」，相與見有什麼不同呢？能執著的叫見，所執著的叫相。能執著的，是內心的執著；所執著的，是執著心外的境界。我等四相義理粗淺，我等四見義理深細，就是你把我等四相空掉了，內心裡面我等四見還沒有空，下卷講我等四見的經文很多，都是這樣分辨。見，就是執，執著。執分二種：人我執、法我執。執著我，叫人我執；執著法，叫法我執。我們凡夫人我執、法我執都存在，小乘聖人把人我執空掉，法我執沒有空，他法執執著厲害！所以這裡著見，就是內心裡面還有我等四見，這是指法我執。

他由法我執，起這四個執著的見，「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講《金剛經》，他聽不來，怎麼能受持、讀誦？不能受持、讀誦，怎麼能為人解說？所以他不肯講《金剛經》。反過來證明能受持、讀

誦，能廣為人說《金剛經》的人，決定不是小乘人。淺，是發大乘心的人；高，是發最上心的人，所以他得到的功德甚多甚多！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即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前面第十二分「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這裡是經本在的地方，「須菩提！在在處處」，就是隨便什麼處所，只要有《金剛經》在，「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一切世間三善道的眾生，都應當供養這個地方。

「當知此處，即為是塔。」我們見了佛塔就供養，第十二分說「如佛塔廟」，印度塔與廟不分，塔是供養佛的舍利，廟是供養佛的像，塔就是

廟，廟就是塔。在中國叫寺，寺就是廟，你應當知道，有《金剛經》的處所，就像佛的塔一樣。

下面就說怎樣供養，「皆應恭敬」，心裡要存恭敬心，心裡不恭敬，不成供養。心裡有了恭敬，身體要「作禮」，一個人最尊貴的是頭頂，最卑下的是雙腳。我們對佛表示恭敬，拿自己最尊貴的頭頂，禮拜佛的雙腳，叫頂禮，也就是禮足，這是最敬禮。「圍繞」，我們現在做早晚課，圍著佛繞三匝，是一種敬禮。圍著塔繞，也是一種敬禮。「以諸華、香」，用花、用香，這是供養品。我們中國供養佛，都是把花插在花瓶裡。燒香，用火點香燒。「而散其處」，印度花供養，都是用散花；香供養，也是用散的。就是有《金剛經》所在的處所，用花、香供養。

這一段經文是說有《金剛經》所在的處所，都應當如是恭敬供養，因為《金剛經》有不可思議的功德，它能出生諸佛，及出生諸佛之法。要想

度眾生了生死、成佛道，一定要用《金剛經》，一切諸佛都是從《金剛經》生出來，所以你要尊重《金剛經》所在之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須菩提！」重復次第，再叫一聲當機者。「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輕者不重，賤者不尊，不受尊重。輕賤二字，包括：受人家嫉妒障礙，或者受人家誹謗，甚至動手拍打，開口辱罵，種種的輕賤。前面讚歎你要是能受持、讀誦《金剛經》，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功德都得到。可是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金剛經》，

不但沒有受到尊重，反而遭人家輕賤，跟前面經文說的不同，心裡起了疑惑，世尊就解釋這個疑惑。

「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為人輕賤，是給他消罪業，這叫重罪輕報。他前生前世造了罪業，本來是應該墮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的重罪，現在有人輕賤他，他受了一個輕微的果報，把罪業消滅了，你看是不好的事，反而是好事。「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一定很快就可以成佛。佛性人人本具，為什麼不能成佛呢？因為被罪業障礙了，他一輕賤你，把你的罪業消滅，沒有成佛的障礙，不是很快可以成佛嗎？

這一段經文裡面有兩個疑惑，我們分開來解釋：

第一個疑惑，這裡應該說消除三障，怎麼說消除罪業障呢？障是障礙，它能障正道、害善法。你想證聖果證不到，你想修善法修不好，被它

障礙了。障礙有三種：一、煩惱障，就是貪瞋癡等，這是自從當眾生以來就有的煩惱，等於種子一樣。二、業障，造五逆十惡的罪業。三、報障，墮落到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沒有辦法再修行用功。貪、瞋、癡是過去世帶來的煩惱障，等於種子在我們八識田中潛伏著，表現不出力量來。現在造的惡業叫業障，等於水、土。種子怎麼發生現行？你得把它種在土裡，澆一點水，潤澤一下，它就發芽，慢慢長成樹，就開花結果，所以這三個障比較起來，業障的勢力最大，業是業因，造了業因，開了花將來要結果。你造的是惡業的因，一定結惡果，墮落三惡道，叫報障。你把業障懺悔消滅，等於過去的煩惱種子，你不澆水潤澤它，種子就乾枯了。你造了業因，才得果報；你把業因消滅，自然不得惡果。所以懺悔是懺悔業障，實際業障一消，三障都消滅了。

第二個疑惑，佛教講因果通三世，前生造的因，今生得結果；今生造

的因，來生得結果。《金剛經》說這個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他的罪業是先世造的，既然造的罪業應該墮三惡道，怎麼轉到人道，為何因果不對？要知道因果兩個字，道理很複雜，要細心研究清楚，不然不容易瞭解。造業有三種工具：身、口、意。身，身體上造業；口，說話語言造的業；意，心裡面思想造的業。身口意可以造善業，也可以造惡業。在造惡業的時候，可能也造善業；在造善業的時候，可能也造惡業。

舉個例子比較好瞭解：比如有個小偷，偷人家很多錢財，犯盜戒，本性是惡法，將來遭果報，一定墮三惡道。可是他偷東西以後，剛好看到有一個人病倒在路旁，沒有錢看醫生。他忽然間發了善心，馬上叫計程車，把這個人送到醫院，並且付了車費及醫藥費，後來這個人的病治好了。他偷人家的錢財，是造惡業；救了人的生命，是做善業。造業是因，得報是果，造業因的時候，強者先牽，你造的因力量很強，先受報。因為他是慣

竊，常常偷人家的東西，所以他偷人家錢財的心力不太強。他忽然間發一念善心，救了一個人的命，這善業的力量很強，就跟拔河一樣，誰的力量強，把誰搶過去。業因果報也是一樣，哪一個業因強，先去受報。他造了一個善業，力量很強，所以先把他牽到人道，來受人的善報。但是他前世造的三惡道的因還在，今世的果報完了，本來應該墮三惡道。但是今生遇到《金剛經》，他能受持、讀誦，要是遇到有人輕賤他，就把他應該墮三惡道的罪業消滅了，這叫重罪輕報。

再推到我們現在用功，你在佛門裡，無論用什麼功，都是好事、功德。遇見不如意的事發生，你心裡很懊惱：我在做功德、在做善事，怎麼遭到不好的因緣呢？要曉得那是重罪輕報，每逢你做好事、做功德的時候，遇到不如意的事，切不可退心，應當發歡喜心，因為你應該墮三惡道的罪業消滅了。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這再較量《金剛經》的功德，前面較量，先用七寶布施來較量，再以身命布施來較量，這裡釋迦牟尼佛引因位之中的行門，來較量持經的功德。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念，是回憶、回顧。劫，是長時間的名詞，有小劫、中劫、大劫，這裡指大劫。阿僧祇，翻成中國話是無央數，也是大數目的名詞。過去的阿僧祇劫，不是一個阿僧祇劫、二個阿僧祇劫，而是有無量的阿僧祇劫，這樣的長時間。「於然燈佛前」，在沒有遇見然燈佛，授成佛之記以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得值，是遇到。那由他，翻成中國話叫做億，遇到八百四十萬億億這麼多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四事供養。承事，以身體服勞役、當侍者。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他統統供養、承事，沒有一尊佛空過。這裡佛應該要問：「我供養過這麼多佛，承事過這麼多佛，得的功德多不多呢？」須菩提回答：「甚多，世尊！」這裡經文省略了。

「若復有人，於後末世」，假若另外有一個人，在最後末法時代。「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能受持、讀誦《金剛經》，所得的功德比我多！「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我釋迦牟尼佛得的功德，跟受持、讀誦《金剛經》這個人得的功德比較，我的一百分趕不上他的一分。「千萬億分」，千分、萬分、億分，也趕不上他的一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乃至於用算數，也算不來；用譬喻，也譬喻不來，總

而言之，受持、讀誦《金剛經》這個人得的功德太多了。

這是佛譬喻自己得的功德少，受持、讀誦《金剛經》的人得的功德多，聽到這裡，我們會生疑惑：佛過去親近、供養、承事過這麼多佛，他得的功德難道不如受持、讀誦《金剛經》這個人的功德嗎？令人不敢相信。要知道，釋迦佛過去沒有遇見然燈佛以前，也是住相修行，供養、承事都住相。釋迦佛遇到然燈佛，授成佛之記以後，才不住相，再修一大阿僧祇劫才成佛，成佛以後要利益眾生，說《金剛經》，把他的心得完全說出來，所以《金剛經》的功德大。

世間法有兩句話，可以令我們堅定信心：「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遇見一個研究學問有心得的人，聽他講一番道理，得的利益，大於過去讀的十年書。因為這個人講這一席話，是他讀了幾十年書的心得，這一席話，勝過你讀十年書，乃至勝過你讀的幾十年書。拿這個比喻好懂了，釋迦佛

多少阿僧祇劫修來的功夫，都在《金剛經》上說出來，你受持、讀誦這一部《金剛經》，超過你修無量阿僧祇劫。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前面佛拿自己的因行作譬喻，再沒有辦法高了，還是持經的功德大，其實還沒有具足地說。最後把它總結起來，再讚歎持經的人。「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前面一再比較，七寶布施的功德，比不上持經的功德；身命布施的功德，比不上持經的功德；乃至我釋迦佛在因地修行，供養諸佛的功德，也比不上持經的功德，實際還是簡單的比較，我沒有完全說出來。末法時代要是有人

受持、讀誦這部經，他所得的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我如果完全說出來，功德太多了，或者有人聽到，心裡發了狂亂，反而狐疑不信。

先解釋狐疑，前面講過，思惑分三界、九地、八十一品，思惑是對於事相的迷惑，貪瞋癡慢疑這五種煩惱，都屬於思惑，其中疑惑煩惱是五個根本煩惱之一，疑惑他就不信。狐，是獸的名字，在動物園裡有，大家可能看見過。狐住在河邊，牠總想河的對岸有好風景要去看看，但是牠沒有辦法過河。夏天人家坐船過河的時候，牠不敢上船，怕人捉牠。等到冬天河水結冰，看見人家從冰上過河，牠心裡想：「很好，不要坐船就可以過河」。但是到了夜裡沒有人，牠想過河，牠走了一段路，心想：「假若冰破了，我不是會淹死嗎？」牠一多疑，趕快退回來，坐在岸上想：「過河的機會難得，夏天坐船我不敢上去，冬天結冰不要坐船，白天我看見很多

人從冰上走，還是走過去吧！」牠走了一段路，怕冰破淹死，又退回來。

如此進進退退，到了天亮人來了，牠還是沒有過河。狐就是這樣多疑，所以用狐疑來形容人的多疑。貪瞋癡慢疑這五種煩惱，眾生各有偏重，有的貪多，有的瞋多，有的疑心重。狐疑，就是疑心重的人，他聽見釋迦如來讚歎受持、讀誦《金剛經》的功德，讚歎得太多了，他心裡狂亂起來，反而不信。他怎麼心裡狂亂不信呢？因為心量小，說的功德太多，他接受不了。所謂「小器易盈」，盈是滿，小的器物容易滿，比如茶杯很小，倒一點就滿。疑心重的人心量小，聽見佛說的持經功德太多，他反而不信，就要毀謗，他說釋迦佛打妄語騙人，謗佛謗法。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這是總結讚歎《金剛經》是不可思議的經，它的義理高深不可思議，果報也不可思議。你受持、讀誦不可思議的《金剛經》，所得的果報也不可思議。思是心思，

議是言議，拿我們的心思來想經的義理有多麼高深，想不到；拿我們的語言來議論經的義理有多麼高深，議不到。不可心思、不可言議，叫不可思議。

前面第八分說過《金剛經》的功德，能出生諸佛，能出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就是一切佛、一切法都從《金剛經》生出來。生出來一個佛的功德，就不可思議，何況生出來諸佛呢？須菩提在第一大科已經信心清淨，決定不會疑惑，到第二大科他深解義趣，已經解悟了，他見的理跟佛一樣，怎麼會生疑？這是叫我們不要疑惑，叫我們相信了，還要受持、讀誦《金剛經》。須菩提尊者由信而解悟，我們是不是由信而解悟？但是解悟還沒有信心成就重要，我們到底信得堅不堅定，是不是還有疑惑？我們決定要信，我再說一個公案，使大家相信《金剛經》的功德不可思議。

前面講第四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引證六祖大師開悟的公案，

就再拿六祖大師開悟的公案來說，禪宗從達摩祖師傳到中國，到五祖，不分頓禪、漸禪。後來五祖會下的教授和尚神秀大師，在北方弘揚漸禪。六祖接了法，到廣東曹溪弘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禪。他的門下出了很多大禪師，後來分為五家七派，頓禪逐漸興盛傳遍中國，而神秀大師弘揚的漸禪就沒落了。全中國北方、南方都是頓禪，當時大陸上的大寺院都是禪寺，中國佛教有八大宗派，禪宗雖然只是其中一個宗派，卻遍佈全中國。中國出了很多大禪師，這些大禪師從哪裡生出來？從六祖門下。六祖從哪裡生出來？就從《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兩句經文生出來。《金剛經》能出生諸佛，我們沒有看見，在中國佛教史上六祖大師，我們決定相信。六祖大師是從《金剛經》生出來，之後又生出來那麼多禪師，建了那麼多禪寺，度了那麼多眾生，那功德可思議嗎？想到這公案，《金剛經》決定可以出生諸佛，功德決定不可思議，我們要死心塌地相信，

絲毫不要猶豫。

講到這裡把第十六分講完，也就是把正宗分第二大科：「推廣降住開解分」講完，就是由起信心而解悟。下面第十七分到二十四分，是正宗分第三大科：「究竟降住起修分」，解悟的是理，在事相上還要腳踏實地修行，怎樣修行？還是依著你所悟的理，怎樣降伏其妄心？怎樣安住其真心？從這個地方修起。三十二分的本子，到第十六分是上卷，從第十七分起是下卷，我依著《參考資料》，把上卷與下卷，所講道理的淺深分別一下。

上卷與下卷，義理淺深之分判

前半部經，是講「信教」「解理」。後半部經，是講「修行」「證果」。前半部經，重在啟發「正智」，以遣除「境相」，斷除「分別我法二執」。後半部經，重在顯發「理體」，以遣除「心相」，斷除「俱生我法二執」。

「前半部經」，從第一分到第十六分，「是講『信教』『解理』。」是講信佛的言教，解悟佛理，前半部經就是講信、講解。「後半部經，是講『修行』『證果』。」你相信佛的言教，解悟了佛理，還要腳踏實地修行，才能證得果位，後半部經是講修、講證。

「前半部經，重在啟發『正智』，以『境相』，斷除『分別我法二執』。」前半部經所講的道理，注重在啟發我們正當的智慧，用正當的智慧，才能遣除境界相。前半部經，注重在遣除境界相，不可以住色布施，不可以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先把心外面六塵的境界相遣除掉，斷除分別我法二執。妄想心起二種執著：一種我執，一種法執。小乘人聲聞、緣覺，只斷我執，沒有斷法執。大乘菩薩用功，我執、法執一起遣除。我法二執，有分別起的我法二執，有俱生起的我法二執。前半部經注重在斷除分別起的我法二執，妄心是對著外境起的分別，你把所分別的外境遣除，分別心

不起，就把現生現世由分別心起的我法二執斷掉。還有俱生起的我法二執，俱生，是與生俱來。我們自從無始以來當凡夫，就有我法二執，你流轉生死，它跟著你流轉生死，母親把我們生出來，就帶有我法二執，與生俱來。俱生起的我法二執，是潛伏在內心裡面的一個心相。

「後半部經，重在顯發『理體』，以遣除『心相』，斷除『俱生我法二執』。」前面是注重在啟發我們的正智，正智就是觀照般若，有正當智慧生出來，就能觀照實相般若的理體。後半部經，注重在顯發實相般若的理體，實相真理之體顯發出來，能遣除潛伏在內心裡面的心相，俱生的我法二執就可以斷掉。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第十七分這段經文，跟第二分問的問題一樣，前面問過了，為何這裡又問呢？有的註解認為是重說。下面「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生什麼心呢？「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跟第二分、第三分，答的也相同，但是意思深淺不同。我依著《參考資料》，第十七分之問答含義，來加以說明。

第十七分之問答含義

第十七分與前之第二分、第三分，問答之詞句相同，而其所含之義理則不同，前之發心，乃凡夫初發之心；此之發心，乃菩薩悟理之後，所發進修菩薩行之心也。前之佛答，要在遠離分別所起之境相；此之佛答，要

在遠離俱生所起之心相也。

「第十七分與前面第二分、第三分，問答之詞句相同，而其所含之義理則不同」，第十七分和前面第二分、第三分問答的詞句一樣，但是所含的義理則是不同，如果一樣，何必再分下卷呢？「前之發心，乃凡夫初發之心；」上卷須菩提請問：「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凡夫初發的心。「此之發心，乃菩薩悟理之後，所發進修菩薩行之心也。」上卷由清淨的信心，而深解義趣，解悟了理。現在是開悟的善男子、善女人，問佛悟理以後，要進修菩薩行的發心。「前之佛答，要在遠離分別所起之境相；」前面佛回答要怎樣降伏妄心？你度眾生，要離相，不要住眾生相，眾生是心外的境界。你行布施，要無住，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行布施，色、聲、香、味、觸、法，還是心外的境界，這都是分別心所起的，要遠離分別心所起的境界相。「此之佛答，要在遠離俱生所起之心

相也。」第十七分佛答的詞句差不多，是要遠離俱生所起的心相，就是內心潛伏的相。把這個要點記著，下面再講經文就不會不懂，上卷是遣除心外的境相，下卷是遣除心內的心相。

再看著經文，「爾時，須菩提白佛言」，爾時，就是講到第十六分這個時候。須菩提是代表「善男子、善女人」請問，他已經由清淨的信心，而開悟了佛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這個時候他要腳踏實地修菩薩行，發現心裡還有妄念，真心就不能安住，怎樣安住他的真心呢？有了妄念就得降伏妄念，開悟以後，內心還潛伏著心相，要怎樣降伏他的妄想心？

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

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佛告訴須菩提！你為開悟以後的善男子、善女人請問，現在要修行，心裡頭還有妄念，怎麼降伏呢？有妄念真心不能安住，怎樣安住呢？佛告訴他沒有兩個樣子，依悟起修，你上卷不是開悟了嗎？依你所悟的理來修行，用功只有一個方法，還是要離相，還是要無住。上卷是叫你離境界相，不要住境界相；現在告訴你要離內心的相，要安住你的內心，方法只有一個，沒有兩個。先總說，應當生無所住心，跟著你悟的理去修功用。

「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是梵語涅槃的翻譯，滅是滅除煩惱，度是度脫生死，你把眾生的煩惱滅盡，生死度脫，叫他證到無餘涅槃，這樣才算度了眾生。你還是照前面所悟的理去修，還是要去度眾生，把眾生成度到無餘涅槃。

「滅度一切眾生已」，度盡了一切眾生。「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這句跟前面第三分差不多，但第三分「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是遠離境界相，眾生是我們所度的，所度的眾生是心外的境界，眾生相沒有自性，本來是空的，你執著眾生相作什麼呢？這裡是空內心的相，你把外面眾生的相空掉，內心裡還有一個念頭，我把眾生成度盡了。「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而沒有一個眾生實在為我所滅度，我並沒有度眾生，是把內心的相遣除掉。

「何以故？」佛再加以解釋，「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

相，即非菩薩。」跟前面第三分的經文相同，但含義不同。前面是你要是住一個所度的眾生相，那是人相。有人相，對著就有能度的我相，能所差別是眾生相，再執著不捨是壽者相，前面是注重在遣除眾生相。這裡要遣除內心的心相，你把外面的眾生相遣除了，內裡面還有能度的心：「這個眾生我把他度盡了！」我把他度盡了，不是我相嗎？我相一起，四個相都生出來，這樣跟凡夫有什麼不同，你怎麼夠格當菩薩呢？所以你不是菩薩，變成凡夫了。

「所以者何？」佛再徵問再解釋，為什麼你動我等四相，就不叫菩薩呢？「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因為實在一切法是空的，哪有一個能度的我、所度的人呢？不但我相、人相都空，你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是空的。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前面第十分，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我授成佛之記，須菩提你說我那時候，有沒有得到佛的法呢？須菩提回答：「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佛那時候實在沒有法可得。

這裡再問：「如來於然燈佛所」，如來在然燈佛的所在，「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這一句和第十分意思不同，第十分說的是：有沒有所得的菩提法？這裡說的是：我內心有沒有能得菩提法的心呢？須菩提悟得甚深，他答說：「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如我解悟佛所說

的義理，「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在然燈佛面前，不但沒有所得的菩提法，也沒有能得菩提法的心。

前面第七分佛問：「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須菩提答：「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到第十七分佛再問：「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須菩提悟得深了，答：「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根本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也是空的。你說你發菩提心，一住相，心裡不是有了我相嗎？你去住我相作什麼？因為一住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四個相，都起來了，一定要徹底把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觀空。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答得對，佛就給他印證：對的，對的！不但沒有所得的法，也沒有能得的心。「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實在一切法空，所得的菩提法沒有，能得菩提法的心也沒有，這叫能所俱空。

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須菩提！」再叫一聲當機者，「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假若那個時候，我內心存得法的心：「我今天得菩提法了！」然燈佛就不給我授

記。因為心裡頭有住相的心，怎麼有資格成佛呢？

「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因為我外面境界空，內裡面心也空，實在沒有能得菩提法的心，所以然燈佛給我授記，他這樣講：「汝於來世」，你再過九十一劫的時間，「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梵語釋迦牟尼，翻成中國話叫能仁寂默，能仁，是能慈悲一切眾生。寂默，是不住相。就是能仁慈去度一切眾生，又遠離一切眾生相。能仁，是佛的悲心，寂默，是佛的智慧，叫悲智雙運，合起來就是佛的德號。

度眾生要用大的車子，大車得有兩個輪子，一個是悲輪，一個是智輪，兩個輪子一起轉，才能度眾生。凡夫發菩提心，要度眾生卻住相，是能仁而不能寂默。二乘人不住相，落到偏空那邊，他不去度眾生，是寂默而不能仁。所以悲智二輪要雙運，才能廣度一切眾生。

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何以故？」佛再加以解釋，「如來者，即諸法如義。」佛有十個德號，第一個德號是如來。這裡是講法身如來，因為證到法身才能成佛。如來怎麼解釋呢？一切法的真如義，就叫做如來。一切法的生滅假相，都是虛妄，都會變異，但是一切法的本體是不動的。真者不虛妄，如者不變異，一切法不變異、不動的理體，就是真如。能悟到一切法真如的義理，你就是如來，就成佛。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凡夫著相，他信了佛法，研究佛的歷史，說佛修兩大阿僧祇劫，遇到然燈佛授成佛之記，得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是凡夫讚歎我，說我得了法，在佛的本分上，實在我沒有能得之心。

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既然沒有法所得，又沒有能得之心，就說一切皆空就好，何必再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名字呢？要知道如來所得菩提法中，無實，你不能著有；無虛，你不能著空。你說沒有菩提法，著了空；你說有菩提法，又著了有，它是超空超有，所以本性就無實無虛。

「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要推廣開來，「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如來就是一切諸法的真如義，一切法的本體不動就是真如，你悟

了這個理就開悟，證得這個理就成佛。這個法是無實無虛的，無實，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沒有個菩提法可得。無虛，一切法都是佛法。前面講到無實無虛是悟這個理，這裡告訴你要證得一切法的真如義理。

「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須菩提！一切有為法，就是凡所有相之法。「即非一切法」，當體即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故名一切法」，一切法皆是佛法，是中道第一義諦的一切法。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

前面第十分說過：「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譬如有一個人，身體像須彌山王那麼大，你的心裡以為如何？那個身體大不大呢？「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像須彌山王那麼大的身體，指著報身如來，不算大，因為八萬四千由旬有尺寸。假如另有一個人身體八萬五千由旬那麼高，他就不算大了。如來的法身，沒有相才叫大身。前面說過，須菩提已經悟到這裡了，所以此處佛說：「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他沒有等佛說完，就接著解釋：「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經文三連句中中間一句「即為非大身」，配著上一句「人身長大」，當體即空。配著下一句「是名大身」，就是法身。如來說法身就是大身，法身遍一切處，才叫真正大身。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

前面釋迦牟尼佛講自己的公案，「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我在然燈佛前，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嗎？我有能得之心嗎？「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須菩提悟得很深了，如我解悟佛所說的義理，佛沒有所得菩提法，也沒有能得菩提法的心。說這些故事作什麼呢？解釋前面你要是當個菩薩，要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內裡面不要有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的心。「菩薩亦如是。」像我沒有能得法的心，沒有能證果的心，這樣你就是個菩薩了。

講這麼高深的道理作什麼？我們成佛，要度一切眾生成佛，一定要講這樣高深，才能依著《金剛經》的道理來修行，將來自己成佛，才可以度一切眾生成佛。講得高深，現在用得著嗎？現在用得著，我們生心動念，生什麼心？動什麼念呢？財、色、名、食、睡。你動這個心念，就要造業，造了業就要墮落。《金剛經》講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不要住相，還不要動念頭。我們動貪財的心、貪色的心，還有出息嗎？自己不是大生慚愧嗎？所以你當下得了利益，就可以把財、色、名、食、睡的心放下來。

從第十七分起，是正宗分第三大科：「究竟降住起修分」，究竟，就是要徹底離相，徹底無住，做到究竟處。離相，是降伏妄心的方法；無住，是安住真心的方法。先講離相，釋迦牟尼佛以他所修的離相的功夫，講給須菩提聽，就是講給我們聽，他得成佛之記，他離相；他證到報身佛，也是離相。釋迦牟尼佛是過來人，以身作則告訴我們怎樣降伏妄心？就是離相。一直離到底，講這些道理是叫菩薩聽的。所以現在佛就告訴須菩提：「菩薩亦如是。」這是總說，也是這樣子，菩薩也得離相，不離相不叫菩薩。下面別明怎樣離相，先說度眾生要離相。

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若作是言」，假如你是個菩薩，要是這樣講：「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這裡佛就嚴格呵斥，佛法難學就在這裡，不發心度眾生，不是大乘弟子，根本不能成佛。發心度眾生，你不能離相，開頭就有一個我，我是能度的，就有彼眾生是人相，能度、所度的差別，就是眾生相，執著不捨就是壽者相。我相一起，四相都起來，就是凡夫，你怎能叫菩薩呢？

「何以故？須菩提！」佛再加以解釋，他說要滅度無量眾生，都證得無餘涅槃，怎麼不叫菩薩呢？「實無有法，名為菩薩。」菩薩超過二乘人，二乘人證得我空，沒有證得法空。菩薩證得法空，一切法皆空，哪有一個菩薩法可執著呢？實在沒有一個法，名字叫做菩薩。你執著要當個菩薩，大大錯誤，不但沒有超過二乘人，反而落到凡夫地，凡夫是處處住相，下面再解釋。

「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一切法是因緣生法，當體是空，在一切法上空我等四相，哪有我、人、眾生、壽者相呢？一開頭就說我要度眾生，你不是大大錯誤嗎？所以不叫菩薩。

前面已經料揀過，下卷跟上卷深淺不同，第三分告訴我們要怎樣降伏妄想心？你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不要住相，要離相度生。這裡還是要離相度生，有什麼不同呢？前面是離心外的眾生相，現在要離心內的心相。外面的眾生相你空掉了，內心裡面還有一個念頭：「我是菩薩，我要度眾生。」這還是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只是比前面的相細，所以要究竟離開，外面的眾生相離了，內心裡面的念頭還要離開。這個時候，心空境寂，內心的相空，外面的境界也寂滅了。

二乘人也是心空境寂，菩薩怎麼超過二乘呢？二乘人掉到無為坑裡，叫他度眾生，他不肯度，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好不容易離開三

界，叫他回來，不肯回來，所以得的是偏空涅槃，不是大涅槃。這個菩薩心空境寂，他還要去度眾生，終日度眾生，離相，菩薩高就高在這裡，而且不這樣做，還不能成佛。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再就莊嚴佛土離相，菩薩應該行布施，但不能住相，要無住行施。布施度包括六度，六度廣開萬行，修六度萬行是要莊嚴佛的國土。將來你成佛，得有依報的莊嚴，都是你當菩薩所修的功德，就像阿彌陀佛莊嚴極樂世界一樣。佛法聽懂了，學菩薩修六度萬行，要莊嚴佛土，相沒有離開。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假若他是這樣講：「我當莊嚴佛土」，

開口就是一個我，「是不名菩薩」，那他就不是菩薩。

「何以故？」世尊再加以解釋。「如來說」，我常常跟你們講，「莊嚴佛土者」，菩薩莊嚴佛土是對的，但是你不要住相，當體即空，「即非莊嚴」。不是不莊嚴，要會歸中道，「是名莊嚴」，就是每天莊嚴佛土，不住相，這樣子才會歸到中道。《金剛經》上卷第十分有這三句經文，注重在離境相。這裡是要遠離內心之相，內心裡面不可存莊嚴佛土的念頭。

「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怎樣才叫菩薩呢？要通達無我、無法，要我法二執都空掉，哪有一個我？哪有一個法？你把我執、法執空掉，還要注意通達無我法，不是落到無我、無法二空的境界，要在無我無法的境界之中，天天度眾生，天天莊嚴佛土，這樣才真是菩薩。

佛法講到這裡，講得太高深了！學佛法，不高深，怎麼叫佛法呢？佛

法高深難學，要是好學，我們何必這樣用功呢？我們信了佛就是想學點佛法，你學到法了沒有？這是個大問題。信了佛，不信外道，天天到廟裡燒香、獻果、禮拜，叫他受三皈依，他不肯；好不容易勸他受了三皈依，再勸他受五戒、修十善，他不敢；好不容易勸他受了五戒，也肯修十種善法了。守五戒，保持人身不失；修十善，可以生天，那是人乘法、天乘法。

佛經聽了不少，也看了不少，知道眾生在六道裡受輪迴生死大苦，發心要了生死，修四諦、十二因緣法，超出三界，脫出輪迴，自己了生死，不度眾生，這樣你學到的是二乘法，也叫小乘法。要發心度一切眾生了生死，修六度萬行，這樣才學了大乘佛法，走到佛的道路上。沒有成佛前，叫菩薩，功德修圓滿，叫佛，這樣學對了！

可是你度眾生沒有離相，修六度萬行沒有離相，你哪裡是菩薩呢？你發的是菩薩心，修的是菩薩行，不能離相，所做的功德，都落到人天福報，

不能成佛。這等於老祖宗傳下來一顆金剛鑽石，自己不識貨，把它當成大理石賣掉，不是太可惜了嗎？所以你修六度萬行，度一切眾生，不能離相，結果得了人天福報，不是太冤枉了嗎？

為什麼冤枉？因為你沒有離相，有我執、法執，就有我等四相、法等四相。你本來做的是無為法，結果都變成有為有漏法。自從你信佛，就想學佛法，你沒有聽過這樣的道理，今天聽到《金剛經》第十七分，才知道什麼叫做菩薩？發心度眾生入無餘涅槃，要離相。發心修六度萬行、莊嚴佛土，要離相。這樣子才叫做菩薩。你不要害怕佛法太高深、太難學！不難學，只要發心，不驚、不怖、不畏，就能得到無量的功德。

剛才從頭說起，信了佛，叫你受三皈依，你不肯；叫你受五戒，你不敢。你說：「我要顧生活，吃飯要緊！」好像受了戒，處處障礙你的生活，其實是你自生障礙，不是佛給你障礙。因為佛說的三句經，第一句「莊嚴

佛土」，是俗諦。「即非莊嚴」，不要住相，是真諦。由俗諦、真諦，即真即俗，會歸中道，才「是名莊嚴」。

佛法跟外道不同，不會不顧俗諦，《金剛經》一開頭，世尊沒有開口說法，就教我們衣食住行，人生四大要素，先給我們表演一遍。佛也穿衣服，也走路到舍衛大城托鉢，回到祇樹給孤獨園，吃完飯、洗腳、打坐。佛是表現給我們看，教我們怎樣生活，照佛那樣生活就對了，哪裡叫你不顧生活呢？顧生活，佛定戒律，防非止惡，先不要做惡。比方為生活要殺生害命，殺豬宰羊，這個要不得；比方為生活打魚賣蝦，殺雞殺鴨去賣，這個要不得；因為你這樣為生活，過不了幾天你要墮地獄，不是划不來嗎？人的生命很短促，活不到一百年，你去造地獄業作什麼？你做賊、當搶匪，偷、搶人家財物，這個要不得，犯偷盜戒，做來做去把自己做到地獄裡去。所以你只要不做惡，生活還是要顧的，不吃飯、不穿衣服、不住房子，怎

樣修行呢？衣食住都是要的，但是你不要住相。

有人說：現代是工業社會，講求競爭、進取，不住相怎麼行呢？要曉得，發不發財，不在你去競爭、進取，在於你前生有沒有行布施。前生沒有行布施，你怎樣競爭，也不會發財；怎樣進取，也不會發財。孔子被稱為人間聖人，他講發不發財是天命，我們佛教講發不發財是果報，名稱不同，道理一樣。孔子懂得發不發財的道理，孔子當教書先生，學生繳的學費很少，孔子的生活很困難。有人就勸他：「依你老人家一肚子學問，要是在社會上做點事業，不是發大財嗎？為什麼要當窮教書先生？」孔子說：「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假若財富可以求得的話，我不顧身份，一定去求。雖然拿馬鞭子給人家當馬夫，我也做。如果求不到，還是隨我所好，當我的教書先生吧！

現在人競爭、進取，就是孔子說的求。發財不是你求得來，不是你競

爭、進取得來，看你有沒有福報？沒有福報，你怎樣競爭、進取，還是不會發財。懂得前世因、今世果的道理，你前生沒有培發財的福報，今生怎樣競爭、進取，也不會發財。懂得這個道理，你就安命，隨緣度生活，不要打妄想，一直求發財，錢也不會到你家裡來，沒有福報，你找錢可真難！所以不要天天為發財打妄想，只要有一碗飯吃，有一件衣服穿，有一間房子住，這樣學佛法，隨力隨分度眾生，心安理得，不是很好的生活嗎？還有一句最要緊的話，隨力隨分去度眾生，要離相；隨力隨分去行布施，要無住。離相度生，無住行施，你發財很快。前面第四分經文說得很清楚，你無住行施，能得到像虛空那樣無量無邊的福德，你的衣食住還有什麼不能解決嗎？

講到這裡，第十七分講完了。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接著講第十八分，連佛知佛見都要離，要究竟離相。先講眼睛看見的沒有一定的相，要把它遠離。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這裡如來，是指應化身如來，他是釋迦世尊，相好莊嚴，當然有肉眼，所以須菩提回答：「如是，世尊！」

如來有肉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
天眼，是天上眾生的眼，佛弟子用功會得到天眼通。佛弟子有六種神通，前五通跟外道相共，天眼通外道也能得到。

古代大德作了一首五眼圓明的偈頌：「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法眼能觀俗，慧眼了真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為了要押韻，跟經文前後次第不同。應該先講肉眼，「肉眼礙非通」，肉眼是父母生出來的，障礙而不通達，不要說隔一道牆壁，看不見外面，就是只隔一張紙，也看不見外面。什麼都不隔，只能見近不見遠，你上了高山頂上，遠的地方你還是看不見，肉眼有障礙，不會通達無礙。「天眼通非礙」，天眼無處不通達，隔著一張紙看得見，隔一道牆壁也看得見，無遠不看見，可以上觀天堂，下觀地獄。

佛再接著問：「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慧眼，是智慧眼，能見真空之理，不能觀俗諦。二乘人都有慧眼，佛當然有慧眼，所以須菩提回答：「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法眼，能觀俗諦，他能觀察一切法的差別事相，一切俗諦的道理，都看得很清楚，菩薩有法眼，佛當然有法眼。「法眼能觀俗，慧眼了真空。」按經上的次第，慧眼在前，法眼在後，偈頌把法眼放在前面，慧眼放在後面，也是為了押韻。

佛再接著問：「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因為現在佛已經成佛了，當然有佛眼，怎麼有佛眼呢？「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佛的眼睛像一千個太陽那麼明亮，一千個太陽照一千個境界，各照各的，但是太陽光明的體沒有兩樣。等於一盞電燈照一個境界，一千盞電燈照一千個境界，各照各的，但是電體只有一個。佛

眼觀俗諦就是真諦，觀真諦就是俗諦，平等即是差別，差別即是平等，這就是佛眼的功用。

說這五個眼作什麼呢？要離見的相。眼睛所見的功能，誰也超不過佛眼。不是離開肉眼，另外有一個佛眼，就在肉眼上起的功能。你只要修行用功，不要住相，自然起天眼通；再用功，自然見到真空之理，得了慧眼；再用功，見俗諦差別的事相，得了法眼；再用功成佛，得了佛眼，還是那個肉眼。你住了相，功夫生了障礙，連天眼通都得不到，何況得佛眼呢？

上面講佛的見沒有一定的相，要離相。下面講佛的知，是佛心的功能，佛是無法不知，但是要離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

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釋迦如來常在恆河邊說法，每逢說到無量數目的時候，統用恆河沙數作譬喻，佛問：「如來常常說恆河沙數嗎？」須菩提回答：「有說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把數目擴大，一條恆河裡面所有的沙，每一粒沙子算一條恆河，有那麼多的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佛世界，是一個

三千大千世界。恆河沙數的恆河沙，恆河多得沒有個數，沙子更多得沒有個數，有恆河沙數的恆河沙，這麼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算不算多呢？「甚多，世尊！」須菩提回答：那三千大千世界太多了。

「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釋迦佛告訴須菩提：恆河沙數的恆河沙，那麼多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所有的眾生，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就多了，何況恆河沙數的恆河沙，那麼多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更是多得不可思議。「若干種心」，那麼多的眾生，每一個眾生的心天天打妄想，一天不知打多少妄想？一生不知打多少妄想？一個眾生的心念差別就不可思議，何況那麼多眾生的心呢？「如來悉知」，如來統統知道每一個眾生的心念差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如來用功成佛，他得到佛的心，就了知一切眾生的心，眾生的心就是虛妄不實的妄念，眾生的心，沒有自性，當體就是空，不過假名叫心而已。

「所以者何？」為何眾生的心叫非心呢？「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眾生的心是妄念，剎那生滅，一個念頭過去就滅了，你上哪裡去求得那個心呢？「現在心不可得」，一念有九十剎那，一剎那有九百個生滅，現在的心根本不停，妄念一起，很快過去了，你求現在的心求不到。「未來心不可得」，未來心還沒有來，上哪裡求得呢？所以三心不可得。

古人作了一個觀三心不可得的偈頌：「三際求心，心不有。心不有處，妄緣無。妄緣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三際求心，心不有。際，是時間。過去的心，已經過滅了，沒有；現在的心，不停住，沒有；未來的心，還沒有來，沒有。在過去、現在、未來三際，求不到心。心不有處，妄緣無。妄緣，是妄想攀緣，我們的心念念不停，就是妄想攀緣的心。你能用功觀這個心，求三際的心，心不有，就是妄想攀緣的心空掉了。妄緣無處，即菩提。要安住真心，就是安住菩提心。你妄想攀緣的心沒有

的時候，菩提心、真心就現出來了。生死涅槃，本平等。到真心現前的時候，一切對待的假相都空了，生死涅槃，本來平等。

我們為什麼要修行用功？要了生死、證涅槃。你住生死的相，住涅槃的相，就是小乘人。小乘人畏懼生死，因為生死太苦了，要了生死，求涅槃寂靜之樂。不曉得生死涅槃是對待的假名詞，有生死叫此岸，證得涅槃叫彼岸。你生死了脫，沒有此岸，哪裡叫彼岸呢？所以生死涅槃本平等，就是只有一個真心，沒有第二個法。

再會到經上，佛的心無所不知，無量世界、無量眾生的無量種心，佛怎麼統統知道？因為他把妄想攀緣的心空掉，真心現前。真心大而無外，心包太虛，量周沙界，這個心多大呢？包太虛空，無量世界都在虛空裡，虛空在真心裡，眾生都在佛心裡面打妄想，佛怎麼不知道呢？

連佛的知，你也不要住相。佛知，無量世界、無量眾生、無量妄心，

他統統知道。我們要求佛知，求不到，因為住相，所以要離相，把妄想攀緣的心離開，真心現前，跟佛的心無二無別，一切眾生的心，你也會知道。

再引二祖求初祖安心的公案，中國禪宗有六位祖師，初祖達摩到中國來，因為他講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家聽不懂，他就到嵩山面壁打坐，有一位慧可禪師，知道達摩是高人，就追到嵩山去跟他求法。嵩山在大陸的河南省，是五嶽的中嶽，山很高，到了冬天很冷，下大雪，達摩祖師不怕冷，照樣打坐。慧可禪師沒有得道，冷得受不了，要起退心，心想：「我為求法而來，怎麼為冷而退心呢？」當時出家人都帶著戒刀，慧可禪師冷得受不了，拿起戒刀，就斬斷一支手臂。雪下得再大，也不知道冷了，因為怕冷的心，被疼的心降伏住了，這個時候疼得要死，簡直活不下去，心裡不安定得厲害！就求達摩祖師給他安心，達摩祖師說：「將心來，與汝安。」你叫我安心，你把心拿來，我給你安。慧可就迴光返照找自己的心，

過去的心已經滅了，不可得；現在的心，不停住，不可得；未來的心，還沒有來，不可得。他向達摩祖師說：「覓心了不可得！」了是究竟，我尋找我的心，過去、現在、未來，找不到這個心。達摩祖師說：「與汝安心竟！」我給你安心了！慧可禪師忽然間大徹大悟，悟到三心不可得，為何斬斷手臂心裡疼得不安？因為你有妄念。三心不可得，妄念沒有，真心就現前了。慧可大徹大悟後，就接二祖的法位。

還有一個德山禪師參龍潭的公案，德山法師是唐朝四川省人，他會講《金剛經》，學問很好，註了一部《金剛經青龍疏鈔》，有一百二十卷，在四川是很出名的大法師。這時候頓教禪宗已經大興，但是還沒傳到四川。有出家人到處參學傳來消息，說中國南方有頓教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當時德山正在講《金剛經》，他聽到了，認為一定是魔子魔孫來破壞

佛法，佛經是佛說的，怎麼可以不要佛經，就會修行用功呢？他就發願到南方去降魔，於是他擔起《青龍疏鈔》，離開四川到南方。走到半路肚子餓，看見路旁有一位老太婆在賣油滋點心，他把擔子放下來，想買油滋點心吃。老太婆看見他是出家人，還擔了一大擔書，就問德山：「師父，你擔的是什麼經書呢？」「我擔的是《金剛經》的註解。」「是誰著的呢？」「是我自己作的。」「那你是大法師，著那麼多註解，一定對於《金剛經》很瞭解！」「不敢說瞭解，懂得一點！」老太婆問：「《金剛經》上：『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都不可得，請問今天師父要點心，是點哪個心呢？」這一問德山法師答不出來，感到很慚愧，他研究《金剛經》多年，著這麼多註解，卻被這位老太婆問倒了，德山問：「請問你跟誰學佛法呢？」老太婆說：「我跟龍潭禪師學的。」

德山於是去參訪龍潭禪師，並留下來參學，天天請開示。有一天，談

到天色暗了，還沒有談完，龍潭禪師說：「你回去休息吧！」德山告辭出門說：「外面看不見了！」龍潭禪師說：「我給你燈！」那個時候沒有電燈，拿紙折成長長的一條，點亮好回去。德山剛剛接過來，冷不防，龍潭禪師突然從旁邊把火吹滅了，德山當下明心見性，大徹大悟。為什麼吹滅紙燈明心見性？宗門下是要你去參，我們教下叫解，解有時候會誤人，因為你認為開悟，其實還是依文解義。我們學教的人，都是拿紙燈來照路，紙燈在心外頭，心裡本來有光，你心裡的光放不出來，所以要吹滅紙燈，要你放下文字障，不要執著。這叫：「吹滅紙燈，始大悟。」後來成為了不起的德山禪師。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金剛經》三十二分的本子，從第十七分到第十八分，講的是降心離相。到第十八分，連佛的知見也要離，離到究竟處。從第十九分到第二十四分，講的是住心無住的道理。第十九分不是較量持經的功德，是教我們修行，要無住行施。上卷第四分講無住行施的道理，第十九分重新解釋怎樣無住行施？我們要去度眾生，一定要行布施，行布施得無住，所以第十九分起要住心無住。下卷第三大科要起修，用功修行到第十八分，離相已經究竟離到三心不可得，但是去度眾生，行布施要無住。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假

若有個用功修行的菩薩，離相離到三心不可得，他拿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要注意以是因緣這四個字，以「三心不可得」的心為因，以「充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為緣，這樣的因緣來行布施，這個人得福多否？「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這個人布施，以三心不可得的心為因，他沒有住相，得福一定多。第四分說：「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這個無住行施的人得的福德，像十方虛空不可思量那麼多，所以第十九分是解釋第四分無住行施，十方虛空不可思量，這個人得的福德也不可思量，豈不是甚多嗎？

這時候世尊恐怕有人懷疑，前面一再說要離相，什麼相都要離，怎麼這裡說福德多，這不是住相嗎？所以世尊就自己解釋：「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福德多。」假若福德有真實之相的話，如來就不說得福德多。「以

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因為福德沒有實，當體就是空的，如來才說得福德多。

下面要詳細說明無住，說到住心無住：一、見佛不住相，二、聞法不住相。第二十分，先講見佛無住。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上卷問過二次，第五分問：「可以身相見如來不？」第十三分又問：「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這裡經文多了具足二字，具足色身，就是報身佛，應身佛丈六金身是總相，

三十二相是別相。報身佛的身體總相是具足色身，所以這裡講的不是應化身佛，是報身佛。初學大乘法的人，知道應身佛是應機示現，報身佛是無量阿僧祇劫修的因，才感得佛身，以為這一定是真實的。所以第十分解釋：「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雖然沒有說明報身佛這個名詞，但是已經隱含不但應身佛是虛妄的，連報身佛也是虛妄的。再推到第五分：「凡所有相，都是虛妄！」那也包括報身。

這裡就詳細標明了，釋迦世尊問：「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你想要見到法身如來，可否依著具足圓滿身相的報身佛見到呢？須菩提答：「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佛和如來，都是指法身。想要見到法身如來，不應以報身佛見到，因為具足圓滿身相的報身佛，還是有相，怎麼能見到無相的法身如來呢？因為見了報身佛，你一住相，見不到法身如來。

「何以故？」須菩提再加以解釋：「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如來說報身佛的總相是具足色身，什麼叫色身呢？身體是眼睛看見的色法，還是在六塵裡面，怎麼是真實的呢？所以按假諦講，「具足色身」，報身佛的身相具足。要是按空諦講，「即非具足色身」，當體就是空的。「是名具足色身」，即空即有，是中道具足色身。中道具足色身不能住相，一住相又落到假諦那邊去了。所以會到中道的具足色身還是要離，不能住，這是講見報身無住。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再講見相無住，「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前

面具足色身是總相，等於應身佛的丈六金身。這裡具足諸相是報身佛的別相，等於應身佛的三十二相。報身佛的別相：身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好有無量莊嚴，所以叫做具足諸相。釋迦佛問須菩提：你可否以報身佛種種差別的相好，見到法身如來呢？須菩提答：「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法身是無相的理體，怎能以報身佛種種差別的相好，見到法身如來呢？

須菩提自己加以解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前文是「具足諸相」，這裡把文字顛倒一下，意思一樣，「諸相具足」，是按假諦講。「即非具足」，應該中間有「諸相」二字，經文把它省略，「即非諸相具足」，按空諦講，諸相即是非相。「是名諸相具足」，按中道第一義諦講，報身佛有諸相具足的莊嚴，實際還是應菩薩的機示現的，所以說到中道，還是不可以住相。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我們佛弟子首先應該離六塵的相，這個功夫雖然不容易做到，還容易接受。但是要離開佛的相、法的相，心裡總有一點恍恍惚惚，怎麼要離佛的相、法的相呢？我們學佛聞法，要恭敬、要供養，所以不容易離開，這樣子離相，就離得不究竟；無住，無住得不究竟。所以這裡要究竟把佛的相離開，不要執著；再把佛說法的相離開，不要執著，才是究竟無住。

看著經文：「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如來沒有這個念頭，你不要講我有這個念頭。「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我是佛，說法是

我的責任，我要度眾生，不說法怎麼度呢？你以為我心裡有這個念頭：「我當有所說法」，你不要這樣說。

《金剛經》上卷講離相、無住，是離心外的六塵境界；從第十七分起，下卷是離內心的相，佛以身作則，你看我心裡已經沒有六塵的相，但是我說法的相應該有，你要是這樣講就錯誤了，切不可這樣講。

「何以故？」為什麼我警告你不要這樣講？「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假若有人說：如來在這講經說法，這是毀謗我。為何讚歎佛說法，卻是謗佛呢？「不能解我所說故。」他不能了解我說法的深義，所以這個人說我住了相在這說法，他不是毀謗我嗎？

「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三句經文《金剛經》上很多，這裡最好瞭解，如來說法，不像眾生講話，如來所說的法，都是度眾生了生死的方法，哪會住相？住相怎麼了生死呢？所以如來說法，無法

可說，才叫真正說法。我們要去度眾生，學說法，切不可住說法的相，因為你一住相，不叫說法了。

如來要涅槃時，文殊菩薩請釋迦佛住世，再轉法輪，釋迦佛大聲呵斥：你怎麼請我住世，再轉法輪？過去我曾轉法輪嗎？你要我再轉法輪，我住世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我根本沒有轉過法輪，你怎麼要我再轉法輪呢？馬鳴菩薩說他著《大乘起信論》是為弘法：「為令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貪名、貪利、貪恭敬，都是世間凡夫動的念，我們轉法輪度眾生，這三個念都不能動。

我從這裡悟到當法師的三關，你一定要透過這三關，講經說法才講得好。不然你天天講經說法，天天生煩惱：第一、我要講經，我越講名氣越大，這不是貪名嗎？第二、我要講經，你們得送供養給我，這不是貪利嗎？第三、我要講經，你要好好地恭敬我，這不是貪恭敬嗎？貪名、貪利、貪

恭敬，這不是世間凡夫的妄想嗎？你講經說法是學佛，怎麼學凡夫，這不是顛倒嗎？這樣一顛倒要生煩惱，你貪了名，貪了利，貪了恭敬，不是增加貪煩惱嗎？貪得不順心不滿意，你不動瞋恨嗎？不應當貪要貪，不應當瞋要瞋，不是愚癡嗎？天天講經說法，叫人家斷貪瞋癡，你天天增加貪瞋癡，不是顛倒嗎？所以你要在「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這三句經文上學到：不要著法相，說法是你應當盡的義務，誰叫你當菩薩，你住相作什麼呢？天天說法，天天不住相，無法可說，才是真正說法。

這一段是佛以自身作榜樣，教導世人「說者無住」，說法的人不住相，再講到「聞者無住」，聞法的人不住相。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

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這段經文有六十二個字，鳩摩羅什翻譯的《金剛經》，沒有這段經文，元魏菩提留支三藏法師翻譯的《金剛經》，有這段經文。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金剛經》註解有兩種，一種是無著菩薩的《金剛經論》，一種是彌勒菩薩的《金剛經偈頌》。這兩種註解都有這段經文的意思，所以後人認為菩提留支三藏法師翻譯得對，把它抄到鳩摩羅什翻譯的《金剛經》裡面。鳩摩羅什翻譯的《金剛經》，為何少了這段呢？因為古代從印度把梵文經本帶到中國來非常困難，可能在途中少了一頁，所以沒有辦法翻譯出來，這是我推論的。

再看著經文，「爾時」，就是釋迦佛說：「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這個時候。「慧命」，元魏菩提留支翻譯為慧命，鳩摩羅什翻譯

為長老。「慧命」，應該依長老的意思解釋，慧，是有德，道德長；命，是有壽，壽命老，就是他的道德長、壽命老。由慧命二字，就證明不是鳩摩羅什翻譯的經本。

第五分：「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那個時候須菩提開悟了，就替眾生擔心。第六分須菩提問釋迦佛：「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要是聽見「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句經文，眾生能生真實的信心嗎？第六分有這一段疑惑的問詞。這裡須菩提聽到：「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覺得這個道理太究竟、太好了，但是他替眾生擔心，「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在未來世，有眾生聽到這個道理，能不能生信心呢？

「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佛說這個人生起了信心，不是眾生了。

第十四分有兩句經文可以作註解：「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他生起的是清淨信心，信心一清淨，自己本具的實相般若現前，實相是自己具有的佛性，這個人信心生起來，實相就生出來，將來決定成佛，所以他就不是個凡夫了。「非不眾生」，因為他將來成佛有份，跟普通的眾生不同，但是他的果報還是個凡夫。因為雖然他由信而開悟，悟了理，還要腳踏實地修行證果，才能成佛。

「何以故？」是眾生，又不是眾生；不是眾生，又是眾生，這麼一說，好像自相矛盾？「須菩提！眾生眾生者」，連說兩個眾生，就是上文：「彼非眾生，非不眾生。」把經文省略，我為什麼說：「彼非眾生，非不眾生。」呢？那是按俗諦（假諦）講的，他生了清淨信心，就不是眾生，但是他的果報還是個眾生。「如來說非眾生」，按真諦（空諦）講，這兩句眾生的相都是空的。「是名眾生」，按二諦解釋，不過假名眾生而已。按三諦解釋，

那是中道第一義諦的眾生。

這段叫聞者無住，須菩提聞法要是住了聞法的相，就不會信心清淨，即生實相，這是聞法他不住相。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

第二十二分叫「無法可得分」，得了菩提果，沒有住相。須菩提聽佛說法，上卷到第十四分，他已有甚深的解悟。到下卷要依悟起修，他是上根利智，一邊聽法就一邊修行，悟理悟得深，修行也越來越深，所以他才知道究竟無住的道理。

前面世尊問過兩次，第一次在第七分：「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耶？」須菩提答：「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敢說沒有，他說沒有一定的法。第二次在第十七分，佛又問須菩提：「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須菩提答：「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已經悟到實在沒有能得菩提法的心，也沒有所得的菩提法，但是佛無所得，還是有一個得，不過不能執著就是了。

這裡究竟無所得，才悟到真正的深處。「須菩提白佛言：」「須菩提問佛：「世尊！你得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究竟為無所得啊！」須菩提明瞭真正無所得。耶字，不能作問詞，這是須菩提依他解悟到甚深的道理講出來的。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佛聽出來了，須菩提不是有所疑問，是他悟到甚深之理，就給他印證：你說得對！你說得對！下面經文還是那三句：「佛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過這裡文字有點不同，「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按俗諦（假諦）講有的，可是「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按真諦（空諦）講，當體即空，不但沒有多的法可得，乃至於少的法也沒有，就是我心裡沒有一點點得的念頭。「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才是佛得的中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復次，須菩提！」佛重復次第又叫一聲當機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前面佛叫我們發心，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什麼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無有少法可得」呢？因為「是法」是無上正等正覺之法，是實相般若的理體，它是平等之法，沒有高下。你成佛，菩提法沒有高；你當九法界的眾生，菩提法沒有下。《參考資料》有解釋：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法」者，實相妙法也，亦即菩提心法也。上與十方諸佛「平」，下與九界眾生「等」，諸佛雖高，此菩提心法亦無有高。眾生雖下，此菩

提心法亦無有下。故言「無有高下」也。

「是法」，就是菩提法、實相般若，也就是我們的佛性。以六道凡夫來說，我們一時上天堂，一時下地獄，在六道裡面頭出頭沒，生到人天道享點福報，墮到三惡道受苦無窮，我們的佛性不會變動。你生到天上，它是那樣；你下地獄，它還是那樣。《心經》叫「不增不減」，在佛的份上沒有增，就沒有高；在凡夫份上沒有減，就沒有下，所以叫平等之法，這樣才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第二十二分說：「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要是有所得，不是高了嗎？要是無所得，不是下了嗎？因為其性平等，不能說得，不能說不得。再講「無所得」這個名詞，怎麼叫做得呢？以前沒有，現在有了；或者以前有，失掉了，現在又找回來了。從來有，不是以前沒有，怎麼能叫得呢？從來沒有失掉，找個什麼？所以不能稱得。

釋迦佛在《華嚴經》嘆奇哉：「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他成佛的時候，看見一切眾生都是現現成成的佛，如來的智慧、功德、相好，具足有，跟佛一樣無二無別。那麼怎麼當眾生，沒有成佛呢？就是多了妄想。多了妄想，你不執著還不要緊；多了妄想，還多了執著，一執著，給障礙到了。執著再成兩個：人我執、法我執，越分越多，實際妄想是虛妄的想念，沒有真實的自體，都是虛妄不實，你把它當真的，一切煩惱都生出來。你起了煩惱，就造業，造了業受果報，就受苦。起惑、造業、受苦，惑業苦三法，輪轉不息，永遠逃不出這個範圍，所以眾生就苦在這裡。

《金剛經》說的是破人我執、法我執，你把這兩個執著都破了，還不能落於空，落於空起了空執。所以《金剛經》有三重關：你一執著我，有我等四相生起來。你一執著法，有我等四相生出來。我也空，法也空，你

又執著這二個空叫俱空，又有我等四相。我等四相在《金剛經》上分三層，你不起執，三重我等四相，一空一切空，空得乾乾淨淨，你就大徹大悟了。

六祖大師的公案可以作例證，六祖大師聽到人家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忽然間開悟，他如果沒有開悟，怎麼作得出來：「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偈子呢？開悟是從《金剛經》來的，是從他自己的心來的。如來的智慧本來具有，你把執著放下，如來的智慧現前，就大徹大悟。不要起執著，你聽經就會開悟，跟六祖不是無二無別嗎？毛病就出在執著上，本來是虛妄不實的，你把它當成真的，沒有煩惱找煩惱，沒有苦頭找苦頭，所以眾生冤枉啊！懂得「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不能說得，為什麼不能說得呢？因為在無所得中有個所得，這個得，不是自己家裡沒有，從外面得來的。自己家裡寶貝，以前隱藏著，現在發現了，還是自己家裡的珍寶。所以菩提法本來在我們自己心中，被

無明煩惱障蔽住了，今天無明煩惱照空，得到了，所以假名叫得。

「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經上有明文，可以證明《新眼疏》正宗分，分四大科，《金剛經》上現現成，科文是通理大師發現的，每達到一段，就要較量持經的福德。正宗分第一大科：「略明降住生『信』分」，第六分有明文：「乃至一念生淨『信』者」。第二大科：「推廣降住開『解』分」，第十四分有明文：「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現在第三大科：「究竟降住起『修』分」，這裡有明文：「『修』一切善法」，是現現成成的四大科。

現在講第三大科起修分，怎樣修呢？「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前面第二分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釋迦佛就解釋，要降伏妄心，離相；要安住真心，無住。一直解釋到現在，你一動念頭，就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四個相生出來。最高我要發心度

一切眾生成佛，還是妄想，你一執著最高的妄想，還是有我等四相生出來。我要去度眾生，要行布施，你一住相，四個相都生出來。所以你要降伏妄心，連度眾生成佛的相也得離。你修行要行布施，行布施不能住相，不能住相還得離。離了住的相，才是真修行。所以這裡我等四個相，你要無，就是離開。我等四個相包括三重：我執四相、法執四相、空執四相，完全要無。這一個無字就是功夫，統統把它無得乾乾淨淨，不落於偏空，不落於斷滅，還要「修一切善法」。

大乘佛法難學就在這裡，可是《金剛經》這兩句經文什麼人都看得懂，怎麼難學呢？「修一切善法」，平常講一切善法，就是十種善法：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身體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口四：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意三：不貪、不瞋、不癡。這十種善法，不是這裡的修一切善法，修那十種善法，你自然生天，那是天乘法。

《金剛經》上所說的「修一切善法」，第四分有明文：「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布施開成三種布施，三種布施開成六度，六度再開成萬行，布施裡面包括一切善法，所以修一切善法，從布施修起。《金剛經》的修行方法，就在第四分無住行施。大乘菩薩修六度萬行，布施裡面就包括六度萬行，到二十三分說得更明顯，告訴我們不要住這四個相，去修一切善法，就是得菩提法的正因。

這裡經文說：「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前面不是說無所得嗎？這裡怎麼又說有所得？是不是世尊自相矛盾？不是，為度眾生不能說沒有得，這是假名為得。得到了不能住相，一住相，你根本就沒有得到。真正得了菩提法的時候，哪裡有所得呢？所以到你成佛那一天，沒有所得，本來就是佛，哪裡有一個新成的佛呢？

「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按二諦的道

理講，「所言善法者」，是按俗諦講的。「即非善法」，是按真諦講。「是名善法」，不過假名善法而已。按三諦的道理講，「所言善法者」，是假諦，假諦有惡法之相、善法之相。勸眾生斷除惡法，要修善法，一定得有個名字。「如來說即非善法」，如來說法都是依著空諦，不能落於假諦，所以善法的本性是空的。「是名善法」，離一切相，再修一切善法，才是中道第一義諦的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正宗分第三大科到第二十四分為止，第二十三分叫我們「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無了這四個相，就是修佛的智慧；「修一切善法」，就是修佛的福報。成了佛叫兩足尊，福報具足，智慧也具足，這叫福智無比。我們一下手就要修成佛的正因，就要修成佛的智慧，就要修成佛的福報。離一切相，就是修智；修一切善法，就是修福，結果修圓滿成佛，福報具足，智慧也具足。按《新眼疏》的科文是「校量持福」。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假若有一個人用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的財布施，須彌山是一個小世界的中心，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百億個小世界，就有一百億個須彌山王。一個須彌山王，出水有八萬四千由旬高。「如是等七寶聚」，把金、銀、琉璃、玻璃、砗磲、真珠、瑪瑙等七寶積聚起來，積聚得像一個須彌山王八

萬四千由旬那麼高。一個一個積聚，等於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中，有一百億那麼多須彌山王的七寶積聚。「有人持用布施」，拿這麼多的七寶去行布施。下面佛應該問：「須菩提！是人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因為前面已經有很多這樣的問答，這裡把這個問題省略。

佛接著說，「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假若另外有一個人，不是用七寶作布施，他受持全卷《金剛經》，或者半卷，乃至於一小段經文，自己受持其義，讀誦其文，再為他人講。那麼這個人，「於前福德」，對於前面七寶布施的福德，「百分不及一」，比較起來，前面財布施的人的一百分，趕不上後面持經的人的一分。「百千萬億分」，不但一百分趕不上一分，百千萬億分，也趕不上一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乃至於用算數、譬喻，也比較不來，就是持經、講經的福德太多、太大了。

前面聽較量福德，聽得很多，這個道理一聽就懂，可是和過去比較，有一個疑問，不太容易解決，前面一共有五次較量持經福德的經文，一次比一次深。第一次是在第八分，有人以充滿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作布施。第二次在第十一分，是以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作布施，比第一次多得多。第三次在第十三分，是一個人用恆河沙數身命作布施。第四次在第十五分，是每日三分，一天布施三個恆河沙等身命，布施無量百千萬億劫，也趕不上持經的福德多。第五次第十六分的布施，更不得了，佛拿自己因位的修行來作比較，他在見然燈佛之前，遇到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他得的福德跟持《金剛經》的人比較起來，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現在是第六次較量，照理應該比前面五次還多，怎麼七寶布施反而減少了？第六次是用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的七寶聚來作布施，

連第一次以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布施都比不上，這怎麼說呢？有的註解說，前面五次是次第，由淺至深，到了第六次是如來的方便說，這樣解釋不對。前面講過，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怎麼叫不異？前後不變異，前面是次第較量，由淺至深，怎麼到這裡不次第了？如來不異語，這不是變成異語了，怎麼說得通呢？

《華嚴經》有兩句經文可以解釋這個問題：「發心究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心難。」發心，最初發心，要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究竟，到了圓滿的時候成佛。二不別，最初發心跟究竟成佛的心一樣。要是不一樣，最初發心不是成佛的正因，結果不能成佛的正果。所以最初的發心，跟究竟成佛的心，是平等沒有差別。第二句說有差別，「如是二心先心難」，這兩個心比較起來，最初的發心更困難。《金剛經》是講信、解、修、證，要生起來清淨的信心，很難！要是清淨信心生出來，接著求解悟更難。解

悟以後再來修行，就比較容易。前面一層比一層的福德多，因為最初生信心、求解悟很難，所以它的福德加倍多。到了開悟以後修行容易，所以福德比較起來減少了，並不是不次第。

我勸諸位在家居士，我們最初發心要用功修行，你家裡，假若可以空出來房間，設立一間佛堂，那是高尚的享受、高等的娛樂。最初發心要用功，你去拜三拜佛，腰硬得像棍子，得費好大的力氣，才磕頭下去，簡直累得受不了。你打坐，剛開始雙腿盤不起來，單腿也盤不起來，腿硬得像棍子，硬把它搬上去，盤起來疼得要命。等你拜久了，不要說拜三拜，拜三百拜也很容易。等你腿盤熟，腿不疼了，不要說坐十分鐘，坐兩點鐘也不疼。所以最初下手很難，要特別虔誠才可以，這樣得的福德就特別多。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正宗分有四大科，從第二十五分到三十二分前半分，都是第四大科：「決定降住成證分」，講的是要決定降心離相，決定住心無住。你沒有聽過《金剛經》，覺得很難懂，不曉得講的是什麼？實際講得很一貫，講的是降心離相、住心無住，從頭到尾就是這兩句話。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你們不要替我想，說我如來心裡有這個念頭，說我如來當去

度眾生，須菩提！你心裡不要作這個念，我沒有這個念。這裡講的降心離相，還是解釋前文，第三分叫我們降心離相，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度生要離相。第十七分，「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你是個菩薩，要離相，不離相，你不叫做菩薩，你生心動念，還是一個凡夫，哪裡是菩薩呢？那麼佛能生心動念嗎？所以佛拿自己作例證，我度眾生我沒有念，你不要替我想，說我有度眾生的念頭，我是如來，我應當度眾生。

「何以故？」我天天度眾生，怎麼不可以作這個念呢？「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度眾生，眾生是由色、受、想、行、識，五個法和合起來的假相，哪裡有眾生？實在沒有眾生是我所度，所度的眾生相是空的。

下面講能度的心也是空的，「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假若有眾生為我如來所度，如來有能度眾生的心，就有我

等四相生出來。有能度，就有所度，有我相，就有人相，人我差別就是眾生相，執著不捨就是壽者相，那還叫如來，不是變成凡夫了嗎？

「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如來說話也有說我，上面經文說：「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你們不要說我當度眾生，那是隨著俗諦假名為我，如來沒有我執，可是凡夫以為如來有我，那是凡夫的執著，我如來沒有執著，我如來說我，即非有我。

「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前面第三分說：「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實無眾生如來度者，怎麼又出來一個凡夫，凡夫不就是眾生嗎？你要曉得，按俗諦講，有個凡夫的名字。按真諦講，「即非凡夫」。「是名凡夫」，假名凡夫而已，這是按二諦講。要是按三諦講，「凡夫者」，說有個凡夫，是假諦。「即非

凡夫」，是空諦。「是名凡夫」，是中諦。為何凡夫也叫中諦呢？因為一切法都是佛法，凡夫哪裡不是佛法呢？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第二十五分略明離相，第二十六分詳細地說要離相，先講要離觀佛的相。前面第五分世尊已經問過須菩提：「可以身相見如來不？」須菩提答：「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第十三分再問：「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須菩提答：「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這裡世尊問：「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你心裡可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呢？「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須菩提都解悟到不可以三

十二相得見如來，這裡怎麼答：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要注意「觀」跟「見」不同，見，是眼睛看見，觀，是心裡觀想。因為沒有講《金剛經》之前，釋迦世尊開示弟子，打坐的時候要觀想佛。因為我們凡夫的妄想心，不能沒有念頭，你不觀想佛，就觀想九法界的眾生，所以一定要觀想佛，佛有三十二相，你觀想佛的三十二相就對了，大家都是這樣用功，所以須菩提說：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金剛經》是講高深的佛理，第五分：「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應化身佛有相，是虛妄的，包括報身佛的相，也是虛妄的，不過沒有明顯地開示出來。到第二十分說：「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明顯地開示報身佛的相，也是虛妄，不可以執著。這裡要把佛相駁掉，要決定離相，離得清清淨淨。過去學佛，佛一再開示：要尊敬佛、要恭敬佛、要念佛、要拜佛，現在說佛的相不要了，怎麼能一下子離開呢？

所以這裡釋迦佛為你說明道理。

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這個理由駁得很好、很充足。佛在人間示現的是人的相，人的相最莊嚴的是轉輪聖王的相，所以佛示現的是轉輪聖王的相。

轉輪聖王有四種：鐵轉輪王、銅轉輪王、銀轉輪王、金轉輪王，是人間最有福報的人。鐵轉輪王，可以統領一大部洲；銅轉輪王，可以統領二大部洲；銀轉輪王，可以統領三大部洲；金轉輪王，可以統領四大部洲，就是一個小世界，他是最大的國王，他的福報大，生出來就感得金輪寶。

在佛經上講，小國的國王，叫粟散王，粟是米，好像一把米散開那麼多，四大部洲小國王很多，哪一個小國的國王不服，金輪寶就飛去，小國王一看見金輪寶來，不敢打仗就降伏了。

轉輪聖王是人間的聖人，他教化四大部洲的人民修十善法。佛示現在人間，要示現人的相，要使世間的凡夫，見到他起恭敬心，就示現轉輪聖王的相，丈六金身、三十二種相。

過去如來我開示你們，因為你們的善根不夠深，智慧也不夠高，跟你們說要觀想法身佛，法身佛無相觀想不來。要是跟你們說要觀想報身佛的相，報身佛的相，身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好有無量莊嚴，都是無量也觀不來！你看見我的身相，丈六金身，有三十二種相，天天對著你們說法，所以告訴你們觀想這三十二相就是佛相。現在要叫你離開佛相離不開，就跟你們說，我這個相不是佛的相，是轉輪聖王的相。你要是觀想三十二相

就是佛，轉輪聖王就是如來了，那如來還有價值嗎？轉輪聖王的福報，雖然是人間第一，但是他連天人的福報也趕不上。天上的眾生，生來就帶有五種神通（沒有漏盡通），轉輪聖王沒有五種神通，他趕不上天人的神通，哪裡是佛呢？所以想到這裡，你就可以把佛相離開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須菩提第十四分深解義趣，第十七分又如他解悟的來修行，修離相、無住，他的功夫已經甚深，所以這裡聽佛一說，他當下就悟到：不應該以三十二相觀想如來。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這個偈子連說兩個我，這是對凡夫說法，假名為我。前面第二十五分，

佛已經自己說：「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按俗諦應該說我，佛沒有著我的相。「若以色見我」，色，就是色相、身體，身體屬於色法，你要以三十二相色身來見佛，錯了。「以音聲求我」，你以為會說法的就是佛，又錯了。「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你走到邪道上去，不能見到佛的法身，因為法身是無相的。

我們學佛以佛的相見佛，就算著相，還是著佛的相；我們以佛的音聲見佛，就算著相，還是著佛的法，怎麼走到邪道上去呢？佛為何呵斥得這麼嚴重？因為你著了佛的相，著了佛說法的音聲，雖然不是外道的邪道，但不是正道，因為佛不在心外。我們平常說：心外求道，名為外道。你現在心外求佛，以三十二相色身來見佛，不是在你心外嗎？以為會說法的人就是佛，不是在你心外嗎？你把佛擺在心外，不是和外道一樣心外求道，不是走上邪道，是什麼呢？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前面叫你離相，第二十分有兩句經文：「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具足色身、具足諸相，是報身佛的相，不可住報身佛的相，報身佛的相要離開。你說你瞭解了，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能住相，連報身佛的相都不能住，報身佛的相，也是應機示現的。你要是這樣會這個道理，又會到邪道上去，因為你落到偏空那一邊，落偏空還不要緊，落斷滅空。報身佛是無量阿僧祇劫，修六度萬行的功德莊嚴出來的，你說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需要以報身佛的相來得。

那麼你六度萬行的功德不要修了，怎麼能成佛呢？你認為瞭解佛理，結果你還是個大凡夫，不是大大的錯誤嗎？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假如你心裡這樣想：「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要離一切相，應化身佛的相要離，報身佛的相也要離，不可以報身佛的相來得佛的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佛嚴重呵斥，你心裡不要這樣想：「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

這樣想你以為瞭解佛理，結果起斷滅之見，報身佛不要了，六度萬行不要修了，不是落斷滅空嗎？所以佛一再呵斥：「莫作是念！」一切不可以動這個念頭。「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你真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佛的大菩提心，你發了心要成佛，怎麼能說斷滅相？

大乘的深理，難瞭解就在這裡，你認為佛說法自相矛盾，一時叫我們不要住相，一時叫我們於法不起斷滅之見。那究竟怎麼學法呢？前面說的法，你沒有甚深的瞭解，佛說法並沒有矛盾，是一貫的。

第二分須菩提問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須菩提是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請問，怎樣安住真心？怎樣降伏妄心？我如來開始就說：要降伏妄想心，你發了大菩提心，要普度一切眾生，但是你要離相，實無眾生

得滅度者。要你度一切眾生，不是有嗎？叫你離相，不是空嗎？佛法本來這樣，不這樣你就打妄想。叫你修行，要無住行施，應該於一切法，不要住相來行布施。行布施，不是有嗎？不住相，不是空嗎？佛法就是這樣，不是佛一時說有，一時說空。第三分、第四分講到離相度生、無住行施，沒有詳細地講，就開示：「菩薩但應如所教住。」你是跟佛來學法，問怎樣降伏妄心？怎樣安住真心？我叫你這樣做，你這樣修就對了。我是過來人，我這樣修才成佛，你跟我這樣修，就沒有錯。後來推廣開來解釋，再說離相、無住，說了很多降心離相、無住行施的道理。

為什麼我們聽佛一時說有，一時說空呢？因為眾生的妄念雖多，不出二個總相，不執著有，就執著空。對於執著有的，就說你不可以執著有，尤其第二十六分說到，要是著了佛的相，就行了邪道。到了第二十七分，又大轉彎說：「莫作是念！」你心裡不可以這樣想：「如來不以具足相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你要是動了這個念頭，落到斷滅之見。

為什麼第二十六分說有，第二十七分說空呢？前面一再講過，你沒有留心聽！第十七分佛說：「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佛所得的法無實，不是有個有的法，有個法不是實了嗎？也不是有個空的法，空的法不是虛了嗎？不能說有，不能說空。你要是執著有，佛就說你不可執著有；你要是執著空，佛就說你不可執著空，這是去你的執著。第二十二分佛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得的法是平等的法，沒有高、沒有下。你執著有，不是高了嗎？你執著空，不是下了嗎？所以佛說空，是要你不要執著有；說有，是要你不要執著空。佛法是超空有，是平等平等，不可以執著有，執著有是法實了，是法高了，佛所得的法，沒有實、沒有高；你執著空，是法虛了，是法下了，

佛所得的法，沒有虛、沒有下。

佛法說得太高太深，凡夫怎麼夠得上？夠得上啊！佛在第六分說：「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你能一念生淨信者，就等於你供養無量千萬佛的福報。聽了《金剛經》，你在那邊打坐，一念不生，沒有斷滅，這個清淨信心，就是我們本具的法身，跟佛證得的法身，無二無別。你得用功，打坐觀想，才能得個實在。你坐了很久的時間，清淨心能保持著，還不叫功夫。用功用，在動作的時候不住相，你去度眾生得行布施，財布施，得動作；法布施，得動作；無畏布施，得動作。釋迦佛上舍衛大城托鉢吃飯，他是在動作上表現不住相，不住有的相，不住空的相，你能在動作上不住相，才真正修到佛的法。

第二十六分、第二十七分是對治大邪見，從我們凡夫份上說起，凡夫外道邪見，廣開來有六十二種，有二個根本邪見，一個是常見，一個是斷見。常見，認為人死了，來生還是轉人，不要做好事，他盡量去做惡事害人，國家的法律制裁，最嚴重不過判我死刑，再轉世我又當人，有什麼關係？這是大邪見，把因果撥掉，自害害人。另一種斷見，認為人死就沒有，什麼來生來世、升天堂、下地獄，哪有這些事？他不怕作惡，不信因果報應，這也是大邪見撥因果，自害害人。

學佛當然不是凡夫作惡，但是你執著佛相不能離開，還是屬於常見。你執著沒有具足相、報身佛相，還是斷見。第二十六分去除你的常見，第二十七分去除你的斷見，把兩個大邪見去掉，正見就生出來。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

前面較量持經的福德，用七寶布施、用身命布施，講的是凡夫，這裡是比較兩位菩薩。「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這位是住相行布施的菩薩。「若復有人」，這位是不住相的菩薩，他真正「知一切法無我」，法無我，包括人無我，凡夫執著身體就是我，不曉得身體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和合的假相。佛開示弟子，要觀我空，人沒有我，是五個法合成的。譬如五根線合成一條繩子，不要認為繩子的相是真實的，你把它抖開來是五根線，哪裡有一條繩子呢？那叫我空，也叫人我空，也叫人無我。小乘修行就修到這裡，他得到人無我。大乘菩薩修行，不但修人無我，也修法無我。二乘人知道五蘊合起來的假相沒有，但是他認為

五蘊法實在有。還是用那個譬喻解釋，和合假相那條繩子，是五根線合起來的，你把它抖開來只是五根線，繩子的相不是當體就空了嗎？進一步，你不能執著那五根線實在有，你把線再抖開，只是些纖維，哪裡有線的本體呢？大乘菩薩用功用到這裡，不但繩子的相觀空，線的相也觀空；不但人無我，而且法無我。他知一切法無我，是因地的行門。得了什麼結果呢？「得成於忍」，得成無生法忍。

忍有三種：一、生忍，也叫眾生忍，有人罵我、打我、欺侮我、障礙我，我都能忍。二、法忍，對於無情法我能忍，比方天氣太熱、太冷，我都能忍。三、無生忍，一切法沒有生沒有滅，你打了妄想，起了執著，才妄見一切法有生有滅。無生忍的忍字，有忍可、安忍二種意思，忍可，有了智慧；安忍，有了定力，就是定慧一如的功夫。你起了智慧，對於一切法本來不生的道理，徹底瞭解，叫忍可。對於無生之理，安住不動，叫安

忍。真正忍可無生法，安住不動，對於有生有滅之法，絲毫不動念，得了定力，就是無生法忍。

在大乘的位子上，有五十一個菩薩位，連佛果有五十二個位。我們今天能來聽《金剛經》，就證明我們前生前世種了大乘善根，但是我們為何沒有得到無生法忍？因為十信沒有修圓滿。得到無生法忍，大乘位子由淺至深，有三個階段，最淺的是十住位的菩薩，再高一級是登地以後的菩薩，最高是八地菩薩。十信位的菩薩，譬如空中飛翔的羽毛，隨風東西，東風吹，毛往西飛；西風吹，毛往東飛。十信菩薩進進退退，遇到好的因緣，他精進用功；遇到五欲六塵的境界，又使他墮落。要十信修圓滿，入了十住位，證了無生法忍，安忍不動，才不會再退轉。那麼再進步三賢位：十住位、十行位、十迴向位，這三十個位修圓滿登到初地，這個時候又進一步得到無生法忍，叫忍可。初地菩薩豁破一分無明，親證一分法身，於是

地地高，由初地、二地，一直精進到八地菩薩，又得到究竟的無生法忍。

我們現在都是修淨土法門，念阿彌陀佛。《金剛經》快講完了，我沒有講一句勸大家念佛的話，因為《金剛經》沒有講念阿彌陀佛。《金剛經》馬上就講圓滿了，說一點念佛的道理，我們都有大乘善根，但是在娑婆世界修行，要想入到十住位，不退轉很難，因為娑婆世界環境惡劣，牽你墮落的因緣太多。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一生去就不退轉，我們念阿彌陀佛後，念簡單的迴向偈：「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花為父母，花開念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第三句花開念佛悟無生，就是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是蓮花化生，蓮花一開，花開見佛，就悟到無生法忍。第四句不退菩薩為伴侶，我們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最低是十住位，全是不退轉的菩薩，不會再退墮到凡夫。

「此菩薩」，就是證得無生法忍的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

前面那個菩薩修布施住相，修的是福德。後面這個菩薩沒有行財布施，「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勝過前面菩薩七寶布施的功德。

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何以故？」佛再加以解釋，這個菩薩怎麼沒有得到福德呢？「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因為證得無生法忍的菩薩不只一個，所以叫諸菩薩。總而言之，凡是證得無生法忍的菩薩，都不接受福德。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世尊常常開示我們：叫我們修福德，前面經文較量福德多次，都是得到大福德，怎麼說菩薩不受福德呢？佛加以解釋：「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

受福德。」不受福德，不是不做福德，所以《金剛經》學得不通，落於空空洞洞，叫他做好事，一點都不做，他說：「懂得《金剛經》，不要住相，行什麼布施？」《金剛經》叫你行布施不住相，有無量的福德，不應該貪著，叫做不受福德。你天天去做福德，不執著，便是功德。因為一動貪福德的心，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四相生出來，你變成凡夫，哪裡是菩薩呢？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能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正宗分第四大科：「決定降住成證分」，從第二十五分到第二十七分，

都是講降心離相的道理，連佛的相都要決定離開。從第二十八起講住心無住的道理，一切相都不要住，一切相總結起來，不出正報與依報，這一段經文先講正報無住。釋迦佛的應化身，是凡夫二乘人都可以看得見的正報。報身佛，是菩薩可以看見的正報。由應身、報身而會歸到法身，法身是無相的，這一段的總義就在這裡，先消文。

「須菩提！若有人言」，假若著相的人說：「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這是指行、住、坐、臥四大威儀，若來、若去，是行。住，是站著，這裡沒有說住。坐，是打坐。第一分說如來托鉢化飯，有來有去，回來洗足已，敷座而坐，但是臥，《金剛經》序分沒有說，釋迦如來睡覺也有臥的威儀，就是右脅而臥，弟子們都看見如來有四大威儀。

「是人不解我所說義」，我常常跟你們開示：走路有走路的威儀，站著有站著的威儀，坐下有坐下的威儀，臥下有臥下的威儀。你要是照著我

說的四大威儀，住了相，說佛有行住坐臥四個相，你就沒有解悟我所說的義理。

「何以故？」這個人親眼看見我有來、有去、有坐、有臥，並沒有說錯，為何說他沒有解悟我所說的道理呢？「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下面依著《參考資料》解釋：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此明應化身如來也。亦即近明前文（第二十六分）不可以色相見佛之義。遠明（第一分）世尊托鉢化飯，由祇園來，向舍衛去，來無來相，去無去相之義也。所謂不起道場而去鹿苑也。進而明之，即從兜率天來，亦未嘗來。向雙林去，亦未嘗去也。而見世尊有來有去者，正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然月未嘗運，而岸未嘗移，蓋隨其機見耳。又如月之印水，水清則月來，水濁則月去，天上之月，實未嘗來去也。是故若欲見佛，但淨

其心，所謂眾生心水淨，如來影現中也。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最淺的解釋，「如來者」，好像來了，實際沒有來，來無來相，去無去相，所以名叫如來。再依《參考資料》解釋，「此明應化身如來也」，因為著相的都是凡夫、二乘，凡夫著一切相，二乘著法相，執著如來有來去坐臥之相，所以這裡是指應化身如來。「亦即近明前文（第二十六分）不可以色相見佛之義。」就是前面第二十六分經文：「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為何以色見佛就行邪道？這就是說明不可以色相見佛的道理。「遠明（第二分）世尊托鉢化飯，由祇園來，向舍衛去，來無來相，去無去相之義也。」遠的是說明第一分，你看見世尊托鉢化飯，有來有去，實際來無來相，去無去相。應化身是由報身來的，報身是證得法身起的，法身是無相的，應化身、報身都是由法身起的妙用。佛為度九法界眾生，現報身、

應化身，也是來無來相，去無去相。「所謂不起道場而去鹿苑也。」這叫雙垂兩相，世尊成了佛，如證而說，只有地上菩薩聽得懂。所謂有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說《華嚴經》的是盧舍那佛，二乘人有眼睛看不見盧舍那佛，《華嚴經》是圓頓大教，二乘人聽不懂。二乘人看見釋迦佛成佛，二十一天在菩提樹下打坐，想著怎樣度眾生，哪個有緣先得度，與五比丘最有緣，就到鹿野苑來了，實際那二十一天釋迦佛在說《華嚴經》，他在道場裡並沒有動。

開經的時候，講世尊五時說法，說《華嚴經》最初三七日。有一位聽眾寫信問我：「《華嚴經》是一部大經，二十一天怎能說完呢？」要知道，五時說法的偈頌，是天台宗智者大師作的，智者大師的智慧高深，有東方小釋迦之譽，東方就是指中國，稱讚他是中國的釋迦佛，他研究釋迦佛說法四十九年的歷史，到鹿野苑去度五比丘，開始說小乘法。說阿含經之前，

只有二十一天的時間沒有說法，就推測在說《華嚴經》，釋迦世尊涅槃以後，《華嚴經》並沒有流通，因為大海龍王把《華嚴經》藏到龍宮裡。到佛涅槃六百多年，龍樹菩薩有神通，他到龍宮裡看到《華嚴經》有三種，第一種、第二種經文太多，不是我們南瞻部洲的凡夫可以接受。第三種有十萬偈，龍樹菩薩是地上菩薩，有大智慧，他過目不忘，把十萬偈頌都背起來，出了龍宮就用梵文寫出來，人間才有《華嚴經》。中國《華嚴經》才翻譯四萬五千偈，部頭就很大，有人懷疑二十一天的時間很短，《華嚴經》這麼多經文，怎麼說得完？因為《華嚴經》是報身佛說給地上菩薩、法身大士聽的，說法、聽法的人，都不可思議！他能把短時間拉長，也能把長時間縮短，叫不可思議的法會，你只要相信就對了。

我們拿《地藏經》作例證，《地藏經》是在忉利天講的，在結夏安居世尊生了天，到解夏的時候，他從天宮下來，講的時間是人間的三個月。

可是你要曉得，天上的時間和我們人間的時間不同，四天王天一晝夜，是我們人間五十年；忉利天一晝夜，是我們人間一百年。人間的三個月，在天上是剎那之際，就說了一部《地藏經》。這就是時間沒有定相，我們不要以為二十一天時間短，懷疑《華嚴經》怎麼說得完？釋迦如來成佛說《華嚴經》，沒起道場，同時就到鹿野苑，由菩提道場到鹿野苑是空間，有來有去，空間也沒有定相，叫來無來相，去無去相。

「進而明之」，再進一步研究，「即從兜率天來，亦未嘗來。向雙林去，亦未嘗去也。」釋迦世尊現八相成道，第一個相從兜率天下來，實際他沒有來。最後第八個涅槃相，到雙林底下入涅槃，也沒有去相。「而見世尊有來有去者，正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然月未嘗運，而岸未嘗移，蓋隨其機見耳。」說個比喻，等於雲駛月運，人平常看見月亮由東方往西走，今天晚上有一塊薄薄雲彩，在月亮下面往西飛得很快，怎麼看見月亮

往東走呢？實際是一種錯覺，月亮並沒有往東運。舟行岸移，比如大家搭船要到外國，親戚朋友都來岸上送行，船上的人跟送行的人話別，船開了看見岸往後退，實際岸沒有往後退，是船前行了。

「又如月之印水，水清則月來，水濁則月去，天上之月，實未嘗來去也。」又譬如天上的月亮印到水裡，水清，看見月亮來；水濁，看不見月亮。實際天上的月亮並沒有動，沒有來，也沒有去。「是故若欲見佛，但淨其心，所謂眾生心水淨，如來影現中也。」我們為何沒有見到佛呢？你要想見佛，先淨你的心，你的心水清淨，佛就來了。你的心水渾濁，看不見月亮，不能怪月亮沒有來。你的心水清淨，如來的影子就現出來，就見佛了。

第二十九分這一段文是住心無住，一切法無住，連佛的相、佛的法也不可住。應化身佛，你看見有來有去，來無來相，去無去相。報身佛，前

面講過，不可以色身見，不可以諸相見，報身佛的相，也是來無來相，去無去相。由應化身佛來去坐臥之相，會歸到法身無相上，你的心就安住了。所以佛加以解釋：「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你要離相，把佛相離得乾乾淨淨，會歸到法身，法身沒有相。法身在哪裡？法身遍一切處，沒有彼處，沒有此處。有彼處，有此處，才有從此處來，到彼處去。法身遍一切處，沒有二個處，他來無來，去無去。你就知道會歸到一切相，皆是虛妄，你能見到「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就見到法身如來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

再講「一合理相分第三十」，按《新眼疏》的分科，前面講的是正報無住，再講依報無住。依報，大至世界，小如微塵，先講微塵無住，再講世界無住。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只是比喻，沒有這個事實，說「若有人」就可以，為何稱「若善男子、善女人」呢？這是修析空觀的人，他能作觀想，把色法分析歸到空，修這個觀想的男弟子、女弟子，稱為善男子、善女人。我們把一塊土碎成微塵，說不出來它的數目，更何況把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碎成極微的塵土呢！「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在你的心裡以

為如何？極微的塵土，多不多呢？「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自己加以解釋：當然太多了。

「何以故？」我須菩提為何說甚多呢？「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在世俗的假相上，世尊說微塵甚多，要是微塵實有其體，世尊不會說微塵眾多，因為實際理地，一塵都不能夠立，哪裡有微塵眾多呢？

「所以者何？」須菩提再加以解釋：「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如來說微塵眾多，是按假諦說的。「即非微塵眾」，按真諦（空諦）講，當體是空的，沒有微塵之相。「是名微塵眾」，按二諦解釋，不過假名微塵眾而已。按三諦解釋，是中道第一義諦的微塵，法身遍一切處，還不遍到微塵上嗎？微塵，也是如來的法身！

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因為須菩提解悟得甚深，所以不等世尊再舉世界的例子，他就再說下去。「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如來說世界也是這樣，三千大千世界，是按俗諦，世俗的假相說有個世界。「即非世界」，按真諦說，沒有世界的相，世界沒有真實之體，世界的性是空的。「是名世界」，按二諦解釋，不過假名世界而已，因為世界是眾多微塵合起來的，看似有個世界，實際沒有個世界，把它碎成微塵，世界不是空了嗎？按三諦道理講，「是名世界」，是中道第一義諦的世界，這就是所謂：「山河及大地，全

露法王身。「山河大地是世界的相，整個世界都是佛的法身顯露出來的。

下面須菩提再加以解釋：「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假若世界是實在有的，就變成一合相，分不開了。因為世界可以分開碎成微塵，足見不是真實的，是虛妄的，這叫微塵無住，世界也無住。

須菩提接著再加以解釋，講微塵、世界，都是世間的假相，要會歸二諦之理，「如來說一合相」是俗諦，「即非一合相」是真諦，當體即空，也就沒有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不過假名一合相而已。要是會歸三諦的道理，「一合相」是假諦，「即非一合相」是空諦，「是名一合相」是中諦。怎麼解釋中諦呢？一切法皆是佛法，法法皆真，法法皆如，一合相也是真如的本體，這是中道第一義諦的一合相。

「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世間相沒有一個東西，是真實的整體。作析空觀，內而根身，外而世界，都可

以把它分開。內而根身，我們的身體五根身，是地、水、火、風四大種組合起來。你把它分成地、水、火、風，哪裡有身體的一合相呢？外而世界，可以碎為眾多的微塵，哪裡有世界的一合相呢？一合相根本就是不可說的一個名詞，但是凡夫處處執著，內而執著根身，外而執著世界，都有一個真實的物體。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

這部《金剛經》說到三十分就說完了，到三十一分把它總結起來，結到經首須菩提問的兩個問題：「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說《金剛經》就是答覆這兩個問題，現在先結降心離相的問題。

前面第三分，說要離「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是心外的境相，要把它離開，這裡說要離「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相與見的分別，相，是心外的境相，見，是內心執著的相。假若有人沒有聽懂，認為這四個見實實在在，佛問須菩提：這個人解悟我所說的義理嗎？須菩提聽懂，他說：這個人不解悟如來所說的義理。

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何以故？」須菩提自己徵問，自己解釋。因為眾生不能無我，才分開來說，心外有四個相，內心有四個見。心外四個相空了，內心四個見還

沒有空，佛說還要把它離開，根本就人無我、法無我，沒有我，哪有四個見呢？這就決定離相。你把我執、法我執的相離開，這四個相、四個見，不是都離開了？總相離開，別相自然離開，所以「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世尊沒有起分別的執著，說四個見，為去眾生的執著而已，故假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要是按三諦解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中道第一義諦。為何會到中道第一義諦呢？因為我等四見屬於煩惱，煩惱即是菩提，不是中道第一義諦嗎？這就是要決定離相，離相，先把我相離乾淨，再離法相，不然怎麼降伏妄心？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

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前面已經講過，你要如是信、如是解、如是修、如是證。你著法相，根本沒有解悟，怎麼修行？沒有修行，怎麼證得呢？對於一切法，你心裡面應當如是知，如是見，還要生清淨信心，如是解悟其義理，還不生法相。這是降伏妄心降伏到究竟處，一切相離開。

「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按二諦解釋，如來說一切法相，即非法相，因為眾生不瞭解法相，才說法相，但是法相，當體即空。「是名法相」，是假名法相而已。按三諦解釋，「所言法相者」，如來說說法相是假諦。「如來說即非法相」，是空諦。「是名法相」，即空即假，是中道第一義諦。中道第一義諦為何解成是名法相呢？因為中道第

一義諦的法相，是無相之相，實相法的相。

對於一切法相，要研究得清清楚楚，什麼是世間法？什麼是出世間法？研究清楚了，不能執著，因為如來所說的法相，都是去眾生的執。我執去掉了，法也不必再執，執著法就因藥成病。藥是治病的，病好了，不要再吃藥了，再吃藥，因藥再生起病來。所以我相離開了，法相也不要執，如來說一切法，都是權巧方便。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

按《心印疏》分的科，正宗分到三十一分止，第三十二分分到流通分。

按《新眼疏》的分科，三十二分前面還是正宗分，最後一段才是流通分，這是答覆住心無住的問題，把它總結起來。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這是先較量，無量，是大數目名詞。阿僧祇，也是大數目名詞，翻成無央數。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不只一個阿僧祇、二個阿僧祇，有無量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這麼三千大千世界多了，七寶也多了，統統拿來布施。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另外要是有一個發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勝過前面七寶布施的那個人。受持、讀誦，是自利；為人演說，是利他。大乘佛法以利他為自利，受持、讀誦是為人演說的準備。為人演說，利益他人，你才能得自利。

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為什麼這裡佛只說：「云何為人演說？」沒有說：「云何受持？云何讀誦？」我們是佛的弟子，應該擔荷如來的家業，就要為人演說，才能續佛的慧命；沒有人演說，佛的慧命斷，佛法就滅亡了，所以一定要負起責任為人演說，以為人演說為目的。

「不取於相」，這是告訴未來世的弟子，講經說法的方法，你不能住演說之相。「如如不動」，你講的是真如實相之理，依著真如實相之理，起真如實相的智慧，也就是以實相般若，起觀照般若智慧。為人演說，演的是文字般若，以如如智契如如理，一如沒有二如，如如就不動。

這是答覆「云何應住其心？」前面第四分答覆：「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於一切法不要住相，你去行布施，財施、法施、無畏施，最

重要的是行法布施，不要住相，你的真心自然安住了。

再結歸到經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有三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云何為人演說？」演說的是文字般若。「不取於相」，為人演說時，你起觀照般若。「如如不動」，會歸到實相般若。

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何以故？」如來希望我們大心凡夫發心弘法，但是為人演說時，要不取於相，一住相，心就退下了，所以教你下面的觀想。

「一切有為法」，三界以內的一切諸法：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都是有為之法。說法度眾生，要在三界以內度，取的相都是有為法相。你應該作觀想，一切有為法，如「夢」、如「幻」，都是虛幻不實，像作夢的

境界，像幻術變出來的境界。如「泡」、如「影」，不堅固，像水上有個泡，把人照出來一個影子，看見有個東西，實際沒有個東西。

「如露亦如電」，像露水是無常的，樹葉上的露水，太陽出來就沒有。像閃電，也是無常的，你執著作什麼呢？「應作如是觀」，你應該常常這樣觀想，一切有為法虛幻不實，不堅不固，一切無常，用不著取相。

講到這裡，正宗分講完了，下面是流通分。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是經已」，佛把《金剛經》說圓滿了。「長老須菩提」，當機者。「及」，並及，「諸比丘、比丘尼」，出家二眾；「優婆塞、優婆夷」，

在家二眾。「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還有三善道的眾生，都在那裡聽法。「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聽懂了《金剛經》經義，心裡生了法樂，如是相信，如是納受，如法修行。怎麼如法修行呢？弘法利生，不取於相。

《金剛經》講到這裡，講圓滿了。

金剛經參考資料

道源長老 編

一、說經之地方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中說般若經之時間最長，有二十二年。在此二十二年之中，所說的般若經，有八部十類之多。八部者：第一、小品般若。第二、放光般若。第三、光讚般若。第四、道行般若。第五、小品般若。第六、天王問般若。第七、文殊般若。第八、金剛般若。再加上仁王般若，及六百卷之大般若，共有十類。

說般若經之地方，則有四處十六會。第一、王舍城之鷲峰山，有七會。第二、舍衛國之給孤獨園，有七會。第三、他化自在天之摩尼寶藏殿，有一會。第四、王舍城竹林精舍之白鷺池側，有一會。此四處十六會所說之

般若經，俱在六百卷之大般若經中，上面所說之八部十類，除仁王般若經外，其餘之八部般若，亦俱在六百卷之大般若經中。

此金剛經，在六百卷中，當於五百七十七卷。在四處十六會中，正當於第二處第三會，即在舍衛國之給孤獨園所說也。

二、翻譯之年代

金剛經傳至中國，共有六種翻譯。第一、姚秦時代，鳩摩羅什法師譯，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二、元魏時代，菩提留支法師譯，亦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三、南朝陳時，真諦法師譯，亦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四、隋朝時代，達摩笈多法師譯，名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第五、唐朝時代，玄奘法師譯，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六、同在唐朝時代，義淨法師譯，亦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現在所使用之經本，即是第一種，鳩摩羅什法師在姚秦時代所譯。以

什師與中國人，法緣深厚，悉皆歡喜讀誦什師之譯本，故用之。

三、所依之版本

現在所依之版本，乃世間流通之三十二分版本。三十二分，乃梁昭明太子所分。法師們講金剛經，多數皆依清朝溥畹法師所著金剛經心印疏之科判。今以世人皆喜三十二分本，故用之。

四、題目之含義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金剛是喻，具有三義：謂堅、利、明也。以此寶其體最堅，一切物不能壞。其用極利，能壞一切物。其相光明，方寸之寶光照數十里。般若是法，華言智慧，其義有三：謂實相般若、觀照般若、文字般若也。以金剛三義喻般若三義者，以金剛之體堅，喻實相般若理體之堅也。以金剛之用

利，喻觀照般若智用之利也。以金剛之相明，喻文字般若其相之明也。梵語波羅蜜，華言到彼岸也。梵語修多羅，華言契經，謂契理契機之經教也。具有四義：謂貫、攝、常、法也。以「經」能「貫」穿所說之義，「攝」持所化之機。「常」則三世不能易其理，「法」則十界皆同遵其規也。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姚秦者，朝代之名，以別於苻秦，故曰姚秦也。三藏者：經藏、律藏、論藏也。法師者：以法自師，以法師人也。鳩摩羅什，華言童壽，以幼童之年而有高壽之德也，乃譯經法師之德號也。

五、全經之科段

凡是佛經應分為三大分：即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今依三十二分，分為三分。即第一分為序分。自第二分至第三十二分前半分為正宗分。第

三十二分後半分為流通分。

正宗分中，又按信、解、修、證，分為四科：

- 一、自第二分至第八分，略明降住生「信」分。
 - 二、自第九分至第十六分，推廣降住開「解」分。
 - 三、自第十七分至第二十四分，究竟降住起「修」分。
 - 四、自第二十五分至第三十二分前半分，決定降住成「證」分。
- 第三分之「離相度生」，及第四分之「無住行施」，乃一經之要旨，以後經文，皆依此要旨而加以闡釋也。

如是

- 一、「如是」者乃指法之詞，即指此一部金剛經也。
- 二、「如是」者乃信順之詞，即世尊所說之法，阿難尊者悉皆信受順

從也。

三、「如是」者乃顯理之詞，今據本經，當以實相般若、觀照般若為「如」，文字般若為「是」。良以實相、觀照，二而不二，體用如如，故名為「如」。文字性空，不即文字，不離文字，故名為「是」也。

一時

「一時」者乃師資道合，說聽究竟，唯一無二之時也。

佛

梵語佛陀，此云覺者，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

舍衛國

梵語「舍衛」，此云聞物，亦云豐德。以物產豐富，道德高尚，名聲

遠聞也。

祇陀

梵語祇陀，此云戰勝，乃波斯匿王之太子也。

大比丘

梵語比丘，具有三義，謂怖魔、乞士、破惡。大比丘者，回小向大之比丘也。

千二百五十人俱

佛度三迦葉，即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等一千人。又度舍利弗、目犍連等二百人，更度耶舍長者子等五十人。此等諸人，先事外道，勤勞無益，一見如來，便登聖果，以此感恩，誓常隨侍，所謂「常隨

眾」也。

「發起序」者：以此一段經文，發起「正宗分」也。有淺深二種釋義：淺釋者，以戒定發般若妙慧也。深釋者，以「離言般若」發起「依言般若」也。此佛就一切眾生日用尋常，去來動靜，行住坐臥，穿衣吃飯處，直顯實相般若之本體，以明無住真心之妙用也。所以假此乞食，發起斯經者，不過要人向日用中，識得自己與諸佛，無二無別，則能事畢矣。

長老者

道德長、戒臘老，德臘俱高之尊稱也。

須菩提

此云空生，或云善現，又名善吉。以初生時，家中寶藏頓空，故名空生。相師占之，此子善吉，故名善吉。七日之後，家珍復現，故又名善現，

乃舍衛國鳩留長者之子，解空第一。在般若會上，轉教菩薩，故為「當機」，發起此經也。若論其本，乃青龍陀佛，為輔助釋迦教化，大權示現者也。

希有者

稀奇少有也。其意有二：一、就佛邊說，於日用尋常處，示奇特事，可謂希有！二、就自己邊說，能向穿衣吃飯處，討得個消息，從來未知，今日方悟，真可謂希有也！

善護念、善付囑者

如來之心，加護愛念諸弟子；如來之口，委付之叮囑諸弟子。如般若會上，轉教付財，將大付小，引小入大，囑小化大，以大激小，皆如來之方便護念也。

然尚非今之所謂善也。今見如來，入城還園，穿衣吃飯，直顯住心無

住，降心離相之妙旨。以「身教」不以「言教」，時時處處，無不為諸弟子作模範，真可謂「善護念善付囑」矣！梵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云「無上正等正覺」。「正覺」揀別凡夫之不覺，及外道之邪覺。「正等」揀別二乘之不等。「無上」揀別菩薩之有上。以順於古例，故不翻其義，但譯其音也。

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云何應住」者，應當如何安住其菩提心也。「云何降伏其心」者，云何降伏其妄想心也。「降伏」是剋制、攝持、消滅之義。

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之兩「如是」，有三釋：

一、約顯理釋：「如是」者，眾生諸佛，本自如如。所謂生佛一「如」，

莫不皆「是」也。設廓而論之，則內而根身，外而器界，無非真「如」，咸「是」實相，故言「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此顯世出世間，無一法不「如」，無一法不「是」，以明「如是」也。

二、約指前釋：「如是」者，「如」世尊前面之穿衣吃飯，洗足敷座，一段光景，這就「是」了。以此而住，無非安住。即是而降，無往弗降。此明無住之住，是真安住！不降之降，即真降伏！故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也。

三、約開後釋：「如是」者，即指後文所說之一部金剛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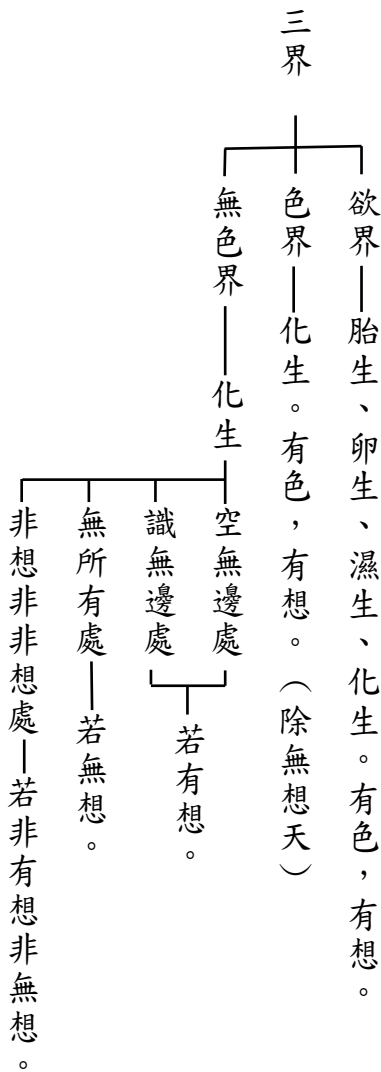
諸菩薩摩訶薩

梵語摩訶，華言大。此處約發心釋，發大乘心者曰菩薩（權教大乘）。

發最上乘心者曰摩訶薩（實教大乘）。

三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

列表以明之：



無餘涅槃

「涅槃」華言寂滅，亦云圓寂。有大乘小乘之分：小乘涅槃，斷三界之內之見惑、思惑，了脫分段生死。然尚餘有三界以外之塵沙惑、無明惑，

未曾斷除，變易生死未曾了脫，故曰有餘涅槃。大乘涅槃則四惑俱斷，二死皆了，故曰無餘涅槃。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我相」者：以我為能度，便有「我相」。

「人相」者：以彼為所度，便有「人相」。

「眾生相」者：所度既非一人，善根更不一致，處處分別，便有「眾生相」。

「壽者相」者：有法授受，戀著不捨，念念相續不斷，猶如命根，便有「壽者相」。

此四相乃由我相開出，合之實一我相也。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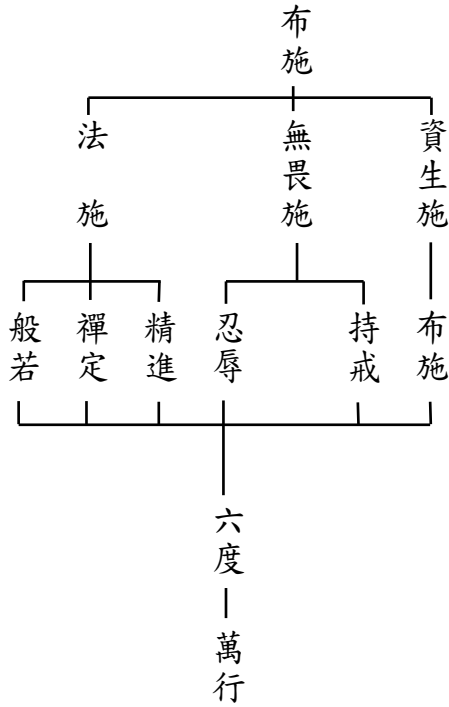
「法」字乃通於一切之語，一切事物，大者、小者，有形者、無形者，通謂之「法」。一切道理，真實者、虛妄者，亦皆謂之「法」。不論眼見者、耳聞者，謂之「法」，即眼不能見、耳不能聞，但為心想所及者，亦皆謂之法也。此「法」字乃通指一切世間法，及出世間法也。

應無所住，行於布施。

「住」者執著也。謂菩薩離相度生，是發大願。發願之後，必起大行，否則便成空願耳。菩薩所修之萬行，即六度：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今但言布施者，以布施一度，統攝其餘五度，由六度而開為萬行也。唯於行布施時，應觀想「三輪體空」，不可執著，以一起執著，則真心不能安住矣！故曰：「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也。

布施攝六度

偈曰：檀（梵語檀那，華言布施）義攝於六，資生（財）無畏法，此中一二三，是名修行住，再列表以明之：



三輪體空

六度法門，度度輪轉不息，曰「輪」。各各如夢如幻，等無實體，曰

「體空」。今舉布施度言之，內無能施之我，外無受施之人，中無所施之物，故曰「三輪體空」也。

無住行施

行布施何以不許「執著」耶？蓋一有住者，即落於「有為法」中。所有功德，報在人天，不但不能作成佛之正因，且將招致第三生之苦果！永嘉禪師證道歌云：「布施持戒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故必「無住行施」，方能與「無為法」相應，現在安住真心，將來定成佛果。然即此「無住」之念，亦不許執著也。

十八界

內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外六塵：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塵即是外境。以此六種外境，能染污清淨真心，故曰六

塵)。中間生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識即是妄心，有明了分別之能。分而為六，故名六識）。以上六根、六塵、六識、總名十八界，包括三界以內諸有為法。以各有界分，故名為界也。

「見如來不」之「不」字，音「否」，問詞也。「不也世尊」之「不」字，音「弗」，即「不可」也。以後經文，凡遇此等字句，皆作「否」、「弗」讀解。

如來三身

- 一、法身：實相之理體也。實相無相，故不可見。唯證相應。
- 二、報身：因行圓滿，得此酬報，真實之智體也。唯地上菩薩得見之。
- 三、應身：亦名應化身。自理智不二之妙體，為化度眾生，應機示現妙用之身也。如世尊在印度出世，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者是也。大心凡夫，

及二乘人得見之。

可以身相見如來不？

此乃世尊審問勘驗之詞也。以上如來所謂「離相度生」、「無住行施」之理，雖甚明了，但恐「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故即將須菩提面對之如來身相，以審問勘驗之也。須知學佛之人，最難離之相，即是佛相與法相，今世尊先以離佛相問之也。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此世尊令須菩提（須菩提代表我等眾生）擴大觀照般若之工夫也。既了知佛之身相，虛妄不實。即當推而廣之，觀照一切諸法，凡所有相者，皆是虛妄也。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此令不著「有」也。「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令不著「空」也。蓋若一味「離相」，則恐墜「無為坑」，起「斷滅見」矣！若能見得諸相非相，正不必離相覓性。須知正當照見諸相非相之時，正是法身如來顯現之時，故曰即見如來也。若見諸相非相之「見」字，是觀照般若之工夫；即見如來之「見」字，是實相般若之悟證，要真能見到諸相非相方可。若祇是說理，而無真工夫，即不能見如來也。

後五百歲

釋迦世尊之法運，共一萬二千年。即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也。「後五百歲」者，即一萬二千年之最後五百年也。

持戒修福，能生信心。

此有三種義理：

一、持戒能止惡生定，修福能生善攝慧，故能於此般若深理，生真實之信心也。

二、持戒修福只是大乘之基礎，般若法門方是大乘之究竟，故佛作此說以引進之也。

三、學般若者，往往偏執空理，不肯持戒修福。如世間一般文人，口能談般若，筆能寫般若，但不能實際修般若。又如一般「惡取空」者，以持戒修福為著相，以殺生姪亂為不著相。不知因果難逃，惡有惡報，定當墮落也。

永嘉禪師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故佛言必以持戒修福為先，以警誡之也。

一念生淨信

「淨信」者，不著空邊，不著有邊，深信「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之信心也。即此一念，得與實相般若相應，故能獲福無量也。

三空

無我等四相，「我空」也。無法相，「法空」也。亦無非法相，「空空」也（亦名俱空）。

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提乃佛所證之智果。今言「無有定法」者，以此菩提之果法，不過對菩薩有上，而稱「無上」；對二乘之偏覺，而稱「正等」；對凡夫外道之痴邪，而稱「正覺」。只是對待而立之假名而已，故無一定之法，名為

菩提也。

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如來所說之法，皆應機而說，遇小機說小法，遇大機說大法，本無一定也。

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遠離空有二邊。「非法」者，非有法也；「非非法」者，非空法也，遠離空有二邊，方得證菩提。是有邊不可取，空邊亦不可取也。如來所說之法，密說顯說，無不令離二邊，會歸中道。故如來所說法，不可說是「非法」，亦不可說是「非非法」也。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十住、十行、十回向，謂之三「賢」菩薩。十地，謂之十「聖」菩薩。「無為法」者，即實相般若，非修造而成，無所作為，故名「無為」。即非空、非有之自性清淨心也。「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者，謂一切三賢十聖，無不以此雙非之無為法，而得成就其差別果位也。

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者，乃釋迦一佛之教化區域也。以須彌山為中心，四面有四大部洲，一日一月，為一「小世界」。合此「小世界」一千個，為「小千世界」；再合此「小千世界」一千個，為「中千世界」；再合此「中千世界」一千個，為「大千世界」；以此大千世界，成自小千，中千、大千，故名「三千大千世界」。乃「大化身佛」所居之國土也。

受持

對於經中之義理，領納於心，曰「受」；憶念不忘，曰「持」。

一二諦

「二諦」者，真諦、俗諦也。俗諦者，迷情所見世間之事相也。是順凡俗迷情之法，故曰俗。其為凡俗事相之道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真諦者，聖智所見真實之理性也。是離虛妄，故曰真。其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也。

小乘四果

一、初果須陀洹，華言預流，亦入流。以斷盡三界八十八使「見惑」，初入聖人之流也。

二、二果斯陀含，華言一來。斷欲界九品「思惑」之前六品，只須一往天上，一來人間，即證三果也。

三、三果阿那含，華言不來，亦云不還。斷欲界「思惑」後三品盡，不再還來欲界也。

四、四果阿羅漢，華言殺賊，斷盡三界見思二惑，喻如殺盡煩惱賊也。亦云應供，煩惱斷盡，應受人天供養也。亦云無生，不再來三界受生死也。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小乘初果，斷「見惑」，初生無漏真智，親見「我空」之理。對於六塵境界，不起分別，故能六根不入六塵。根塵既不相入，中間自然不生六識。六識不生，即是分別心不起。分別心既然不起，有誰能念「我證初果」耶！

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初果已斷三界迷理之「見惑」，已證「我空」之理。二果進修，更於欲界貪瞋癡慢等迷事之「思惑」，斷前六品。煩惱更薄，「我空更深」，雖隨惑潤生，須「一往來」，而二果聖人心中，實無往來之念也。

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名阿那含。

三果聖人斷盡欲界「思惑」，不但於道理上見到「我空」，即於欲界之事相上，已證到「我空」。欲界之「我」既已空矣，更有誰作「不還欲界」之念耶！

實無有法，名阿羅漢。

四果聖人，斷盡三界煩惱，徹證無生之理。我等四相不起，即無能無所。既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果，更有誰作「我得阿羅漢道」之念耶？

三昧

華言正定。

阿蘭那

華言寂靜。

然燈佛與釋迦世尊授成佛之記

世尊因地修行，至第二阿僧祇劫滿時，名儒童，亦名善慧。遇然燈佛出世，見王家女名瞿夷者，持七枝青蓮花。以五百金錢，買其五枝。合彼女所寄託之二枝，一併供佛。又見地有泥，解衣覆地，不足，乃解髮佈地，請佛踏之而過。佛因授記曰：「過後九十一劫，汝當作佛，號釋迦牟尼」。

莊嚴佛土

莊嚴者，莊盛嚴飾也。菩薩因地所修六度萬行之功德，以之回向，莊嚴成佛時之依報國土，謂之莊嚴佛土。

三諦

諦者，真實不虛之理也。三諦者，空諦、假諦、中諦也。空諦者，謂一切由因緣所生之事物物，其體性空無之理也。假諦者，謂一切事物體性雖空，而假相實存之理也。中諦者，謂空假不二，中道之理也。龍樹菩薩所造之中觀論，有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空諦），亦為是假名（假諦），亦是中道義（中諦）。」即明此三諦之義也。

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莊嚴佛土」者，乃約「假諦」說，菩薩修六度萬行，以莊嚴佛土，是有所莊嚴也。「即非莊嚴」者，乃約「空諦」說，菩薩所修之六度萬行，

皆是因緣所生，都無自性，當體即空也。「是名莊嚴」者，乃約「中諦」說，中諦能圓融二諦，雖然莊嚴而不著其相，雖不著相而不妨熾然莊嚴，是則名為莊嚴佛土也。

恆河

新譯殞伽河，華言天堂來，謂其源高且遠也。其河甚寬且長，沙細如麵。

隨說是經

「隨說」二字，約有四義：一、隨說人，不揀僧俗凡聖。二、隨說義，不論事理精粗。三、隨說經，不定章句前後。四、隨說處，不拘城市山林。

阿修羅

華言非天，以有天之福，無天之德也。

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凡是講金剛經之處所（無論講多講少），皆應如供養佛之塔廟而供養之。

塔

梵語塔婆，新譯窣堵波。華言方墳，亦云圓塚，亦云高顯處。塔之種類甚多，大分四種：一、生處塔。二、成道塔。三、轉法輪塔。四、般涅槃塔。供養講金剛經之處所，即等於供養佛之四種塔：一、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即等於「生處塔」也。二、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云：「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即等於「成道塔」也。三、經云：「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又云：「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即等於「轉法輪塔」也。四、經云：「所有一切眾生之

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即等於「般涅槃塔」也。

廟

「廟」者貌也，供佛像貌之處也。

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最上」者，以其成就法身之法也。無漏無為，離名絕相，再無一法，加之於上，故名「最上」也。「第一」者，以其成就報身之法也。萬德莊嚴，無量相好，眾聖中尊，更無過者，故名「第一」也。「希有」者，以其成就化身之法也。在天而天，在人而人，羊中現羊，鹿中現鹿，隨類現身，稀奇少有，故名「希有」也。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此顯處勝也。「若尊重弟子」之「若」字，作「及」字解。「尊重弟子」者，如來之可尊可重之弟子，即一切賢聖僧也。謂此經典所在之處，即有佛在，並及一切賢聖僧寶皆在也。「經典所在」，乃法寶也。「即為有佛」，正是佛寶也。「尊重弟子」為僧寶也。經典所在之處，三寶備足，則其處之殊勝可知矣。

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

此有二義：

一、約法釋，謂應依「文字般若」，而起「觀照般若」，斷除一切煩惱，親證「實相般若」，直到彼岸，如是奉持即可矣。

二、約心釋，蓋此金剛般若者，乃現前諸人個個本有的離相無住之真心是也。世尊歷劫修行，全用此心。出世成佛，亦用此心。以用此心故，

而能於割不斷處，一切割斷！放不下的，全身放下！設捨此心，別無有心，故教「以是名字，汝當奉持」也。

聞說是經，深解義趣。

「解」是解悟。「義」是義理。「趣」是歸趣。「深解義趣」者，即所謂「大開圓解」也。須菩提在聲聞位上，固然只解悟到我空之理；即在菩薩位上，過去雖能解悟我法二空之理，亦未悟到二空不空之理。今在金剛般若會上，得聞「空有一如」之義，而能甚深的解悟到中道之理，歸趣到自心本具之實相般若，而大開圓解也。

涕淚悲泣

鼻出曰「涕」，眼出曰「淚」，感激心痛曰「悲」，無聲之哭曰「泣」。須菩提尊者之所以悲泣者，乃喜愧交集也。喜者，喜今日之得悟，愧者，

愧過去之未聞也。

希有

此第十四分之「希有」，與第二分之「希有」不同，前之「希有」乃是須菩提尊者見到世尊在日用尋常中，表現般若妙用，是讚歎世尊之希有；後之「希有」乃尊者「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所悟般若之理，與佛無二無別，是感嘆自己之希有也。

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

此正是須菩提尊者，依悟而說也。所悟者，即前文世尊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之理也。

不驚、不怖、不畏

聞「我空」，而不驚疑；聞「法空」，而不恐怖；聞「空空」，而不畏懼也。

第一波羅蜜

即是般若波羅蜜。蓋五度如盲，般若如導，五度無般若，皆不能到彼岸，故般若稱為第一也。

歌利王

華言極惡王。

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真語」者，不妄語也；「實語」者，不虛語也；「如語」者，如所證而語也；「不誑語」者，不騙人之語也；「不異語」者，不更改變易之

語也。

五種法師

法華經法師品所說，有五種法師：一、受持法師，憶持其義而不忘者。二、讀經法師，正心端坐，目覩經文，口宣句讀者。三、誦經法師，習讀既熟，不對經文，自然能誦者。四、解說法師，解說經義，弘法利人者。五、書寫法師，書寫（印刷）經文，而廣流布於世者。

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

「發」者，發心也。「大乘」者，權教大乘也，約宗派說，即是始教般若空宗。「最上乘」者，實教大乘也，即是頓教禪宗。然而世尊所說之金剛般若，並無兩樣，只因弟子發心不同，致使淺者見淺，深者見深也。

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在背曰荷，在肩曰擔，即所謂負起責任也。世尊出世，祇為度生。我等能發大心，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即是荷擔如來家業，替佛轉化也。

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所著曰「相」，能著曰「見」。「見」即「執」也。「執」有二種：一者「人我執」，二者「法我執」。此處經文所說之我等四見，乃是「法我執」。即前文（第六分）所說：「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也。蓋「樂小法者」，「我執」雖破，「法執」猶存，「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也。

業障消滅

障正道、害善法者有三，故曰三障，一、煩惱障，即貪、瞋、癡等之惑也。二、業障，即五逆、十惡之業也。三、報障，即地獄、餓鬼、畜生之苦報也。而急於消滅「業障」者，一則以業障不除，即不能修正道集善法，亦即不能斷「煩惱障」也。二則以業障不除，定招三惡道之報障也。

上卷與下卷，義理淺深之分判。

前半部經，是講「信教」「解理」；後半部經，是講「修行」「證果」。前半部經，重在啟發「正智」，以遣除「境相」，斷除「分別我法二執」。後半部經，重在顯發「理體」，以遣除「心相」，斷除「俱生我法二執」。

第十七分之問答含義

第十七分與前之第二分、第三分，問答之詞句相同，而其所含之義理則不同。前之發心，乃凡夫初發之心；此之發心，乃菩薩悟理之後，所發

進修菩薩行之心也。前之佛答，要在遠離「分別」所起之「境相」；此之佛答，要在遠離「俱生」所起之「心相」也。

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

第三分云：「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實」字在「眾生」之上，是說眾生性空，雖滅度一切眾生，而「實無眾生」之相可得。是重在離「所」度之相，亦即離外境之相也。此處云：「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實」字在「滅度」之上，是說菩薩心空，雖滅度一切眾生已，在菩薩心中，無有一眾生「實為我滅度」之念也。是重在離「能」度之相，亦即離內心之相也。此處執著四相即非菩薩，與前第三分第四分，文義不同，前文（第四分）於「即非菩薩」下，則接說「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是重在空外境也。此

處於「即非菩薩」下，則接說「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是重在空內心也。

此處所舉然燈佛公案，與前第十分含義不同。與前文（第十分）問然燈佛之事，言雖彷彿，意不雷同，前文曰「於法有所得不？」是知「於法」義屬於所得之法，乃心外之相也。此處「有法得菩提不？」義屬於能得之心法，乃心內之見也。

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諸法如義」者，一切諸法之真如義也。「真」者不虛妄，「如」者不變異。一切諸法之事相，皆是虛妄，皆有變異。但一切諸法之理體，則平等一如，無有差別。能悟入此諸法真如之義理者，即謂之「如來」，即從真如而來也。

於是中無實無虛

「於是中」者，於如來所得之菩提法中也。以「無實」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以「無虛」故，「一切法皆是佛法」也。以無實無虛，方顯平等之理體也。

五眼圓明偈

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法眼能觀俗，慧眼了真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

觀三心不可得偈

三際求心，心不有；心不有處，妄緣無；妄緣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

二祖求初祖安心

禪宗二祖慧可禪師，侍初祖達摩，因立雪斷臂，求初祖安心。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慧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初祖曰：「與汝安心竟！」慧可遂徹悟，嗣二祖位。

德山參龍潭

唐朝德山禪師，向婆子買油糍點心。婆子問：「三心不可得，汝點那一心？」德山無對。迨至龍潭，吹滅紙燈，始大悟。

慧命

「慧」者有德也，「命」者有壽也，即「長老」之異譯也。

魏譯加入六十二字

自「爾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有六十二字，乃後人依元魏菩提留支譯本加入者。其加入之意，或以無著菩薩之金剛經論，及彌勒菩薩之金剛經偈頌，皆有此義也。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法」者，實相妙法也，亦即菩提心法也。上與十方諸佛「平」，下與九界眾生「等」。諸佛雖高，此菩提心法亦無有高。眾生雖下，此菩提心法亦無有下，故言「無有高下」也。

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

「觀」音貫，讀去聲，觀與見不同。面對如來，以眼視之，曰見；不對如來，以心想之，曰觀。佛問汝等用功修行時，是否以三十二相「觀想」如來耶！

轉輪聖王

轉輪聖王有四：鐵轉輪王，統領一洲；銅轉輪王，統領二洲；銀轉輪王，統領三洲；金轉輪王，統領四洲。聖王生時，即具七寶：一、金輪寶，名勝自在。二、象寶，名青山。三、紺馬寶，名勇疾風，四、神珠寶，名光藏雲。五、主藏臣寶，名大財。六、女寶，名淨妙德。七、主兵臣寶，名離垢眼。有此七寶，名轉輪王。王欲東，則輪寶東飛；王欲西，則輪寶西飛。設諸小國，有不順命者，輪寶先往不待干戈，而自臣服。以十善法，化四天下，故稱聖王。其身金色，三十二相，與佛頗同，乃世間第一福德人也。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邪道」者，不正之道也。以不達自性平等，向外馳求，尋言取相，

非邪而何？故斥之曰：不能見離相之法身如來也。不許著相見佛者，破「常見」也。然則，如何方能見佛？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

於法不說斷滅相

此破「斷見」也。前文云：「此法無實無虛」，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若著相見佛，是有「實」矣，是有「高」矣。若說斷滅，是有「虛」矣，是有「下」矣，皆非「平等」之法也。

經文自開卷至第二十六分，皆談「妙有」。所謂妙有不有，以故即有而說空也。自第二十七分，直至卷終，皆談「真空」。所謂真空不空，是即空而說有也。

知一切法無我

「無我」有二種：一、「人無我」，「我」者，自主自在之義。凡夫

不了五蘊（色、受、想、行、識），假和合之義，固執實有自主自在之人體，曰「人我」。今了五蘊假和合之義，達實無人體，曰「人無我」。是為小乘之觀道，以斷「煩惱障」，而得涅槃者也。二、「法無我」，固執諸法有實體、有實用，曰「法我」。今了諸法因緣生之義，達實無自性，曰「法無我」。是為大乘菩薩之觀道，以斷「所知障」而得成佛者也。小乘但悟「人無我」，大乘則「二無我」皆悟。

得成於忍

「忍」者忍耐、忍可、安忍也。「忍耐」者，忍耐違逆之境，而不起瞋心也。是「忍耐」者，忍辱之義也。「忍可」者，於諸法性空之理，忍可於心，了了分明也。是「忍可」者，智之義也。「安忍」者，於諸法實相之理，安住不動也。是「安忍」者，定之義也。忍有三種；

一、「耐怨害忍」，亦名「生忍」。能忍耐有情（眾生）怨敵之惱害者。
二、「安受苦忍」，亦名「法忍」。能安受無情之法，如寒熱水火等苦楚者。

三、「諦察法忍」，亦名「無生法忍」。諦觀諸法實相，而安住於無生之理智者。前二忍是「忍耐」之義，後一忍是「忍可」「安忍」之義也。

「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者，謂此菩薩悟知一切諸法無我，而得成就「無生法忍」也。

不受福德

「不受」者，非拒而不納也。但於福德，不起貪著之念，即是不受之義也。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此明應化身如來也。亦即近明前文（第二十六分）不可以色相見佛之義。遠明前文（第一分）世尊由祇園來，向舍衛去，來無來相，去無去相之義也。所謂「不起道場，而去鹿苑」也。進而明之，即從兜率來，亦未嘗來；向雙林去，亦未嘗去也。而見世尊有來有去者，正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然月未嘗運，而岸未嘗移，蓋隨其機見耳。又如月之印水，水清則月來，水濁則月去，天上之月，實未嘗來去也。是故若欲見佛，但淨其心。所謂「眾生心水淨，如來影現中」也。

若善男子善女子，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

「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何以稱為「善」男子「善」女人？以其修「析色歸空觀」（簡稱析空觀），故得稱為善也。

微塵非微塵，世界非世界。

此顯非一、非異，平等之理也。亦遠結前文（第三十分）微塵非微塵，世界非世界之義也。前文之義，乃是喻明如來說法，無說法相，及三十二相，即是非相之理也。此處（第三十分）所說，乃令正觀，微塵非微塵，世界非世界，以況顯佛之三身，非一、非異，平等之理也。

一合相

「一合相」者，眾生執著每一事物，有一實在之整體也。內而根身（五根身）執著有一實在之整體，名之曰「一合相」。外而世界，亦執著有一實在之整體，名之曰「一合相」。而不知此根身乃四大（地、水、火、風）假合而有，亦不知此世界乃微塵假合而有也。世界之相粗顯，易於觀察，故佛令觀世界非實有，再觀微塵亦非實有，以解悟世界「非一」，微塵「非異」平等之理。進而觀想凡夫之根身，非一、非異，更進而觀想如來之三身，

非一、非異，則應化身之無來無去之理，可以明矣。